旅行雜誌

登騎田嶺記……曾昭璇
贛南走馬……劉思慕
歸途……戴文葆
今日的莫斯科……仁進
印度的種族、宗教、服裝……周尚
鉄泉之醫學的研究……陳焱冰



綏遠蒙民　（王寅光）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
第十八卷　第十一期
重慶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8 No. 11 November 1944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CHUNGKING, CHINA

和豐銀行總行

營業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電話——"四一〇七二"
總行—重慶民族路五九號
電話掛號——"一四四一"

本行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手續迅捷簡便存款利息優厚



五二—二二二

中國旅行社啟事

謹啟者本社出版之旅行雜誌，為獎勵青年寫作，提倡學術旅行特舉辦大學生獎學金徵文，原限定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截止，茲因戰時交通阻滯，邊地學校獲知較晚，經各地來信要求，改定展期至本年七月底截止，錄取後頒發之稿費亦提高至每千字五百元，特此公告，並希踴躍應徵爲幸。



民國十六年創刊

發展旅行事業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第十八卷 第十一期 目錄

紀遊篇章

登騎田嶺記……曾昭璇（一）
記大理……袁道沖（八）
游亭子山記……程俊波（一一）
雲南水利游觀記……楊勵明（一五）

海外旅程

歸途……戴文賽（一九）

贛州印象

三過贛州……萬千（三四）
贛南走馬……劉思慕（三九）

萍蹤寄語

北征漫寫……劉平格（四五）
浪跡續記……藍士琳（五五）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闡揚中國名勝

國外風光

大戰中的直布羅陀……閻人俊（五九）

今日的莫斯科……進仁（六三）

瑞士祖格湖……馮朱棣（六六）

苗族習尚

貴州的短裙黑苗……陳國鈞（六九）

印度專著

印度的種族、宗教、服裝……周尚（七五）

溫泉研究

鐵泉之醫學的研究……陳炎冰（八一）

補白摘拾

游烏尤寺記……陳同（三七）

旅黔雜綴……柴驛陞（八〇）

黔北風俗談……張雲濤（一〇〇）

成都坊巷古蹟考……李致剛（五八）

編者與讀者……編者（八五）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中國實業銀行總行

信託部

民國八年創立

信託業務要目	信託存款種類	出租保管箱
承受基金信託	甲種活期信託存款	新建保管庫
承受信託投資	乙種活期信託存款	堅固安全
承受工商業信託	定期信託存款	裝設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通知信託存款	分號出租
代理買賣房地產	特約信託存款	
代理各種保險		
代理收付款項		

竭誠爲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備有簡章　歡迎索閱

地址：中三路春泰路口中興大廈

登騎田嶺記

曾昭璇

夙願

騎田嶺爲五嶺之一，位于湖南宜章縣西北十五里。據傳高峻，雄偉異常。在我少年讀地理書的時候，便早已認識了他，並且，發奮要登他的極峯，一覽河山大地。而今，我們興的住在他的脚旁了。自從學校在滇遷返粤北的坪石以後，我便常常欲往一遊，這座名山，距此不過五十餘里，當我們在江頭散步，便看見西北角垂直坵陵之後，浮出他那雄偉的影子，照着太陽，反出一些紫藍色的光輝。令人多麼羨慕！又想想起從前清華大學，不遠千里從北平跑到這裏來考察。又想起住在巴黎鐵塔下的老人，直到死的那一天，還未得登臨塔頂的故事。於是心中便躍躍欲動，誠恐失諸交臂，但是，缺乏了同行的伴侶，一個人不敢走入那荒僻的樂園，故始終沒有成行。

一個刺激

今暑驀然地來了一個刺激，使我立下了決心，一個人闖進那荒涼的山嶺，因爲地理系的旅行隊回來了，他們這一次是由橫渡了騎田嶺，帶回來許多有趣的事實，說這座大山看來很崎嶇似的，但是山內還有許多坑田寬谷，使旅行者覺得身在平原之感，而在回程的時候，又在西邊看到有一些很像冰川地形的遺跡等等，使我被壓下了的志願，從新振發，這些事實又是多麼有吸引力啊！假如這些真的冰川地形遺跡的話，那不是和李四光先生的推論相符，李先生在桂林北部已經發現了冰川的遺跡，那麼這兒的騎田嶺，無論在緯度上，高度上皆與桂林相若，那兒既有，這兒亦當有，爲着看看那些有趣的問題，于是穿起輕快衣裳，背起新製的背囊，在那晨光熹微中，個人兒沿着坪宜公路，向着宜章城進發。

南嶺古道

坪石附近都是紅色砂岩分佈地方，一直到宜章縣城，才有其他的岩石露頭，所以他那紅色的物質，做成了特殊的景象。他們所成的多數是坵陵起伏的地形，他的表面都被上一層紅色土壤。雖然山坡上常長着青草，但是裸露的地方，還是不少，紅色的地面成爲顯著的景色，自坪石到宜章要經過一座「神頭嶺」一山，雖然不高(距河面一百公尺左右)，但

宜章回碎石，却很費力，因爲坡度甚急所致，由碎石上山則恰好相反，斜度甚少，是乃地形學上所謂單斜山者是也。吾人自碎石起行，不久就慢慢地上山，三公里後，公路折向東邊避開山嶺，但有大道過之，因爲大道較近，乃捨公路而循大道北行，漸近山頂，兩旁夾道松樹愈加濃密，因近山麓者已爲當地人民及駐軍等砍伐，日漸稀少，而此處因交通較爲不便而獲保存。此等松樹分列大道兩旁，直徑有超過半公尺以上者，造成濃蔭，使行人至感愉快，一則以其遮蔽烈日，倍添涼快，而他方面使風景增加美麗，可減少行旅之苦，此處路面乃由紅色砂岩石塊砌成，長逾二公尺有半，闊約三分之一公尺，平坦異常，石紋細緻如縐，與蒼翠松色相映，涼風隨來，遠處紅山，時有林木，故不知旅行之孤寂也。及登山巔，回眺武水，則曲析環迴，嵌入于紅山之中，一泓青流，引吾人之追憶，而此遠矚之濃蔭大道，則有如綠練，直達山上，洵足觀也。山頂有一茶亭，曰樂善亭，有康熙年間榜文刻示于此，其原文甚長，于此不錄，其大意謂此山爲湘粵之交界，村落無賴常出擾行商，故示文于此，求行旅之安存也。余至時，亭中有挑米赴碎石求售者十餘人，皆湘籍，憩息于此，余詢以今昔之行旅情形，據云，昔日擔鹽往此路者，數以千計，而今日擔米油之商賈，不過一二百人而已，由是吾人可推見昔日交通之頻繁，無怪乎其大路之建築優良也●

余稍憩於此，即趕程下山，坡急突然變化，道路本拾級而登，今更作下樓梯之態矣。此段路道曲折，時隱時現，狂迴于陡陂之間，夾道松行，時露無窮之階級，此種嶺南山道之風景，非文字所能描述，至山足，回望來處，實爲一紅岩之峭壁，不過爲綠樹深藏，復居背後，足下之景如新，無復顧後云爾，自是以後，沿宜章水而行，行近河處，則樟林中時有村落，河畔水裏，款乃作聲，行經坵陵處，則松林夾道，如是繼續前行，二句鐘始與公路復合，其處地勢開曠，谷地較寬，吾人于此沿公路自山坡降行谷中，細草平坡，綠楊夾道，路面因未行車，亦綠草如茵焉。公路之旁，有一村落，建築異常整齊，在粵北從未見之者，不但街巷齊整，而家屋之式樣，大小亦至一律，家屋皆爲湖南式之瓷耳屋，石脚磚牆，斁然有序，街巷亦用石砌，至爲美觀，其居民亦甚詔秀，與其鄰近之其他村落比較，大有鶴立雞羣之概。

漸近縣城，則田地漸多，村落相望，大道行于平坡之間，此段路面改用石灰岩砌成，乃取材於當地者。兩旁因雨之冲刷與人牛之行走，地面之泥土，已被冲刷成溝，使石砌之路面，突起于兩旁之地面，日趨崩壞，人獸亦改行旁道。在路之下坡處，突然開朗，地勢有如盆地，惟未見水路，由於前面之擴展，吾人早已料及宜章縣城，當隱匿于此較開曠之河谷中，果爾，當吾人下一長坡，則填充于此盆地谷地者，乃密集櫛比之屋房，而數條河流復匯合于此、時日方欲落，山風吹來，襲人衣帽，是乃來自騎田嶺之涼風，即氣候學上之山風也，是日晚，宿于宜章縣立初級師範學校，該校長殷勤招待，留宿其間，復引參觀校中之情形，其做事之精神，殊令人感佩者。

宜章城

宜章城位于數河匯流之地點，是有其原因在者。因此盧

水量大增，可資航運一也，地形較爲開曠，能建立較大之城堡二也，有河流足資防衛三也，自碑石逾獅頭嶺而來，亦是適當宿站四也，本乎此，無怪乎宜章之建立于斯也。

余翌晨略進早膳，卽對宜章作一較詳細考察，蓋其地昔日爲湘粵道之中樞，地當南北大道之衝衢，自通粵以來，洋貨鹽貨之北輸者，皆行經是地，自粵漢鐵路通車以後，其地位大減，一落何止千丈！余初臨時，落日黃昏，山州孤城，大有古城落日之感。而昔日之繁榮，乃余欲知之點也。

是城城牆已經折毀，其城牆今日于南邊仍可見之。西邊一帶之土堤乃昔日城牆而今推毀者也。是城略作長方形，南北較寬而東西較狹，主要街道乃自南而北者，而今日之發展，則偏于城外，主要交通路亦偏于城外，自碑石來之客商與貨物等，不必入城，而由城西側之環城大道北出，故其發展之特色，城東全無商業可言，而城外乃至主要之商業區，倘若由南向北行，則初經一長街，舖戶只沿道有之，其後面再無家屋建立，是處舉凡各種日常用品，農業品物之集散，均于此處舉行。至于橋頭乃爲稠密之區，過橋爲城，城外沿河有一長街，向西一側，由於通郴州要道所經，故至爲繁盛，今日雖已冷落，但吾人今日遊行此街，尤見其宏大之苦力館，貨棧等寬敞高大建築物，足徵當日之盛況。沿城之東面環城大道，則以住宅爲多，乃因地位所致，入城沿正街北行則初爲文具店，書店，漸則爲住宅，衙門，機關等政治區域，至尾則爲一商業街，此等商業並非日用品及農產品等如橋頭一帶者，而爲布匹，金店，百貨店，旅館等，因其資本較大，需要一比較安全的地帶，而又不需與交通路線緊貼，故等此地方實最適宜。此段城內道路亦以西端近交通路線者爲繁榮，而東段則爲一住宅區域，城之西邊，爲文化區，小學中學，簡易師範等均在于此。故總覽全城，可分四部分：卽中心之政治區域及附近住宅區，西邊文化區，城外商業區與城北主要商業區是也。就平面形態而言：則分老城部分與新市兩部。此種城外新市乃表示最近發展之情形，而發展時期乃顯然後于城牆之建立。其發展之方向，亦可由其平面形態指示出來，其向西及向北之發展，乃表明城西近水運碼頭而向北乃古來大道之方向也。

市內景觀，屋多爲舊式中國屋，只城中心之住宅區爲半西式之房屋，惟一特別之屋式，在他處甚少見者（指粵北一帶）爲苦力館，與鹽倉。其建築型式乃一高達二丈之單層房屋，門口卽如屋闊，深淺不一，蓋特別爲挑擔勞力之利便建築者，其他公共建築物如學校等，均爲倣效西班牙式之舊式大樓，俱廣闊走廊及圓形拱門。

此城市將來之希望似無甚發展之餘地，因爲旣局處一偶，交通不便，而其附近亦非一富有區域，故吾人敢謂其將來之發展有限也。

登山

翌日，晨早六時卽起程登山，出城向西北行，沿黃岑水谷地前進，沿途皆遍植水稻，灌溉亦甚利便爲一豐富之出米區域，近河者則用水車，遠河者則引騎田嶺之水以資灌溉，更無水患矣。此處河谷平原，並非一帶皆屬平坦，而于此闊達二公里之河谷間，散佈有平緩低矮之坵陵，乃由石灰岩所

成，或爲石英岩，頁岩等，此等低丘，其高度相差不大，是乃地形學所謂古台地之被分割者。騎田嶺至是再無丘陵爲間，其山體突起於谷地之中，造成一顯明之急坡，由西西南伸向東北北。全體大致挺直，其成因乃由地層陷落而成，即地質學上之「斷層」所致也，登騎田嶺之大道即雖由此急坡爬上，據筆者之推度，此坡之角度大致爲三十五度，由是可知道路之難行矣。

自董章至山脚不過一點多鐘，而登此急坡需時五十分是，但就平旅距離觀之，只不過三百公尺左右！噫！無怪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矣。今吾繼述自山脚至山頂之經過。

吾人所行之道路，乃曲折於山坡之間，路線方向與山坡之走向（即自南南西至北北東）互相平行，以求坡度之減低，之折而上，道路用碎石塊砌成，不便行走，道旁亦有二行松樹，直徑可逾半公尺，使道路陰庇，景觀亦甚雄偉。此等樹木，因生長於急坡之上，雨水之散流乃沿路面與松行間之地方流行，久而久之，遂使今日松根暴露，而路基之兩側，亦以此等溝壑之發展而傾塌，余上至半，遇山民三五下山，有擔竹器，有擔木板，有擔米者，皆不甚奇。但有二人則擔魚（小側魚）下山求售，使人益覺山上之奇妙與神秘，與之通語，則不能彼此領略，乃留之不理，登至山口，則丘陵起伏於脚下，甚似海濤，蓋此處已達六百公尺矣。山口以後復下一山凹，忽聞澗水潺潺之聲，不絕於耳。及近視之，則溪澗於此變成急流，分成多段瀑布，刻入山中成爲深谷，谷中白浪四濺，消人暑氣。至是余始明白何以剛才所經之路，不沿溪谷而行，一如他處所見者，蓋山中溪澗與平常者不同，無一漸漸增加之斜坡可循，而每爲急灘瀑布所間斷，谿徑大道之建築於此斜坡之上也。沿此溪行，過一山口，谷地豁然開朗，地勢平廣，稻田甚多，填滿於溪谷之內。山邊近山處則爲河流所經，水多淺窪，滿充石卵，大者可逾一公尺以上。蓋此山爲花剛岩所成，其特性即爲易被分化成爲石卵，故花剛岩地帶之谷河，每以石卵纍纍著稱，非此山之獨有也。行至谷場過一山徑，則又是一谷，闊廣較前尤甚，且有村落其間，泥屋數椽，建立山邊坡地之上，蓋如此，可減少沾有田土之面積也。是谷似稍轉灣，不能見其谷場，兩旁山勢較入山時爲和緩，遠處山坡，有呈暗綠色者，是杉林也：沿谷行半句餘鐘，又過一山徑，而入於另寬廣坑田谷地，寬度大於前者，盡處反擴闊成盆地形狀，河谷至是，已至發源之處，故僅成小坑而已，在此谷場盆地之中央有店舖數家，乃打鐵，製造竹器者及販賣雜貨者，村落亦衆。先是，余承鄉人告以杉王之處，今余復以杉王詢於店主人，此人爲一老頭子，年逾七十，而精神鑊鑠，故非山外人所能及也。彼俱以告，余乃依其所指之處而去，過二橋，至大廟脚，乃居於谷邊之緩坡上者，其地遠望時已見杉林，但仍不知有杉王在也。

杉王

杉木在長江流域，多仰給於湘南，就栽植之歷史言之，亦甚悠久，此杉王即可爲明證，余於登山途中，於入谷即見有杉之栽培，然皆不高大者，蓋林齡甚輕也。當余觀大廟脚寬谷之杉林，以此廟之林齡爲最大，有高至七八丈以外之長杉，自遠處即可見其灰黑而直之軀幹，兀立於林上，而就其

全體觀之，其顏色亦較他處林齡較輕者為深，此蓋由於其迷信之心，使此處杉林，獲得保障，大廟腳即以其有一神廟而稱焉。

其地位於自谷底登山巔之處，其周圍種有杉樹數十株，或大或高，其徑自一尺以外至數寸不等，惟杉王則以鶴立雞羣之姿態出現，而此廟亦以杉王廟為名，建於明代，其旁復有戲台一座，粉飾威皇，是乃谷中之宗教中心。余至是已感腹飢，求食廟中老婦，不得，乃吃自己攜來之餅乾，蓋已預知山中求食之難矣，食畢，復以餘餅餌小孩，始能得茶，以濟口渴，休息片時，乃出廟欣賞杉王，其樹幹基部，大可四人合抱，以繩量之，得其周為二十三英呎八吋。此處距地面若有一公尺之高，全樹之高當在廿五公尺內（由步測得者）。其頂似因外力之摧殘而斷折，其徑尤在二英尺間也。全樹而言，亦並非自底而頂，一貫而上，在距其根部四公尺處，乃分為二枝，大小相若，高亦相若，予歸詢於林學之士，據云：其樹齡當在六七百齡以上，故吾可謂宋代以來，五嶺山地已有杉木栽培，當的論也。

騎田嶺頂

由杉王廟側，過一密林，即有小徑登山，坡急異常，全無樹木，望山頂之松樹，雖已蒼勁挺秀，然尤覺其如山下之松木，樹齡在十年左右者。山體龐大，不覺其高，考大廟腳之高度已達八百公尺，而山頂之高為一千四百多公尺，則登山只要行六百公尺之高距而已。余行經一段急坡後，坡度變緩，而小路之跡，亦漸暗淡而沒入草叢中，蓋人跡罕至，草木叢生，而山坡平緩隨處可行，無需道路也。此段為一平坡，上生長草，乃一天然草地，地面土壤多砂粒散布，而土層亦甚深厚，凡一句鐘始達山頂，時日已過午。

茲有所聲明者，即騎田嶺之主峯是也，騎田嶺據宜章縣志所載乃在城西北十五里處，一名黃岑嶺。但據地圖上之名稱則黃岑嶺之名有數處之多。其一在城西十里許，而余登者乃其他之一也。前者，山勢峭峻，乃由石英岩所成，而此山則山頂和緩，乃花崗山之特性。就高度二山高均相若，是則何處始為正峯。余曾屢詢於土人，則更有只知黃岑嶺而不知有騎田嶺者。初，余又疑地圖上所載或有錯誤，復舉以問諸土人，據云：「前者乃小黃岑而余所欲登者，乃大黃岑，以其間復有多數之峯稱也」。又云：「彼不知何者為騎田嶺，就其所知，則前者山勢險阻，不能攀登，而後者則有杉王廟在，香火旺盛，登山之路，亦只此處俱焉」。故以余猜之，所謂騎田嶺者乃全山之名，與黃嶺當不同也。至於主峯當以至高至大者焉，就此山言，當推五界山。而狹義之騎田嶺指余所登之山焉。蓋是處為一宗教地方，而此等地方常與俗名相應者。

余登之處，不過為大黃岑嶺之一山嶺，高一千四百八十五公尺，土名曰龍過火，蓋象徵其作連綿不絕之山脈，與其他作塊狀者不同，余之所以登此山，一則以其高度在附近算最高者，視線較擴大，其次則為對冰川地形之觀察，較為利便，復以有路可循，故選登此山，是日天氣不佳，在山中常為雨霧所蓋，使余至感失望。

自山頂鳥瞰全山，則覺全區山頂，雖高矮不齊，然崇頂

部圓滑，而彼此間以深谷，近西面之五界山，高崇雄偉，然亦作圓滑之外表，岩石殊少裸露，西南之小黃岑，岑爲其蔽掩大部，未見其山體。西北諸山，則爲雲霧所迷，不見山巔，但見雲下山體爲少年河谷所割，其處向東北望則只見遠處高山，如在彬縣東部諸山，甚似相距咫尺，而彼此間所隔之未水谷地，則埋於視線之下，不復見到。回望宜章，碎石全帶，則以當日天氣不良，但覺林木有如蔭影，散於紅猪色之地表，谷地凹下，做成無數之皺紋而已。

余亦曾詳察附近山頂與谷地間之地形，冀能發覺冰川地形。此處附近圓頂山峯，全無縱跡，地面土層深厚，遍生長草，果眞有冰川之存在，則當石壁峭然，至少土壤當盡被沖去，而餘下碎石之山坡。余復著意於谷源及其兩側，以察視其有冰斗（冰河源頭處之半圓集冰盆）及「V」形河谷存在，但亦一無所覩，谷坡雖急，一部有岩石露頭，但就全體言之，則其坡不但風化甚深，且滿長草木，谷形作「V」字，只表示最近河流侵蝕作用加強而已，在西面更高之五界山亦是同一之地形，毫無冰斗之發現，使吾人至感失望。

余流連於山頂句餘鐘，對四周風景素描一二，其至有趣者，即爲谷地之景觀，吾人觀之，視界爲之改變。谷中儘爲禾田所據，時方稍熟（山外已收），大有金黃谷之感。阡陌分開其間，有如黑線，村落倚於山邊，有如小孩玩具之積木，黑頂粉牆。或有綠樹環繞，至饒景村色，後則爲竹林或杉林，吾人可由其顏色分之，淺綠者爲竹，暗綠者爲杉，與黃色之谷地相間，呈顯目的彩色，賞心悅目，有何適於此者。素描畢，振衣而起，時細雨紛紛，陣陣涼風，使人有衣單之感，余恐大雨將至，乃急於下山，以其有村落屋檐可資避焉。沿故路下山，行甚速，至急坡處，雨點鐵簇擁來，人入雲中，則覺四圍暗黑，頗使人懼，路面亦泥濘難行，蓋山巔在雨雲之上，不知山下之雨滂沱矣。抵大崩腳，雨亦稍停，於此復飲茶消渴，衣服微爲雨濕，乃急行回谷，不再欣賞自然之景色，以是時將屆三點鐘焉。自是急行，遇於途者皆自縣城歸者，是時覺此段谷甚長，有異登山之[illegible]，而村落之稀少，亦於此時領略得之。無怪乎山居之安逸矣。時腹中已餓，復以黃昏將屆，野獸盜賊，皆所懼也。行更急，及至山邊之急坡，頗覺疲倦，少停息亭中，一觀山邊平原之景色，田土塊塊呈方形，互相連繫，宛如幾何花紋，更村落纍纍，突起於平原中，使人有漸近文明區域之感，是處背太陽，故無陽光，細雨稍停，一角藍天，紅霞一抹，示傍晚之時矣。余之懼心稍釋，乃慢步下山，注意於此懸崖之實相。

猜疑

下山甚快，故瞬即行於平原之阡陌間，回望騎田嶺者甚頻，蓋對於此山，尚有未明瞭者甚多，猜疑之心，由是而起，即如冰川地形是否全山皆無？在山頂時西北兩方，雲霧迷離而南東兩方面則細雨時晴，是否爲一氣流之障礙，足爲南北氣候之分界山嶺？皆不能決，乃回望全山，冀有所覩，尤以小黃岑巔至爲注意，因在山頂時，未能見之。而此山崚峭異常，與余所登者大異，我曾數次佇立凝望，茲有值得記者，余在山之東北望之見有異者，當山之高處，其剪影甚似一

「V」形山谷，其前端復臨一峭壁，其稍下處當二山之間，其剪影復如「V」形，其前端復有懸崖，崖下復有一「V」形之山谷。是非冰川之河谷乎？就當時之觀點而言，此種形態乃一冰川槽谷無疑矣。今日於此等谷之下部，似與其流出之山溪，互相遙接，是乃冰河之排水溝乎？但當余在東邊觀之，則其剪影復變，呈「V」形剖面者，只見於至高之一級，與下者，似乎可分為二山。再行較南而回視之，則「V」形現在不完全之形態。而彼此三級之聯絡，亦已間斷，是則由於山之剖面偶然相合乎？余或然之。蓋其時日已西落，此部山體之輪廓，甚為含糊。「V」谷可由二山之剖面合成，因余不能辨別成此剖面兩山之遠近與其分界也。而此山之嶙峋，乃由於其岩性之堅硬，不易侵蝕，而傾角之大，亦一主要原因，故與冰川所在之地形，有相似之點。余曾將此意詢於國內之權威地形學者吳尙時教授（現任中山大學地理系主任）。彼亦甚表同情，並鼓勵作者再往作詳細愼重之考察，然後決定。

是日，五時許，返抵宜章，時已萬家燈光矣。

山崩

余因費用問題，已決於明日返回坪石。以體疲故赴白石渡乘火車，以減疲之，車期在下午二時，而自宜章至車站只十五公里，故上午仍有多餘時期作近郊考察，余將己意告於簡師校長，並表謝忱，彼復欣然請予進膳，余於膳後八時許告別，先赴近郊考察，即此段所記之山崩現象也。

此山乃在縣城西三里左右，乃一高出河面四十餘公尺之坂陵，乃前述之古台地分割後所殘餘孤立起來者，其基礎岩石為石灰岩，其化學性甚易溶解。其上覆蓋一層紅土，厚有三公尺左右。其上生長草木，及叢林等。坡度甚為平坦，本無山崩之理，但今余所見，確為一劇烈之山崩現象。半個山崗已經毀塌，其斷口甚新，紅土性黏，故成絕壁其下部深藏之岩石，乃裸露於山崩區域。作石柱或脊突起，斷口處之披覆物，披垂於斷口。此崩崖高有十公尺以上，且日趨發展。今日全山之半已被崩去，其原因乃由於其下部之石灰岩因雨水之溶解，成為溶洞於地中，直至上面所負之重量，不能負担，便傾塌下來，以後山洪雨水，使此處透入地中，遂使崩塌範圍，日趨擴大，故與高山地方，因坡度太急，而成之山崩現象，絕不相同也。其他較小規模之山崩，亦見於其附近，成因亦與此同。

余於考察此種特殊土壤侵蝕後，即轉程東行，沿途皆起伏和緩之山崗，景色單調，山上皆有松林，土為紅色之黏質壤土，如是凡十五公里，過一較高之山，然後再下坡，則入白沙河流域，鐵路延蜿其畔，二時乘車，在車箱中，檢視筆錄，則土紙之筆記簿已濕透，一觸即破，蓋雨水早已透入箱中，不覺大為惋惜，車行又慢，在無聊中略將沿途所經之處，繪出其地質剖面，明知其必錯誤百出，但不過一試自己認識之程度，蓋此沿鐵路之地質，早有藍本在焉。及至坪石車站，時天雨初霽，晚霞如錦，金雞嶺之雄姿，復現於前，三日入山，今復返此文化之區域矣。時昔遇友人黃君，乃同返坪石。

記大理

袁道沖

迤東之中心在昆明，迤西之中心在大理。大理所以獲為迤西中心者，由於地理之自然形勢，而又加之以歷史之政治關係使然。大理之東，有元謀大姚以縮西昌越嶲之交通。武侯之征南中，史萬歲之入蜻蛉川西洱河，南詔之入寇劍南，元世祖之革囊渡江，俱由此道。大理之北，有麗江維西以縮康藏之交通，南詔吐蕃由此互相抄掠；清代有事康藏，亦嘗駐兵中甸維西，以資犄角。大理之西，有永昌騰衝以縮緬印之交通，閣羅鳳父子並有施順尋傳金齒諸蠻，因以臣服驃國，設重鎮於永昌，為七節度之一。樊綽蠻書稱：「南詔兵數三萬，而永昌居其一」；明征麓川，（即隴川）督師輒駐永昌；清征緬甸，大將輒駐騰衝，而置糧台於永昌，今後更為國際交通之要道矣。大理之南，有景東普洱縮越南老撾暹羅之交通。是乃銀生產里之故城，其通中國，視迤東迤西為晚。元明以來車里耿馬及滇南諸土司，屢次發事，而車里又為太越開道，南控老撾，西通八百，以此迤南日形重要，乃與迤東西鼎足而三。上述四路，分縮四方交通，皆為出入要道，而大理適處其間，足以居中調度。且大理本身形勢，山蒼負西，東臨洱海，上下兩關，足以自固。昔李宓喪師十萬，雖曰人謀不臧，亦地利有以困之也。蒙歸義（即皮羅閣）首聯邆睒詔，（南詔謂川為睒，邆睒即鄧川）驅洱河蠻，分據大釐城，（南詔大釐城在今喜洲大鑑坡當即喜洲濱海一帶）旋即驅逐邆睒詔而專有之。遂由蒙舍川（今蒙化）遷居於此，以為巢穴根據，乃得續併諸詔，稱雄南服。就迤西一隅言之，大理誠不失為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之勝地也。蒙氏父子祖孫，世有材武，先諸詔諸蠻以吸收唐之文化；又假借唐之名位威勢，以吞并諸詔諸蠻。比及羽毛豐滿之後，乃更依違兩大之間，於中取利，故終南詔之世，恆以東北二路為重，於是大理更為一定不移之中心。其後東并兩爨，進窺邕（今邕甯）播（今遵義）安南，（今越南東京府）乃置行都於鄯善，（今昆明）地方重心，始由大理漸移於昆明。迄於段氏稱君，高氏為相，東西分駐，儼然二都；元滅大理，仍予段氏以兵權，與梁王相對峙；有清亦駐提督於大理，置為重鎮，然已非復南詔建都之大理矣。（以上言大理之形勢與蒙段建都經過）

大理縣轄境，自經明季分析之後，在雲南各屬可稱最狹。大部又屬於湖海邱陵，其平陸可耕者不足三百方里，然恆

人口蕃衍，猶稱上中。據呼志載：光緒初年人口只二三萬人，民初已臻十萬，然比之咸豐兵發以前，尚大有遜色也。近自抗戰軍興，下關已成爲國際交通之孔道，官商麕集，人數倍增，而新地並未加廣，故十萬之食糧畜產，仍仰給於鄧川，蔬菜柴薪，則仰給于賓川，大理居民，則多經商於外，以補給其生產之所不足，其次則從事手工業，紡織毛革油燭服皂之屬，以與鄉村相交易。城北之喜洲周城諸村，尤擅經居積，通都大邑，恒見其人足跡。喜洲多巨富，而周城千餘戶，類屬中人之產，此迤東所不及也。滇繫載：「大理富人，奢靡相高，稱貸權子母，而不好賈，賈人皆他方來，水土剎皆歸客商，」云云，意者，今昔不同，彼一時此一時也。然高利貸仍盛於今，今之趕街小販，六日一集，貸款百元，每集繳子金二元，是月收十數元，年收百餘元也，子金率高若是，而貸資以販貨者獲利尤優，則物價之踊貴，與消費者之被剝削，又可知矣。大理文明甲於全省，明清兩朝科名之盛，自石屏昆明而外，殆無出其右者。蓋自蒙段二氏，獎勵文學，閣羅鳳使鄭回教授諸子，頗知尊師重士。明之李元陽楊士雲諸儒，先後提倡，較有作爲之循吏良紳，輒以興學爲務，先後所建書院以十數，雖不免于迭有廢興，然聞風繼起，世有其人，今縣治仍有省立縣立中學各一校，師範一校，喜洲省私立中學一校，小學亦稱普遍，且村落相望，就學近便，此在腹地中下縣分且不易得，矧在邊遠？至於抗戰期間，自外省移來之學校，如華中大學，如協和大學，如民族文化書院，如中央政治學校分校，先後集于大理之城鄉，殆亦聲氣感召，非偶然也。（以上言大理之經濟文化）

雲南以接近印緬之故，佛教傳來甚早，亦甚普。大理城郊之叢林古剎，如小岑峯下之崇聖寺，寺基周圍三百餘畝，中塑雨銅觀音，屢燬屢復，所耗金泥，價值鉅萬；聖應峯下之感通寺，昔有三十六院，隨崖逐林，殿宇相望，覓其遺跡，遍山皆是；上羊溪之極樂林，舊有三十六庵；玉局峯下之玉局寺，方廣三四里，常宿三百餘人；馬耳峯之靈鷲寺，昔有千僧道場，諸如此類，不可勝計。野史相傳，白飯王來自印度，乃阿育國王之裔，而雞足山又係迦葉道場之說，其言雖多附會無稽，然佛教入滇之早，入人之深，則爲事實。蒙段二姓，立國最久，其君與相，每每敝屣王家，捨身佛寺，以此風靡全土，各族率以佛教爲歸。每屆歲首，康藏來朝山進香者，絡繹于途，近村鄰邑，更不待言矣。每見舊族之善男信女禮佛唱讚，發音無殊于漢語。平日之語文風習不相通者，於此乃克同而一之。即此可見宗教之於民族構成，其關係至爲重要也。所惜國人之一般人生觀念，過于淺陋；佛教徒亦陷有名無實，虛應故事，以至古剎叢林，隨時代而消失，僅留古蹟，供人憑弔，近村寺宇，多已改設小學矣。中人之家，大都設有佛龕祖先之神主並列，此雖不必於佛教哲理，眞有心得，但令懷果報之戒，存安分之思，寡欲清心，無爲不棲，亦足以消極的爲善而造福矣。繼佛教而後來之西方宗教，博得深入民間，設學施醫，講經布道，又致力於各族之語文風俗，爲之編製字典課本，訪求史事，考訂古逸，其普遍或遜於佛教，而深刻則遠過之。是又至堪注意者也。（以上言大理之宗教）

今之大理城，創於明初，非南詔之陽苴哶故城也。樊綽

蠻書載：「陽苴咩城，南詔大衙門上重樓，左右又有階道，高二丈餘，甃以青石爲磴。樓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門相對太和來往通衢也。從樓下門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門。門屋五間，兩行門樓相對，各有牓，並清平官大將軍六曹長宅也。入第二重門，行二百餘步，至第三重門。門列戟，上有重樓，入門是屏牆。又行一百餘步，至大廳。階高丈餘，重屋製如蛛網，架空無柱，兩旁皆有門，樓下臨清池，大廳後小廳，小廳後卽南詔宅也。客館在門樓外東南二里。館前有亭，亭臨方池，周迴七里，水深數丈，魚鼈悉有。」又縣志載：「五華樓，南詔王勸豐佑所建，樓方五里，高百尺，上可容萬人。」其規模宏大，迥非今城可比，蓋當南詔盛時，一切典章文物，宮室建築，大都取法於唐，而務爲崇宏華麗也。縣志又稱：「羊苴咩城東西以山河爲界，南與龍溪北岸，北順桃溪南岸。」是殆可信。當時於上下二關之間，築城甚多，皆爲負嵎自固之計，陽苴咩既爲王都所在，自應依山臨河，以期其宏廣而鞏固。顧蒙段世守大理，自唐迄明，無大殘破，何以明初縣行重建而縮小之？（縣志稱今城乃洪武十五年大理衛指揮使周能建造明年都督馮誠廣而闊之展築東南二面）意者，蒙段故城，其燬於傅藍沐之大軍耳。今城狹小於昔，相差甚遠，然城中宅地，太平猶鞠爲茂草，是又杜文秀之遺澤也，（以上言大理之城池）

黔北風俗談（中）

——續第十期

張雲濤

婚禮，男子率在二十以後，女子之嫁恆以及笄。先由壻家請媒妁徵求，迨女氏許諾，卽奉香燭酒脯並聘具定婚，謂之「燒香」。壻家具庚書列男之生辰於左，媒持往女氏，謂之「請庚」。女氏書女之生辰於右，復壻家，亦有定婚時卽并奉庚書者，女氏復如之，乃諏婚期報女氏，先期數日，擇吉納幣，衣飾稱其家，謂之「過禮」。女卽以是日卜吉者笄之，開面梳髻，謂之「上頭」。亦有至迎婦時旋過禮者，女必先日笄，屆期鼓吹花輿往迎婦，女氏以姑婦或伯叔兄送之，女輿至壻家門，由術人口唸吉詞，並以米遍灑四周，謂之「回車馬」。入門交拜後，扶入洞房，壻家擇夫婦偕壽者觀合卺，謂之「結納」。畢啓賓筵，壻婦立中堂，拜舅姑及夫之期親，皆有所遺，謂之「喊拜」。三日後壻率婦往拜外舅姑，謂之「回門」。近多於婚日卽「回門」者，壻家遠者，或往就婚於女氏，及獨女贅壻者，均謂之「上門」。婦人再醮者，曰「走一步」。女氏貧或不及待時嫁者，送女往壻家養之，曰「小坐」，俟男女長而後婚焉。

遊亭子山記

程俊波

一　引言

諺云：「行千里路，如讀萬卷書」。這兩句話的意思，竟分說明旅行的好處，可以增長人們的學識，較之埋頭窗下，苦讀死書者尤勝一籌，這是不可否認的。

生性好動的我，對於旅行生活，特別感興趣，每喜偕同知己，涉足於名山勝蹟；可是相反的，偏偏過着呆板的生活，每日的時間，都消耗在辦公桌上，舞文弄墨，常苦案牘之勞形，眞是心與願違，令人煩悶已極。

九月九日的那天，我得到一個休息的機會，友人張文長君對我說：「老程，你不是喜歡旅行嗎？這大後方的四川，隨地都是風景，只要有遊興，就是一邱一壑，也有它的自然美處，巴縣成渝公路東北，距金剛坡不到五華里的地方，不是有個亭子山嗎？那裏的風景，非常秀麗，雖未負有盛名，頗值得前往一遊。」聽了張君的這一段話，陡然激動我的游興，不可遏止。却巧的，又值久雨初晴，微風拂面，於是趁着這個「重九」的佳節，去登高一遊，並另外約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沈樂僧君，聯袂偕行，同時張君也在內，這兩位朋友，酷愛藝術，他們本人也具有藝術天才，遊興的濃厚，與我不相上下。時當三秋季節，不寒不暖，正合旅行者的暢遊，還十二萬分感謝天公的助興。

二　沿途風光

是日（九月九日），晌午之後，我們的小旅行團已組成，沈君採購些花生糖果，並攜帶熱水瓶一個，以備舉行野外茶點。一切需要的東西，都已携帶，於正午十二時許由金剛坡動身，我們一行三人，各執手杖，由張君在前嚮導，齊向目的地——亭子山——進發。時值雨後新晴，路上泥濘不堪，頗難行走，好在遊興很濃，不管泥裏水裏，奮勇前奔，頃刻之間，已踏過山崗，邁下石級數十步，從「扶輪中學」旁邊的羊腸小道，大步邁進，前面不多遠，有小溪在焉。復行數武，水聲潺潺，清波見底，此溪介於兩峯之間，形勢頗似三峽，看來很險要，所謂「曲徑通幽處，雙峯夾小溪」之句，以喻此境，洵屬至妙。這一段路程，曲折最多，行經此者，頗具戒心，如果不攜手杖，難免泥滑跌入溪內的危險。我們經過此地，都是小心翼翼，緩步慢行，不敢稍有疏忽。

……險徑已過，到了平原地帶，眼見前面，都是石板路，步行容不吃力。沈君說：「旅行的這一件事，說起來並不困難，以此觀之，由崎嶇險徑，而踏入康莊大道，亦屬苦盡甘來，至爲欣幸。」張君接着說：「人生事業的過程，也是這樣，決沒有一帆風順的，如果不經過艱難困苦的奮鬥，那有出息？以我們旅行證之，就是一個絕好的榜樣。」這兩位的話，很有意義，字字警惕，句句動人，眞不愧爲現代的有爲青年，聞之殊覺欽佩。

石板路的兩旁，田連阡陌，屋舍儼然，萬頃濤波，無異湖水蕩漾。山麓一帶，都種蕃地瓜紅苕之類，一般農人，正在那裏挖掘，農婦們也在從旁協助，看他們操作的情形，很覺有趣，景得都是滿面笑容。今年風雨五谷豐收，可說是黃金時代，[illegible]們在樂享收穫的喜悅，已忘掉勞苦，個個喜形於色，[illegible]一點倦容。放牛的牧童，騎在牛背上，態度很瀟灑，[illegible]唱着山歌，[illegible]清脆悅耳，使很助我們旅行的興趣，回想千家詩呂洞賓題句：「牧童歸去橫牛背，短笛無腔信口吹。」古人的佳句，留待今人吟咏，又不禁滄桑之感啊！

我們徐步徐談，欣賞農郊風味，飄零的我，不覺忘卻離愁，正與沈君談得起勁，張君忽然插嘴說：「前面萬綠叢集之處，就是燕兒洞，此處風景絕佳，不妨前去一遊。」於是我和沈君都表示贊成，三人遂邁步向叢綠之處前進。

三　遊燕兒洞

傾談之間，倏忽已抵燕兒洞口，未進洞之前，任洞外巡視一遍，蒼松翠竹，綠已成蔭，將洞門密密掩護，幾幢西式的小建築，星散在山麓雜樹之間，隱約可辨。這些房屋，聽說是國府文官處的職員宿舍，環境整潔，美觀，堪作農村模範。

洞口修以木柵門，工料很簡單，入柵門，下石階數十步，即到洞內，裏面黑暗陰沉，穴風徐出，看去有點害怕，於是由沈張二君，打着火把前進，三人靜悄悄的，如探險一般，向左右繞了一週，洞內的鐘乳石最多，凝成各式形狀，有的像蜂房，有的如石卵，還有在半空中懸着，現出花紋斑點，玩賞之餘，倒有些令人奇怪。

洞之地面，鋪有碎沙石，很平坦，顯然是人工修築的，進洞門的左邊，設有石質圓桌一張，鼓形式的石櫈四個，其餘長方石櫈和木板櫈，共有數條，穴坑深險之處，均修以木欄，以免遊人有失足危險。這些簡陋的陳設，配着天然的造景，雖不十分雅緻，也覺別有天地。右邊較大的一個洞口，兆砌有石牆一面，想係當地百姓於空襲時，用做避難之處，這一天然堅固的防空設備，在此大時代中，它也負有保障人們生命的重要使命，頗具歷史性的價值，國人實不容漠視也。

四　進天佑門

離開燕兒洞的時候，已近下午二時半，由此去亭子山，相距約有一里之遙，因爲要爭取時間的關係，兩腿不斷的疾進，這段路雖然很近，但地面凸凹的程度，頗爲懸殊，所謂「蜀道難行」，非身歷其境者，言之似難置信。我們沿着蜿

五二一二二八

蜒的石級，在亭子山的山麓，繞了個半圓形，復拾級而上，卽見石寨環繞山岡，形勢嵯峨雄偉，寨門的上面，用石刻着斗大的「天佑門」三字，旁邊註有「咸豐庚申年」的字樣，以此證之，斷定此寨是咸豐庚申年建造，屈指光陰，迄今垂八十餘年。山城如舊，而人事已非，益增吾人慨嘆！

這座山城，周圍約有三里許，以今日目之，似乎很平凡，然處在科學不發達的昔年，當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實值得今人讚佩。進天佑門，有山徑一條，直達明善堂，遠見松竹之間，廟宇巍峨，峯巒起伏，如入無人之境。山上遍植松柏，枝幹古老，形若龍蟠，數簇修竹，被瑟瑟的秋風，吹得搖曳不定，四面峯山羅列，高插雲天，蓊蔚的松濤，蒼翠欲滴，幾枝黃菊，點綴籬邊，時序雖屆深秋，無異陽春烟景，蛩吟鵲噪，却又傳遍秋聲，雁字橫空，好像帶來書訊，流連山郭，迴與還飛，幾疑却今日何日？沈君欣然的說：『此山林木叢集，別有清幽，眞是一幅天然圖畫。』接連張君說：『我們確實猶置身於圖畫裏面，既無人聲，不聞犬吠，這不是世外桃源嗎？』於是我們攜帶的糖菓花生拿出來，坐在廟前的石礅上，邊吃邊談，興奮之餘，草成七律一章，聊扶鄉攜酒任遨遊，一路轉峯迴景色幽。繞奇岩松矜晚節，依籬黃菊傲高秋。疎林猶帶三春景，倒讀如臨百尺樓。鵲噪蛩吟相和應，幾行征雁過渝州」。

休息片刻，閒話巴山，極盡旅行之樂趣，斯時已是三點四十分，卽向明善堂的目標走去。

五、參觀明善堂

此廟依山崖建築，樓閣重叠，雜樹叢圍，我們至此，如臨仙境，廟門的橫額上，書有「引人入勝」四字，兩旁有石刻門聯一副云：「托足避紅塵，彼岸齊登，去路早尋來路好。盟心如白水，濁流不染，出山須似在山淸。」這副門聯的意義，似有喚醒世人名利慾的迷夢，我們不是名利客，也頗有出廟之想。

踏進廟門，就是前正殿，左右懸着鐘鼓各一，正中神龕上，供有城隍塑像，儀容慈祥，見之令人生敬；兩旁有無常和雞鬪神的站像，面貌凶悍，威嚴異常，神態活潑欲動。走到後殿，殿前簷下，懸掛「博施濟衆」的黑底金字橫匾一方，殿內也有神像，雕刻精緻，頗壯觀瞻。殿旁通入客堂，四壁佈有字畫，幽靜整潔，一塵不染，堂上懸一橫匾，楷書「常樂我靜」四大字，下款題名爲林森，據云：此係二十九年秋間，林前主席駕臨廟內親筆所書。今墨寶猶存，而林氏竟已作古，瞻仰遺蹟，不勝今昔之感。

離了客堂，由後殿左邊，攀登石級，旋形而上，卽到斗姥閣，此爲明善堂之最高處，閣樓的中央，有小房一間，供奉着三頭六臂的神像，前面設置長方桌一張，上陳木魚爐磬，經書之類，四面窗門緊閉，黑暗寂靜，爐內餘煙繚繞，猶未熄息，知爲廟內道侶誦經之處；於是，我們這些不速之客，自動的將窗門拉開，立刻陽光射入，清風徐來，陣陣奇香，不斷的鑽入鼻內，旋探首窗外，發現桂樹數株，黃花依然豔放，淸香馥郁，薰得遊人如醉，沈君高興的說：『好香呀，是桂花嗎？讓我來折一枝。』奈丹梯高掛，只有仰屋興嗟！斗姥閣的背後，有石崖，如削壁，形勢異常險要，崖壁

上面，刻着「雲擁仙臺」四大字，旁邊有石洞一個，因側門關閉，無路可通，遊人亦就此止步。

我們下樓後，仍回正殿，得見石碑一座，豎立殿前，碑的上面，記載廟的歷史，因時間倉猝，未將全文錄下：但碑文大意，謂此廟前名萬福寺，嗣後因人事變遷，就改為明善堂，相傳至今，致萬福寺之名義，久已不復存在。廟內略具產業，由巴縣土主鄉與海寨等主持管理，此廟為慈善性質的辦理一切公益事宜，如當地有鰥寡孤獨廢疾赤貧不能生活者，酌量給資救濟，倘有鄰近鄉民，偶爾發生意外災禍者，亦施以金錢援助。其用意至善，加之主持得人，諒當地窮苦人民，受實惠的不少，這是一件奇蹟，最值得介紹讚揚。

下午五點半左右，我們離廟歸來，夕陽無影，林鳥歸巢，正是暮煙漠漠，籠罩山城全境，谷風習習，覺得頗有涼意，是日為農曆九月上弦，半輪斜升，漸放光明，我們在月下趕着路程，顧不到歸途夜景，乍聞犬吠，已抵家門，燈下話餘歡，偶成俚句一絕：「徘徊山郭夕陽收，漠漠烟雲繞未休。遊罷不知天欲晚，歸來明月正當頭。」

黔北風俗談（下）

張雲濤

喪禮，人之病篤也，先撤帳，曳之下牀，坐於椅，俟歿，停中堂側，男左女右，殮物稱家有無，棺多用松柏為之，屬纊後，士民皆招僧道，豎魂旛，設靈位，曰「安靈」。訃於親友告奠，期至日親友具香燭酒饌往，曰「吊香」，至親富者，或羊豕楮帛備，曰「下祭」。有力家剪白布與纏頭，曰「開孝」。至親雜衣以白衣，作木主請貴者點之，貧家則否，「點主」以夕，設三獻之奠，歌蓼莪，講喪禮孝經，讀撮辭等，是為「開奠」，是夕甚有延「鬧鼓」，（不着劇裝而清唱者，但多唱川劇。）喧鬧達旦，謂使其家不悽寂，曰「伴夜」，葬後孝子往送火煙，三日看墳，葬地迷信風水，或有久殯以待卜者。

居人於年節，互感興趣，儘正月內，凡屬鄉戚，彼此拜賀，皆具宴食，往來必有所攜，歸必有所包，初九至十三日，每夕各於其祖墓前「上燈」，十五日焚楮包，謂上元化帛。清明前後，各剪白紙標掛祖墓上，曰「掛青」。重五為端陽節，門懸蒲艾，以箬葉裹糯米為粽，飲雄黃酒，男女遨遊郊外，謂「遊不病」。歸採雜草煎湯沐浴，云可辟疫去疾。七月十五日為中元，陳饌祀祖先，焚包楮，多於十三十四日預行之。八月十五日為中秋，陳果餅祭月，好事少年，有偷瓜送艱嗣者，曰摸秋。重九最冷淡，祇鄉間有舂米作糍者，謂之重陽糍。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陳酒饌焚香楮祀司命，為「送灶」。除夕復然，為「迎灶」。三十日陳饌祀祖先，家人聚食，謂「食年飯」。卑幼拜尊長，謂「辭年」。夜各不眠，謂「守歲」。

上廟居人，專指漢人而言，至苗夷風俗，又覺別異，俟專篇誌之。

雲南水利遊觀記

楊勵明

一、宜良縣水利之梗概與前瞻

宜良縣在昆明東百二十餘里，面積約二千五百餘平方公里，人民十一萬，論形勢則「平疇廣衍，帶水環山，扼匡山之險要，臨大池之長流」，滇越鐵路經縣境長九十五里，滇越公路橫穿中部，有天然大蓄水湖陽宗海，有最大河流南盤江，交通便利，耕壤獨多，平疇面積約有二十八萬餘畝，素以產稻著，號為富庶之區，蓋因水源豐富，水利發達之故。茲調查宜良全境灌溉水源，分述于下：

一、南盤江　又名大池江，自路南縣入境，經行蜿蜒約七十餘里，入澂江界，為本縣幹流，大小山水十餘道，咸匯流於此，水源暢旺，春不枯涸，夏秋亦少水災，惟無舟楫之利，龍公渠引江水，灌溉農田兩萬餘畝。

二、小池江　發源於嵩明縣屬楊林花魚溝，（俗名十八盤）由正北入縣境，蜿蜒四十餘里，流至城北村長安村東，入大池江，沿江兩岸田畝，西礦十九村之灌溉，咸利賴之。

三、陽宗湖　又稱明湖，為一斜長形，四周環山，東西兩岸山勢陡絕，面積約二十八平方公里，屬宜良澂江兩縣，共納山水六道，水深達二十七公尺，碧綠澄清，產青魚，頗著名。出水僅有一口，在湯池鎮，寬約六十公尺，於此處築壩蓄水，實為一天然之大蓄水湖。文公渠引湖水灌溉農田四萬餘畝。湯池鎮有溫泉，溫度高達攝氏八十餘度，近省府擬闢為公園，已實行測量，正在計劃中。

四、湯池渠　在湯池鎮，導陽宗海水以灌溉附近農田。明洪武中，西平侯沐春大修屯政，以湯池舊有溝塍，廣不盈尺，湖水在旁，人不知用，乃於二十七年發卒萬五千，命指揮同知王俊、因山障堤，鑿石刊木，別疏大渠，導明湖水，洩於大池江，長三十六里，闊丈有二，深稱之，灌宜良涸田數萬畝。

五、擺夷河　源出嵩明縣屬楊林，北流數十里至皂角村下與湯池渠合流，至江頭村入小池江。

六、文公河　湯池渠年久湮塞，水利不興，嘉靖間臨沅僉事道文衡，檄知縣伍多盛，指揮汪龍，築堤障水南流，鑿涵洞七十二，上自江頭村起下迄樂道村止，灌溉四十餘里，灌田數萬畝，人民德之，遂名其堤曰文公堤，河曰文公河，今之文公渠即文公河之改建也。

七、新渠　雍正七年，鄂文端公以縣境高田缺水，逢田患潦，檄知縣邢恭先審度形勢，新開子渠五道，蓄洩得宜，高下皆利，名曰新渠；一在龍王廟南長十里，宣洩諸水，使無漫溢，導入大池江；一在城南二十里乾墩子，引大池江水，以灌高田；其餘三渠從略。

八、溝　據志載共有九道，多係清代開鑿，或引山水灌田，或專爲排洩山水，其大者有老毛溝，在城南十里。灌溉黑羊村以下田畝，流入大池江，牛鼻古溝，在城南八里，長約二十里，黑羊村至中所一帶俱賴此溝以瀉山水，東流入大池江。

九、龍潭箐水　按山中湧出之泉水，謂之龍潭；兩山谷間之流溪，名曰箐水。宜良龍潭箐水甚多，均可利用引灌田畝。其大者有石牛箐，在城西南，沿公路，可溉田三百餘畝。縣城西小山有岩泉寺，寺內有泉，自石隙擁出，名曰岩泉，水清冽，爲本邑盛境，泉水流至山下，附近農田得資灌溉。

十、堰塘　高地不能引灌，或春季無水溉田者，則鑿池築堤，儲蓄夏秋洪水，以備來春之需，名曰堰塘，據志載全縣堰塘大小有九十座。較大者爲黑羊村哈喇村等之堰塘。

十一、石閘涵洞　全縣石閘凡七，涵洞七十餘座，其最著爲夜涵洞，在城北五里，米官營西北文公河左岸，較其他涵洞爲大，日入則開，日出則閉，故名夜涵洞，灌溉城東北一帶農田三千餘畝。

灌溉方法

查南盤江在縣境成南北流，江以東之河道，邑人稱曰東河，以西者曰西河。

一、西河灌溉　即文公河，自江頭村至樂道村之農田灌溉也。已往陽宗海閘蓄洩不得其法，每致未能儲蓄，上游人民有儘先用水權，不獨用水多寡，涵洞晝夜開啓，浪費甚大，以致水量不能下行，下游人民須用上游之餘潤，考其灌溉水規如下：

（1）文公河自縣城附近回回村以上，各有涵洞，每夜放水灌溉，謂之夜水分（2）回回村以下，由縣城起，分頭二鋪，四鋪：譚家營，六十鋪，黑羊村、尙王吳營六村，輪流灌溉，第一日是閉夜涵洞，灌溉頭二鋪田畝，夜間又開夜涵洞，第三日農閉夜涵洞及頭二鋪涵洞，灌溉四鋪田畝，如是輪灌，至第六日向王吳營止，周而復始，名曰六水分。此六村均係白天灌溉，故謂之白水分（3）黑羊村以下各村，夏秋兩季無水可用，僅冬春蓄放堰塘，謂之餘水分。（4）黑羊村下橋頭營一帶，復用黑羊村老毛溝之餘潤灌溉，並出水租。

按日夜水分，不論是否用水，或需水若干，涵洞必依照水規，按時開放，以致過量不需之水，放入大江，下游人民缺水可用，此已往灌溉方法之不善，應加改良。

二、東河灌溉　縣屬東北距城十五里，有北古城北狗街、安家橋、河頭營、小塘營、張家村等，向歸路南縣管轄，謂之插花地，並宜良縣屬六村共十二村、自安家橋附近開渠，引南盤江水，長六公里，至水門橋，環繞爲半圓形，灌溉十二村農田八千餘畝，其勢甚便。南盤江水量頗豐，如自水門橋以下開渠，承接尾水，灌溉下游農田，至爲便利。無如十

二村與下游一帶人民，水利糾紛甚大，緣其先下游人民，曾在石家渡江內，築壩增水；十二村人民以阻水下流，恐遭氾濫，堅決反對，械鬬經年，致釀成重大命案。嘉慶四年，十二村人民刊石立碑，大意謂地勢南高北低，下游開河築壩，傷損十二村人民田園廬墓，決不准行，以致此項糾紛，集結百年不決，下游水利未能開發，殊爲可惜。

二十六年，東河下游人民向富滇新銀行借款十六萬元，上自永門橋，下迄南狗街，開渠長二十二公里，承接舊渠利用其尾水餘潤，以資灌溉。無如上游人民仍存畛域之見，把持源流，據爲私有，以致下游灌溉，仍不能通暢。二十年雲南農貸會派員查勘，決定永門橋以上，另闢新渠，線直達南盤江，長三公里經北狗街北古城等村，人民仍極端反對。經張廳長西林親至該處，召集人民開會，反復開導，渠道所佔地畝給以重價，並將舊渠道代爲經理，始得興工，人因紀念龍主席，名此渠曰龍公渠。

二、新興辦之文公龍公兩渠

二十八年雲南省農田貸款委員會成立，將文龍兩渠分別測量計劃，加以改善，業於三十二年四月完成，茲將新灌溉事業，較已往優越之點，撮列于下：

文公渠

（1）渠首文公閘啓閉依時，能調節陽宗海水量，用水時，開閘以溉下游田畝，不用則閉閘，以儲蓄海水，故水無浪費，陽宗海水可以增高。

（2）江頭村擺夷河入渠道處，建節制閘，俾洪水循舊道入小池江，不致危害渠道。

（3）改善日夜餘三水分舊規，一律享受灌溉之益。黑羊村以下農田兩萬餘畝，昔日無水可用者，亦同享灌溉之利。

（4）全渠道閘涵節制，全由管理局嚴加管理控馭，用水不致浪費。

龍公渠

（1）龍公渠成，南狗街一帶農田萬餘畝，能享灌溉之利。

（2）北古城十二村與下游宜良人民，累世水利糾紛，從此解除。

（3）十二村舊灌溉渠道，同時加以改善，藉增效能。

三、文公渠紀略

宜良平疇廣衍，帶水環山，素以產稻著，號爲富庶之區。蓋自明初創修水利以來，迭先賢改進，良田數萬，歲獲其饒、三川鱗錯、盤龍營壩、利賴至今。考明洪武廿十七年，西平侯沐春發卒萬五千人，令指揮同知王俊，因山障堤，刊木鑿石；別疏大渠，導明湖水洩於大池江，溉田數千畝，名曰湯池渠。但水利至江頭村止，年久失修，漸至湮塞。迨嘉靖間臨沅僉事道文衡，檄知縣伍多鏖，指揮江鑾，障水南流，鑿涵洞七十二，上自江頭村，下迄樂道村，開鑿渠道四十餘里，引湯池渠與擺夷河水，溉田數萬畝，人民德之，遂名其堤曰文公堤，河曰文公河，此文公渠命名之所由來也。查前代水利，開濬渠，築閘壩、修堰塘，諸導兼施，防洩互濟；非不完備，惟測繪之事未精，計算之術不工，其爲利也，疏而不密，略而不周，疏浚不時，年久湮廢。今之文公渠，即所

以改善舊日工程，增加其水量，使日夜餘三水分、同享灌溉之利者也。考其工程，於湯池鎮陽宗海出口處、築壩以蓄海水，並建閘引水，循舊湯池渠行三公里、與擺夷河會，由舊河道流經十五公里，至江頭村；設攔河壩，進水閘，引水入文公河，洪水仍合循舊道以瀉入小池江。新修渠道，自縣城南譚官營附近起，至河濱鄉尾水閘止，長十五公里。全渠道由湯池鎮迄大池江，共長三十九公里，廿九年五月開工，卅二年三月工竣。幹支渠土方共計四十餘萬公方，建築物一百八十座，勵用民工十二萬，用國幣七百伍拾萬元，受益農田約四萬市畝。主其事者建設廳長張公西林，農貸會總工程師朱公華勣。余曾赴宜良督工，渠成之後，又兼辦管理，稍知顛末，故特輯其梗略如此。

附：龍公渠記

「自安家橋北起而南，訖於南狗街，有渠焉，綿亘三十餘公里，引南盤江水入其中，深瀦以灌下游旁田約二萬畝者，龍公渠也。衆感本省政府主席龍公倡浚此渠也最力，故請以此名之。先是明嘉靖時臨沅僉事道文衡浚西河，思並東河而渠焉，東河者今此渠也，終爲古城人士地域之見，阻不果行。迨清乾嘉間開河議復起，仍被梗阻，由是遂並爲永禁，而成見愈堅，不可回矣。方渠龍公倡浚此渠之始，知昔事之艱也如彼，顧邦翰既承治渠命，敢畏不往，乃詣古城，集宜良路南兩邑官紳，曉譬疏解，當議紛且烈之際，衆中有爲言者曰，鈞是人也，閱廳長詞寧不動於中耶！然果屈於今日之所言，其奈酒擠祖宗反對開河之原議何？歷二日夕，反覆剖晰。公私利害備至，卒得釋然，竣其事，今邑士之賢也又若此，特表而出之。於是量度經營既久，三十一年春三月興工，至三十二年三月而渠成，是渠也，乃合上下游新舊水道而貫通者，由南盤江別闢口導水入，延三公里餘，而達水門橋，上游新浚渠道。自水門橋而下，爲二十六年段君小峯董其事，知宜良縣事王君杰，督縣紳首董鉅、陳祿、傅瀛、馬負圖、陳永德等，掘以成之者，是曰下游舊渠道。計新渠所設有攔河大壩一，引河小壩一，進水閘門二，片石渠基四千公方，片名一千餘公尺，石拱橋六，涵洞十，擋土牆三，土方六萬餘公方，佔用田地九〇．五二畝，補價三七四．九九三．七元，其所費爲六百萬元云。一渠之成，用力也衆，費財也巨，成功也亦非易，後之人其可忽乎哉，凡今之役於渠事者又曷可忘也。故類其姓名，別勒石後，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夏四月一日雲南省建設廳長兼農田水利貸款委員會主任委員長張邦翰，兼副主任委員蔣霞揚，兼委員繆嘉銘、陸崇仁、馬鎮國、黃家騏，王振芳，吳任滄，委員兼總工程師朱光彩，秘書兼技術室主任馬溜先，工程師兼技術室副主任楊會祐，工務課長趙本務，工程處主任尤瑞霖，水利協會會長董鉅，陳祿，傅瀛。」

歸途

戴文賽

一．從倫敦到紐約

戰時欲離開英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英國人只有負帶重要任務的官員及其眷屬與出國對戰爭力量有貢獻的商人，才能領到出境許可證。住在英國的外國人，只要有一確定之目的地（如回本國），都可以領到出境證；最困難的還是船位，因一部分商船被政府徵用，另一部分已被德國潛艇或飛機所擊沉或擊傷。在船公司或旅行社登記之後，須一年半載才能得到船位。聽說到六月初（一九四一年）爲止，登記要到美國去的旅客約三萬人，而每月到美國去的客船不過兩三條，每條僅可容數百旅客；並且政府人員有優先權隨時可得船位。作者在船公司登記七個多月，終於在一條將到東方去的船上得到一船位，同在等船的幾位中國同學也一齊得到了船位。

得到船公司通知之後，先到倫敦兩次，和代辦船票的旅行社直接討論行程。據說該船將繞南非洲至錫蘭之哥倫布城，到哥城後改乘火車到印度加爾各答城，再由加城乘船到仰光。出境證和印度緬甸的過境許可證都託旅行社代辦。離開英國的人每人只許帶十英鎊的現錢出境，所以先請求由中國銀行匯一點錢到仰光，以供由仰光回國費用。此外又在 Thomas Cook 旅行社買些旅行支票，因爲恐怕十鎊在路上不夠用。旅行支票僅在英國領土內可換現錢，帶出英領土就不能用。要離開英國的人還有一件事情要辦的，就是檢查文件和印刷品（書籍包括在內），檢查所設於倫敦利物浦和格拉斯哥三大城內。文件和印刷品不能帶太多，只能帶一個手提箱所裝得下的，於得到出境證之後帶到任何一個檢查所去檢查。

六月五日接到旅行社通知，叫旅客於十二日上午八點半到九點之間在格拉斯哥城某車站集合，然後乘專車到碼頭登船。此後數日忙於向友人辭行，承友人餞別，結束零碎瑣事，並收拾行李。十日午飯後辭別了住下三年半的劍橋，和三位同學到倫敦。一下火車就把行李寄在車站，僱一部街車趕到旅行社，以爲出境證一定已經在那邊等着我們了。一到才曉得出境證還沒有領到，大失所望。本來預備當晚乘夜車到格拉斯哥城去，臨時不得不改變計劃，在倫敦再住一晚。

聽旅行社的辦事員說，有些旅客別的事都辦妥，只因爲動身前得不到出境證而不得不等下一次的船。

倫敦——這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百餘年來隨着英帝國的膨脹而成爲國際政治及金融的中心。外觀上倫敦却沒有甚麼：既沒有巴黎維也納的美麗，柏林的整齊，日內瓦的清秀，歷史的建築和遺跡又沒有羅馬多。倫敦是慢慢長大起來的，都市建設從頭沒有整個的計劃；所以街道彎彎曲曲，許多重要的街道都太狹，同一條街上可以看見各形各色的建築物。倫敦的特點就是面積大，人口多（八百多萬）；因爲城大人多，每日在其中演出的人生悲劇也大概比別地方多。英人有一句話說："When you are tired of London, You are tired of life"（你在倫敦住到厭了的時候，那你對人生也已經沒有興趣了）。倫敦和英國各地都充滿着紅色雙層的公共汽車，和身材魁偉的警察。

一年來倫敦常受德機的轟炸，所以現在這大都市到處都是傷痕，許多有名的建築物——白金漢宮，議院，倫敦塔，西敏寺，聖保羅教堂，不列顛博物院——都中彈；而商店、銀行、住宅、醫院、教堂、政府各部辦公處，被全毀或半毀的不計其數。各地道車站（在地下）都成爲防空洞；天快黑時，許多市民魚貫進站度夜去。一開戰全國就實行燈火管制，一入夜屋外燈火全滅。

十日晚在一家中國菜館吃晚飯。在劍橋每天吃英國飯；每次到倫敦，光顧中國菜館總是不會忘記的一件事。吃完飯在街上散步。時已黃昏，而燈火熄滅，深以未能再看看倫敦的夜景爲憾。十一日上午又到旅行社去詢問，出境證仍未來，只好到附近各地方去散步。旅行社離開 Trafalgar 方場很近；方場中有一根很高的圓柱，上面有納爾遜的像，柱旁有四隻石獅。納爾遜是英人最崇拜的民族英雄，他帶領英軍擊敗拿破崙的海軍，使英國保持海上霸權。他所說：「英格蘭盼望每個人盡他的責任」這一句話，是英人最寶貴的格言。方場上常有許多鴿子；這些代表和平的鳥兒和旁邊耀武揚威的石獅相映成趣。正對方場是白樓街（Whitehall），就是英國政府的所在地。唐寧街和白樓街垂直，十號就是首相官邸，外交部在對面。走完白樓街便到議院和西敏寺。

下午在旅行社裏坐着等出境證，心裏的焦急難以筆墨形容。出境證和過境證（都是寫在護照裏頭的）一直等到五點鐘才領到。文件檢查所四點半就停止辦公，已經趕不上了。假使這一箱重要的書籍和筆記帶不出去，將來工作的時候必定要感覺困難的。是晚搭夜車去格拉斯哥。翌晨抵格城的時候才曉得船改遲兩天啓行；就趁此機會在那邊把檢查文件的手續辦妥了。

十四日於大雨淋漓之下乘火車離開格城到上船的地方。同船的旅客差不多二百人，檢查行李和驗明護照之外，還得把防毒面具，食物卷，警察局註冊證，辨認片（Identity Card），文件檢查證明書等等，交給海關人員，並告訴他身邊帶多少錢。上船之後又等了兩天船才開。到船上才曉得這條船不走南非的路綫，而要先到加拿大，然後經過巴拿馬運河和太平洋到東方。船在一護航隊裏頭走，全隊有三十幾條船，其中一部份是護航的軍艦。每天上午十點鐘船上舉行演習；每個船客都派定一條救生船，一聽到報警即刻就跑到救生船旁邊列隊。船客整天無論到甚麼地方都得把救生帶帶在身邊。戰時每條商船都裝大砲和高射炮，以防不測。

今年冬季特別長，春天來得十分遲。雖然已是六月中，天氣還相當冷；所以整天兩間吸烟室和一間音樂室都擠得滿滿地。船上食物似乎很充足，船客要吃多少就吃多少。在英國已經好幾個月沒吃到新鮮的水菓了，在船上則每天早飯前都有一個蘋菓吃，有時候晚上還有橘子吃。生活雖然不錯，大家却時刻提心吊胆，曉得危險隨時有光臨的可能。船走六天之後。護航的軍艦都轉回去。大多數船客以為危險已經過去；想不到過兩天，緊張的一幕就來了。是個相當冷的早晨，太陽透在雲後，船客正開始吃早餐，警報！警報！經過了訓練的船客即刻就背上救生帶跑到救生船旁邊。好些人先到艙裏多穿些衣服，待拿條毛氈。英人鎮靜的特性在這種時候便顯出功效來，男女老少的船客都不慌張，船員更不用說。許多船都放煙幕。護航隊後頭的一條船不幸中了魚雷，作者親眼看見牠沉沒。過些時候船員叫船客到吸煙室和音樂室內坐着，靜候命令。

午飯剛吃完，警報又來，船客又到艙面集合。陽光由雲隙射出來。一會兒船上開砲數響，他船也多朝同一方向開砲，據說是發現了潛艇的潛望鏡。這一天船客整天背着救生帶，時刻擔心等着命令。是晚大多數人不脫衣服睡覺，以免警報再來時，穿衣服費時。諸商船被襲擊之後，便散開朝各方向行駛。走得快的儘管往前走，不必等走得慢的船。此後數天各船航行的時候常常改變方向，以避潛艇，並使其不易描準。過兩天，一條同行的船都看不見了。此後是孤軍獨行，只希望早一點看見新大陸。

遇險後第六天到加拿大的哈利法斯城；脫出危險，可謂萬幸。翌日船復啓行，於七日四日抵紐約。能夠得到這個機會來觀光世界第二大都市，眞是出乎意料之外。這一天正是美國國慶日，船上懸旗慶祝，港內各船也都懸旗。親友中到過紐約的人很不少，常聽他們談到紐約，而該城的風景照片更不曉得看過了多少。所以現在站在艙面看自由神像和紐約城南部（金融中心）的沖天高樓，好像見到故人一般。可惜這天天氣不好，細雨濛濛，遠一點的東西看不清楚。這條船屬英國印度輪船公司，從這名字便可知道該公司在紐約沒有碼頭。這條船現在也是第一次駛進紐約港的。船泊於英國 Cunard White Atar公司的碼頭，和法國大郵船諾曼第為鄰居。諾曼第是現在世界上第三大的船，排水量七萬四千噸。我們坐的船（排水量九千多噸）和牠相較之下眞有若小巫見大巫。附註：過了幾個月諾曼第着火焚燒沉沒，後來由美國海軍打撈隊花了一年多工夫才把牠撈起來。修理完竣後將充運兵之用」。

在紐約上去了十位船客；其他的船客因為離開英國之前不曉得船要到美國來，都沒有領取過境證。這天又逢美國國慶日，政府機關不辦公，無從請求。移民局人員上船來登記各船客的姓名，護照號數等等，聽他們說沒有過境證不能上去，大家都覺得十分失望。下午三時忽然來了一個通知，說已經得到許可，船客可以領特許證上岸去；大家都喜出望外。不過再來一個問題就是錢。大多數船客身邊只有英國錢，這一天銀行和商店都不開門，怎麼能夠換到美金呢？雖然如此，大家還是上岸去。作者和幾位朋友上去，到處想法子換錢，都換不到。在百老匯，第五路這些大街亂跑了些時候，因為袋裏坐船的錢都沒有，只好回到船上來吃「不要錢」

的晚飯。晚飯後聽說在一間英國人開的旅館裏可以換錢，便趕快跑去換一點。英美兩政府間雖把匯率定爲每英鎊合四塊零五分美金，現在只能換到兩塊八毛錢，據說別的地方換得更少。

是晚華爵找到一位前一年從英國先到紐約來的同學，就請他帶我們去看紐約的夜景。已經快兩年沒看到都市的燈光了，這一晚便在百老匯和四十二街等處儘量欣賞炫目的色彩燈光——各戲院，飯館，和商店做廣告用的氖弧燈，鎢弧燈等等——所謂「大白道」(Great White Way)。以後到哥倫比亞大學和附近的國際公寓去參觀。第二天上午又上岸去買點東西，並到「無線電城」的戲院(Radio City Music Hall)去看戲，這家戲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容觀衆六千二百八，於一九三二年落成。僱用的人員一共有五百八十六人，包括一個七十五人的樂隊，一個歌詠團，和兩個跳舞團。第一個跳舞團(Corps de Ballet)專跳古典派的舞蹈，一共四十人，同時出場最多三十二人。二個跳舞團(Rockett)則跳現代式的舞蹈，共有四十六人，每次有三十六人出場。這第二個跳舞團在國際上很負盛名，一九三七年曾到巴黎博覽會去表演了十六分鐘，得到了法國共和國大獎章。這個戲院的每次節目做差不多三小時：影戲之外還有一小時左右的音樂，跳舞，滑稽劇和雜耍。音隊奏的是純粹美國式的音樂；樂隊裏樂器的分配和普通交響樂的管絃樂隊差得很多。七月五日下午船離紐約向巴拿馬運河開駛。

紐約和倫敦兩大城市都日在生長着，人口老在增加。倫敦向旁發展。紐約卻向上發展；地皮一貴，便蓋沖天高樓以充分利用所有的面積。倫敦是老大哥，所以房子大多數老一點，舊式一點；紐約則充滿着很新的近代化建築物。倫敦城郊工廠很不少，使用很多煤炭；所以一上街走不到十分鐘，鼻子裏就可以揩出許多煤烟來。在紐約街上走了幾小時回來，拿手巾向鼻子裏一揩，竟揩不出東西來。上面說過，倫敦街道彎彎曲曲，不易辨認；紐約則大多數街道都很直，街名多爲一個數目，如第四十五街，第七路等等，所以很容易辨認。倫敦雖然不如雅典羅馬和我國各地之充滿歷史古跡，卻也有不少值得看的名勝。英人性守舊，因此特別喜歡古老的東西。一和英國朋友同遊倫敦或英國內別的地方，他會津津有味地指着一件小東西而談了半小時牠的歷史。「這個是亨利第八的……」「那個是某公爵夫人見查爾斯第二的時候所用的……」作者聽他們講的時候，心裏頭常這樣想：「英人一談不過幾百年前的事，我們中國卻一來就是幾千年。」倫敦有許多名人的住宅，如詩人勃朗寗，文學家狄更斯的住宅，到現在還保留原狀給人參觀。王公富豪的名字，除去本國之外，很少有人去想牠。這些創著不朽傑作的人，才對世人有貢獻，才值得爲舉世所景仰。

紐約城裏，歷史名勝十分少，也沒有甚麼名人住宅可看；該城的特點還是這些沖天高樓。美國歷史不長，美國人多把注意力擱在現在和未來。他們所常談的是：「帝國大廈，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喬治華盛頓橋，是世界上最長的吊橋。……」

在紐約看不到紅色雙層的公共汽車；警察也沒有倫敦的警察那麼高，美國人必須六呎以上才能當警察。英美兩國人

五二一二三八

民雖然都講英文，腔調卻差得很多。有一次作者在英國問一位英友：「你看見美國人的時候，能不能夠認出他是美國人來？」他回答：「他一開口我就認得出來。」美人說話喉音用得多一點。腔調之外，用字也有不同：無線電美人叫"Radio"，英人叫"Wireless"；汽油美人叫"Gasoline"，英人叫"Petrol"。地下鐵道英人叫"Underground"或"Tube"，美人叫"Subway"；藥房英人叫 "Chemist's Shop"，美人叫"Drug Store"。切音也有不同，英人寫Colour，neighboar，Programme，美人則寫Color，neighber，Program，作者到了紐約才知道美人有時候把"Night"字寫爲"Nite"。美人注重效率；英人注重傳統。

講話的態度也差得很多。英人很注重禮節，一開口便是「早安」「您好嗎？」「謝謝」「勞駕」「再見」這種話；無論紳士或工人，成人或七八歲的孩子都是一樣。美國人則不很注意這些日常的禮節；「是」字不說 yes 而說 ya，和德文的「是」(Ja)字差不多，不過發音長一點。在倫敦街上所常見的外國人以印度人爲多。在紐約和美國各地則可以看見很多的黑人；白種人也十分複雜，拉丁、斯拉夫、條頓、猶太各種族都有。紐約戴白框眼鏡的人好像很不少。守舊的英國近視眼還是戴紅黑框的眼鏡。

從倫敦和紐約櫥窗上的不同，可以推出英美兩國人民顯著的異點。若欲詳細比較兩國人民的特性，那非兩地都住下相當時候不可。

二·好萊塢星光下聽樂記

離開紐約之後，天氣一天一天熱起來，餐桌上的黃油非加一塊冰在旁邊便很快地溶化了。早上夜間不露燈光的規律還沒有廢除，大概是怕路上還有危險；所以晚上睡在艙裏熱得不得了，整夜開電風扇，還是太熱。

七月十三日早上到巴拿馬運河口，因爲那天是星期日，不能過運河，所以船停泊運河外一天。當晚停止燈火管制，可以開窗睡覺，舒服得多。第二天船過運河，船客得到這難逢的機會觀光這條馳名的運河，莫不站在甲板上欣賞。這條運河現在屬美國，是美國海軍的重要交通線。普通過客都不許照相，所以進河之前船客的照相機都交給船上的職員保管。過河時有十幾個美國兵在船上監視。運河中部水面比海洋面高出數十尺（近百尺），所以每端有三個水閘；經水閘時船由在岸上的電車拉過去。經過了第一個水閘，回頭一望，心裏說一聲：「別矣，充滿着危險的大西洋！」

巴拿馬運河的一部分是天然湖沼，風景甚佳，花草樹木很茂盛。人工開鑿的部分則很狹。這條運河和蘇彝士運河雖然都在熱帶，不過後者兩岸都是沙漠。是晚到運河他端一城名Ralboa。第二天一早就開船，向美國西部行駛。七月二十五日到加利福尼亞州的聖柏特羅（San Pedro）城，船在該處添油和添糧食。全部船客都得特別許可登陸遊覽。作者和幾位同學上岸，第一個問題又是錢。大家袋裏所剩的美幣總共不過幾毛錢；報紙以外別的東西都買不起。那時候已經下午五點半鐘，銀行已經關門。跑了好些地方，問了好些人，才換到一點美金。

聖柏特羅城不大，沒有什麼可看。旁邊倒有許多可看的

城市：最大的是洛杉磯，還有美國各大影片公司所在地的好萊塢，出煤油很多的長灘（Lnong Beach），有名的加州理工學院所在地的巴沙丁拿等等。卡尼基基金社所辦的威爾遜山天文台（內有世界上最大的望遠鏡）也離開不遠。

是晚一位朋友坐電車到洛杉磯，半小時就到。該城是美國的第四大城，有一座高大堂皇的市政廳。城中心可說是一個小紐約，氣燈很不少，街名也都模倣紐約——百老匯，第五路，第七街，等等。時間短促，僅二天就要開。要在幾小時內詳細遊覽幾個城市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便和友人商定，在洛城吃一頓美國式的晚飯之後，就趕到好萊塢，到久慕盛名的露天劇場「好萊塢碗」（因其形如碗，故得此名）去聽一個音樂會。

選了一間餐館進去。菜單和在英國所見的差得很多，研究了一會兒又得侍者幫忙才看得明白。美國菜和英國菜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前者比較注意裝飾和調味。英人吃飯老是右手執刀，左手執叉，切一塊，吃一塊。美人則用刀把食物切完之後，便把刀擱在盤上，改用右手執叉把食物送到口裏。美國人有時候把全部食物預先切成小塊；有些宴會裏，餐桌上完全看不見刀，只有匙和叉。

吃完飯坐電車到好萊塢。在車上向坐在旁邊的一位美國青年詢問好萊塢碗應該怎麼走，以後又繼續和他談許多話。他正在陸軍航空隊裏受訓練，不過到那時候還沒有飛過。問他美國會不會參戰，他說他在訓練時期內應學的東西非常多，整天忙得不得了，對於政治問題，想的時間都沒有。但有一件事大概他不會不想？——他那時候正要到好萊塢找他的女友。

音樂會於八點半開始，趕到那邊的時候，台上的樂隊已經在奏許倍特的第五交響樂了。前面還有一個韋白的序樂沒有聽到。是晚節目完全是管絃樂隊的演奏。樂隊是「洛杉磯Philharmonic管絃樂隊」，指揮是Bruno Walter。好萊塢碗建於山谷中，充分利用山谷回聲。一九二二年就開始在那地方舉行露天音樂會；後來才建築現在這個大演奏台。數年前又是一位名 Balch 者捐五萬美金建一鋼骨三合土的斜地板（一級一級的）。現在該場可容聽眾（或觀眾）兩萬人；是晚聽眾最少有一萬五千人。台上發出的聲音坐在前排的人和坐在後排的幾乎聽得一樣清楚。

許倍特的第五交響樂奏完之後，繼之者為莫差特的兩個舞曲，然後休息十五分鐘。後半的主要節目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樂，常稱為「悲愴交響樂」。柴氏是俄國人，生於一八四零年，卒於一八九三年，是俄國最偉大的作曲家，而悲愴交響樂常被認為他的最偉大的作品。柴氏沒問題是一個大天才，不過他的情感豐富，脾氣古怪，所以私人生活很不順利；又目睹沙皇時代官吏壓迫人民的情形，所以滿懷的煩悶都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有人這樣說：「他的樂曲充滿着人生的悲劇」。悲愴交響樂的結構和普通的古典派交響樂頗為不同。第一「樂章」（Movement）充滿着希望的心聲——天真童年做着理想人生美滿人生之夢；音樂很愉快輕鬆。第二樂章露着青春的熱情——少年人在愛河裏尋求人生的意義；音樂很甜密。第三樂章聽起來很像進行曲，表示生命途上不斷的奮鬥掙扎；壯年人在事業上尋求人生的意義。第

四樂章最悲哀；體弱力衰的老年人還不斷地悄着：「人生的意義是什麽？」勞碌一世，結果對一切只有失望；理想的人生未曾享受到。最後兩句樂音漸微——死亡，幻滅，人生的悲劇宣告閉幕！雖然演奏的，場中除去演奏台以外燈火都熄滅，作者猶能感覺到四周聽衆之神往。

是晚音樂會是第五百九十八次，八月一日晚將舉行第六百次的音樂會，特選排一般聽衆最歡迎的節目以爲紀念。報上謂荷萊塢人到那時候沒有一次音樂會不出席。在好萊塢碗的露天音樂會常稱曰：「Symp honies under the Stars」(星光下的交響樂演奏）。「星」字總有點雙關的意思：舉世聞名的許多電影明星就住在附近的Beverly山上。

這個劇場除去音樂會之外，偶然也有歌劇團和舞劇團在這兒出演，下一個星期有俄國舞劇團出演古典派舞劇如「山林女神」(Les Aylphides)和「天鵝湖」(Le Lac des Cygnes)，前者所用的音樂是由蕭邦所作幾支很秀美的序曲舞曲和夜曲所編成；後者的音樂則爲柴可夫斯基的創作。再下一星期則演意大利名作曲家凡爾第的著名歌劇「茶花女」。歐洲各國許多有名的音樂演奏家和歌唱家爲了政治關係或戰影響都跑到美國來，所以現在美國的音樂界眞可說是人才薈萃。作者不禁希望能在這裏多留些時候，多聽些音樂。不過這是不可能的；來之匆匆，去也匆匆，待他日再來詳細欣賞吧。

時間短促，不能在好萊塢多玩幾個地方。露天劇場之外，只在電車中經過幾條和別的城市一樣的街道；便談不到看見那位影戲明星。在電車裏那位慣習艷姿的青年指着一間裁縫店說：「那家鋪子專做最時髦的衣服，許多影戲明星都到那邊去做衣服」。過一會兒，他又說：「你大概聽見過『椰林』咖啡店吧，那地方離開這兒不遠。許多明星常到那邊吃飯和跳舞」。在到露天劇場去的途中和友人說笑：「也許在劇場裏可以碰到幾位明星，也許他們就坐在我們前面。」一發現他們，高聲喊着：「看呀。那個是斯賓塞屈賽，那個是格萊泰嘉寶，那個是狄安娜竇萍！」那不是很有趣嗎？」這個夢未曾實現；世界大得很，好萊塢也不太小。

歸途中又在電車裏認識一位美國青年，和他談話許多。他在洛杉磯做事，認識好些藝術家，常到好萊塢碗去聽音樂會。這種到處可以和生人談話的風氣，在英國是很不常有的。爲了袋裏剩餘的美金不多，不能再到別地方去玩，時間也不早了，還得等車行坐一點鐘的電車；所以只好又經洛杉磯返聖柏特羅船上。第二天因爲十二點就得回船，不夠時間再到遊城去，只能上去聖柏特羅再走一走，買點東西。回到船上，看見甲板上堆積着一箱一箱的水菓蔬菜等等，有被太陽光吻過(Sunkist)的橘子，有和少女雙頰一樣紅的蘋果。不禁想起在歐洲可憐的人們，他們已經一兩年沒有看見過新鮮的水菓了！午後船又啓行，開始橫渡太平洋。

三、檀香山和珍珠港

離開了聖柏特羅，因爲船向西南行駛，天氣隨又一天一天地熱起來。夜間燈光不外露的規則又實行起來，不過執行不若以前嚴厲，所以晚上於熄燈之後就把窗打開。

八月三日晚七時到檀香山，船停泊在很近海關的一個碼

頭。海關鏡樓的每個牆壁上都有「Aloha」這個字。Aloha是夏威夷人請安問好的話，也可以當做「歡迎」和「再見」。作者以前常常唱『Aloha Oe』這支歌曲，現在看見Aloha這個字，不禁有「如見故人」之感。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波羅模型。全體船客都得到許可，於船在港裏的時間內任意上岸遊覽。聽說船需要一點修理，所以預備在此停一天。

晚飯後和同學們上岸觀光。因在夜間，又沒有地圖，所以只好朝着燈光多處走，第一印象是居民種族的複雜，路上可以看見本地人（夏威夷人），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美國人，英國人等等。因時局關係，夏威夷群島已經成為一個大軍營，檀市的街上可以看見許多美國水兵和陸軍兵士，各咖啡店和酒店統差不多滿座。

檀香山除去本地人之外，日本人最多，約佔全人口三分之一。有幾條街差不多全是日本店舖，到處都是日文的店號。中國人居次位，美人第三。那時候大多數的店舖，已經關門，袋子裏美幣又太少，不能多買東西。跑到一家中國舖子裏買幾份報紙和些花生米，回船之前跑進一間飲冰室吃冰淇淋（船上沒有冰淇淋也沒有花生米吃），展開中文報紙讀。旁邊坐着的一位僑胞看出我們是中國人，便過來用國語和我們談話。大多數的華僑只會講廣東話，不會講國語。這位原來是山東人，在此做絲織品的生意。承他招待到他的舖子裏去，坐談一小時纔回船。

第二天有些同學因為護照滿期，就到中國總領事館去辦展期；有些同學則到著名的Waikiki沙灘去游水。作者和另一位友人跑到幾家銀行，想換一點美幣，不料那時，兩家銀行都不收英幣。想到沒有辦法，就到英國領事館去，看那邊收不收英幣。到了那邊，辦事人員說他們也沒有辦法，又說早上不知道來了多少人同要換錢。談了好些時候，還是得不到要領。失望之餘，正想走出來，旁邊坐着的一位英國人（大概是辦事處裏的）忽然說他願意換一點美金給我們，每英鎊換三塊半美金。我們喜出望外，各人換了一點走出來。

換了錢之後，坐公共汽車到一家波羅罐頭廠去參觀。在船上看見的那個大波羅模型原來就是他們的水塔。夏威夷群島出產很多波羅和甘蔗。這個波羅罐頭廠是幾個廠中間最大的一個。平時只僱用一千多工人。夏季收穫波羅的時間內（約三個月）則僱用到一萬四千人之多；其中三千人在波羅園工作，剩下的則在廠內工作。廠內僱用許多年青姑娘，專門招待客人參觀。她們穿着很漂亮的制服，頭上戴着一頂和波羅皮一樣的帽子；本地人，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美國人都有。她們帶客人到各部參觀，請客人吃波羅，喝波羅汁，並且送幾張畫片，完全不取分文，又不接受任何酬謝。廠中工人以日本和中國女子居多；有的看起來十分年青，好像只有十三四歲。不過聽說她們都不在十六歲以下；因為美國法律規定工人年齡不能在十六歲之下。同一年紀，東方人看起來常比西方人年青。男工工資每小時五毛美金，女工每小時四毛七分半。因為正在趕工，怕波羅壞掉；所以許多工人每星期做七天，每天做十小時。好些工人還在念書，三個月中間所賺到的錢幾乎可當讀一年中學的費用。擔任招待的姑

娘中，有的正在夏威夷大學讀書。

參觀罐頭廠之後，跑到一家旅行社去要一張檀市地圖，然後回船吃午飯。飯後休息一會兒，看看報紙地圖。因爲天氣炎熱，就跑到一家影戲院去看戲，裏面有冷氣。出來買些應用的東西。晚飯後許多船客跑去看檀香山特有的草裙舞。作者則和友人到Waikiki 沙灘去散步；打算第二天去看草裙舞，想不到第二天却抽不出閒工夫去看。那幾位到領事館把護照展期的同學經人介紹認識了幾位華僑，承他們招待，並約定第二天把全部中國同學帶到各處遊覽。

八月五日一早就有陳鄭兩位華僑開汽車到碼頭來接我們。先參觀兩處華僑學校——明倫學校和中山學校，前者有一千三百多學生（小學和中學），後者也有七百多學生。那時候正在暑假期內，所以只有暑期補習班的學生在上課，午飯應一位姓鍾的華僑之請。離開英國之後，這是第一次吃中國飯，所以倍覺得有味道。飯後分兩隊到幾個地方遊覽。先到一間華人養老院，裏面有一百多位年在七十左右的中國人在那邊安靜地度他們的晚年。繼到水族館，裏面有許多顏色不同的魚，都是從附近太平洋中捕到的。作者正在欣賞一條顏色鮮艷的魚的時候，鄭君說午飯所吃的就是這一種魚。魔術煮熟之後，顏色就不見了。

從水族館出來，開車到著名的『珍珠港』去觀光。該港和檀香山同在Oahu島上，離開檀市不遠，是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中最重要的根據地。最近因爲時局關係，該港更成爲一個要地，日夜都有許多軍士和工人在那邊工作。路上遇見許多下班的工人開汽車回市來。工人裏面有不少的中國人和本地人；不過據說一個日本人都不敢用。該港四周十年來添建了許多軍營，附近也開闢了足球場棒球場等等。遊客當然不能走得太近軍港，從遠處就可以看見停泊港內的許多軍艦，裏頭有一艘航空母艦。（附註：想不到四個月之後，日本的潛水艇，轟炸機，魚雷機便偷偷地到這裏來襲擊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和破壞軍港的設備！想不到這地方竟成爲全球大戰的爆發點了！）

是晚被一位姓黃的華僑請到一家菜館吃了一頓很好的中國飯。飯後到附近一家中國戲院去看廣東戲。那晚下雨，所以來看戲的人不多；觀衆裏也有些美國人。該院名金山戲院，是檀香山唯一的中國戲院。作者看廣東戲，這是第一次，從前老以爲粵劇和平劇差得很多，現在看來，除去用廣東話說白唱曲之外，台步，表情，全劇結構，武藝部分和平劇幾乎完全一樣。已經好久沒有看中國戲了；這幾年來老是看外國戲。唯一的例外就是一年半前在倫敦看熊式一所編的『王寶川』（Lady Precious Atream），由外國人穿中國服用英文演中國故事，看起來有趣得很。

十點半就得回船上，所以不能夠等到戲完才走。出戲院之前，被帶到後台去參觀，和藝員談幾句話。一位調皮的同學還揩油了一把木刀帶回船上玩。第二天一醒來的時候，船已經離開碼頭相當遠了。不辭而別，太對不起了。穿好衣服，跑到艙面遙望這『樂之島』，這『太平洋中的十字路口』（“Cross Road of the Pacific”）恍惚聽見岸上送來了悽惻的歌聲：

“Aloha Oe! Aloha Oe! Eke ona Noho i ka lipo”

（別矣！別矣！我將永在花間等着你回來。）

四．斐枝——太平洋中的一羣小島

從檀香山到星加坡最短的路線就是經過菲列濱。這時候英美和日本的關係正十分緊張，而夏威夷羣島和菲列濱羣島之間却有一大羣日本代管的島嶼；所以船只好先向南走，到英屬斐枝（Fiji）羣島以後，才朝西經澳洲和荷屬東印度，然後轉北到星加坡。檀香山處西經一百五十八度，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五分；斐枝首府蘇瓦（Suva）則處東經一百七十八度二十分，南緯十八度。所以這一段航程中有兩件值得紀念的事情：第一是跨過地球的赤道，第二是跨過一百八十度的子午線，就是所謂『時日線』（Date Line）。

船於八月六日離開檀香山，十一日晚八時半經過赤道。船上出賣一種所謂『越線證書』（Cross-the-Line Certificate），證明持證者確曾越過赤道。每張證書出賣兩先令六便士，所收到的錢都捐入英國海員福利基金裏頭。由推算得知下個星期一（十八日）可以到蘇瓦，而時日線很近蘇瓦，所以星期日這一天應該刪去。不過船在大洋中行駛，有時『與世無爭』；所以隨便刪去那一天都行。很多西洋人認星期五為每星期裏頭最不幸運的一天。也許是為了這個緣故，船長下令把星期五（十五日）刪去。船繞着地球走，時鐘常常得改，才會跟地方時符合。離開檀香山之後，每天時鐘最多不過改慢十分鐘。星期四晚上貼出來的佈告却說是晚時鐘將改快（即前移）廿三小時五十分鐘。第二天醒來的時候已經是星期六了。雖然個人的日記裏因此而缺少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五這一天；不過這不是說一生因此而少活了一天，也不是說比一位同年同月同日生出來而是不出戶的人少得到了廿四小時的光陰。四年前，正差不多這個時候從上海經過星加坡、印度、和地中海到倫敦，沿途不曉得有多少次把時鐘改慢；這次離開英國，橫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沿途又不曉得有多少次把時鐘改慢。所以這四年內有好些天活了不只廿四小時，而是廿四小時十分，或廿四小時半，或甚廿五小時。現在是『Day of Reckoning』（清算之日）了。以前多活了好些十分鐘廿分鐘，現在少活一天。半斤八兩，豈不是十分公平嗎？

十八日早上一醒來已經在蘇瓦港內了。該港三面被山環抱，成一馬蹄形。十時半全部船客都得到許可任意上岸觀光。斐枝羣島是英國的屬地，所以換錢毫無困難。當地幣制也是鎊，先令，便士；不過匯率不很固定。那時候一英鎊可以換斐幣一鎊一先令八便士。本地人和非洲人很像，頭髮都很長。男人大多數穿裙，和蘇格蘭兵一樣。上岸走不到三分鐘，在一個拐彎的地方看見一塊招牌『Chungking cafe』（重慶咖啡室）；原來在這個南太平洋的小島上也有不少中國人。路上也看見了不少印度人。後來一打聽才曉得斐枝羣島十八萬人口之中，印度人佔十一萬，中國人差不多兩千。到銀行換錢到郵局寄信之後，就隨便在街上跑跑，買些報紙雜誌和風景明片。當地出很多玳瑁（即龜殼）和貓眼石，許多店鋪都出賣用這種東西做成的煙盒，煙管，各種裝飾品和紀念品。

下午再上岸去拜訪我國派駐斐枝的陳領事和當地幾位華

五二—二四四

僑。陳領事和同行的一位王君是老同學，他和一位姓郭的華僑開汽車帶我們遊覽全城。郭先生在斐已經三十年，對當地得很好。我國之外，只有美國也在此地設領事館。那時候因為時局緊張，剛從澳洲和紐西蘭開來了好些軍隊，又正在趕設防禦工事。〔註：斐枝一直沒有淪陷過，不過前年一定飽受了一場虛驚。現在斐枝是美國到澳洲的交通線的一個重要據點。〕斐島因處大洋中，地氣很潮濕；有時候又有很大的風雨。所以房屋需要特別的構造：或多建一層；或把整座房子擱在幾根柱子上面，地板高出地面數尺。這樣使濕氣不直接上來；下大雨的時候，積水也不致於淹到地板上來。聽說括大風的時候，人在戶外站都站不住，有時候鎖着的門都被吹開。大雨一下，全城即成澤國。

八月是這裏的冬天（南半球的季節和北半球正相反），可是並不怎麼冷（因為離開赤道只有十八度），溫度華氏七十幾度。車開到一個本地人住的地方，許多本地小孩子都上來說『Mola, mola』（好，好。）可是問候之後便伸出來說『Penny, penny』（便士，便士）。和本地人合照幾張相之後，就到陳領事家裏喝茶談話，並聽當地最有名的一首情歌的唱片，歌名『Isa Lei』，許多書舖裏都陳列着這支歌的歌譜；有些棹巾和枕布上面也繡着這兩個字。斐枝的『Isa Lei』可說是相當於夏威夷的『Aloha Oe』歌曲。晚上被郭先生請吃晚飯（中國飯），八個中國同學之外，在船上認識的一位英國朋友也同來。郭先生，郭太太，陳先生，陳太太之外，還有郭先生的兒女四位，和另外四位親友，海角天涯能有這麼多的同胞聚首一堂，談笑交歡，實在難得。吃飯的時候學了一句斐枝話：『馬代禾』，和我們的『謝謝』相差不多。我們一有中國飯吃，誰不成為『馬代禾』呢！飯後大家彈琴，唱歌，跳舞，談話。孩子們拿出他們的 Autograph books（簽字簿或紀念冊）出來，要我寫些東西在裏面，有的人一拿拿出兩本來。一位同學在每一本裏面都寫『中華民國萬歲』六個字。同學中善繪的一位替孩子們繪像。大家又同唱『義勇軍進行曲』。同學們一聽說陳太太平劇唱得很好，便堅請她唱『女起解』和『賀后罵殿』裏的兩曲。同學中也有二位站起來唱『打漁殺家』——『悔恨那呂子秋，為官不正……』生，旦，說白，過門，鑼，鼓全由他一手包辦，鬧得滿堂大笑。那位英友雖然不懂漢文，也覺得十分有趣。後來大家又合拍幾張相，一直玩到深夜才回船。

第二天因為上午十點半就得回船，所以早上岸買一點紀念品，就趕快回船。一位同學買了一條玳瑁製的手錶帶，買的時候錶沒帶在身邊，回到船上才發現錶帶太寬，裝不上手錶。這時候船快要開了；急壞了這位同學。幸虧得到了船員的應許，才趕快上去換一條。

別矣，斐枝。甚麼時候再來看你？

五．望加錫，檳榔，仰光

離開了斐枝群島，船向正西走。八月廿六日到澳洲東北部一個小城名 Coirn。世界六大洲到這時候都經過了。心裏覺得很高興，準備着上岸去。在斐枝換了一點澳幣，預備到這裏一上岸就可以用，省得再麻煩。事有出人意料者：船

停下兩小時，接上了一位領港，領港上船以後，竟再往北開，真是令人大失所望。廿八日到澳洲的東北角，船停下來使領港的舵手下去，便再向西行駛。九月二日下午四點左右到荷屬東印度西里比斯島的首府望加錫（Makassar）；即刻有移民局的官員上船來查驗護照。船客因爲事前不知道要到這裏來，都沒有過境證。官員謂沒有過境證不能上岸。經過了幾小時的交涉，才允許全部船客上岸遊覽，不過船客只能帶荷幣或美國紙幣上去，英幣和他種銀錢都不許帶。晚飯後和一位同學上岸，在海關檢查處等了好些時候才得通過。大家排隊一個一個把英國錢留下（擱在一個信封裏頭，信封上面註明姓名），把帶出去的美幣登記，再經過一條狹廊，給一位檢查員檢查。

望加錫在荷屬東印度裏頭，熱鬧比不上巴城泗水等，不過也是一個重要的海港。出了海關，找到一家中國鋪子，請裏面的人代僱洋車到換錢的地方。這裏洋車不用人拉，都裝着脚踏車的齒輪，車夫用脚踏；每架可以坐兩個人在前面。各機關的辦事人員也大多數乘脚踏車來往。在歐洲，荷蘭國內用脚踏車代步者比別的國家多。荷人這種習慣很快地就傳到屬地來。洋車夫都是本地人；我們不會說馬來話，所以請人代僱車。先經過的兩條街幾乎全是中國人開的商店，使我們覺得好像已經回到國內一樣。華僑差不多都會講廈門話。南洋一帶最通行的華語就是廈門話，懂得廈門話的到這些地方有許多方便。換錢在一個國際俱樂部裏頭（晚上銀行關門），到那邊把檀香山用剩的美幣換成荷幣。然後在街上隨便跑跑，臨時結交了幾位華僑，和他們談談話。

第二天又上去拜訪我國駐望加錫的王領事和幾位華僑，並到各處遊覽。中午王領事請吃飯，又是一個盛會，大家聯話談得十分起勁。主人很關心歐局近況，和歐洲戰時的情形；我們則很想知道當地各種情形。談得幾乎忘記船快要開了。

船向西北繼續行駛，經過星加坡不停。九月九日早上到檳榔。船公司已經替我接洽一條船轉到仰光。剩下的船客有的換船到印度，有的在檳榔上去，有的坐原船回到星加坡。檳榔是馬來第二大的商港，四年前差不多這時候在赴英途中已經到過一次。那邊有幾位朋友，本來希望這次能再上去看他們，可惜現在沒有時間。原來那條要載我們到仰光的船已經在港內等我們三天了，所以一吃完午飯就搬過那條船去。過去的一共有五位中國同學和七位英國人，這些英國人中間有六位要到中國去擔任救護工作。

坐小汽船到了新船，才發現這條船原來是一位老友，從前在國內沿海走來走去，乘坐這條船不下十次。我們十二人之外，船上另外只有一位船客，人少房多，所以每人可以住一間房。上船不久就開船。經過原船的時候，向在船上的人遠遠地揮手告別。

現在坐的這條船，排水量只有本來那條船的四分之一，沒有多少地方可以走動，各種設備不如原船完善，飯也差得多。比較之下，當然覺得很不舒服。第二天風浪相當大，房間在船尾，船又小，所以搖動得很利害。大家都暈船起來。作者十年來坐了不少次數的船，這是第一次暈船。以前常向友人說：「I am quite a good sailor」（我是一個很不

錯的水手，（意即我不會暈船的），此後得少吹牛了。第三天風浪小得多，可以起來看看書，玩玩紙牌，在艙面做點運動。九月十三日到仰光。

在倫敦請求的緬甸過境證是六月十日領到的，有效期間三個月，到現在已經過期三天了。海關人員上船來，說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海關不辦公，勸我們還是先把行李交給他們帶上去。他們也把我們的護照拿去，替我們去詢問上級官員，看看在這種情形之下能否讓我們上岸。一直等到下午兩點鐘，護照才送回來。一上岸就到海關去取行李，可是負責的人已經離開了。沒有辦法，只好等到星期一早上去取。到一家華僑開的旅館開幾間房間。身邊一點東西沒有帶，天氣炎熱，走路走得滿身是汗。那時候銀行都已經關門，沒有地方可以換錢。幸虧旅館主人答應先給我們些盧比用，買些應用的東西，如襯衫牙刷等等。第二天和同學們去散步，並遊覽在市中心的那個佛塔。回到旅館旁邊一間理髮店去理髮，理髮師是印度人，很細心的理，使人覺得十分滿意。記得林語堂說過人生三大快事之一就是兩星期理一次髮，在外國和船上，理髮却不是一件快事，大多數理髮師都是草率從事，對他們的本國人也是這樣。

在仰光逗留了八天。九月廿一日坐火車到臘戍；廿五日坐飛機到昆明。六月十日離開劍橋，在途中剛好三個半月。因戰事的關係才得花這麼多時間在途中。多嘗了許多苦味；也多看了許多地方。有些地方在平時很難得機會去的。只可惜各地方停留的時間都很短，不能夠暢快地遊覽。

六．舟中三月的生活

在同一條船上住下了三個月，時間是怎麼過的呢？頭兩星期是在大西洋危險區域裏頭，所以時刻留心，準備一聽見警報就跑到救生船旁邊。每天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把救生帶帶在身邊。這兩星期天氣相當冷，所以大部分時間都在音樂室或吸煙室裏頭，大家談談話，下下棋，玩玩紙牌。到加拿大之後，船客組織一個娛樂委員會，籌備各種娛樂和主持各種比賽。每人交兩先令，做買獎品和其他的費用。比賽項目有西洋棋（Chess和Draughts），在甲板上丟麻環（Deck quoit），推木餅（Shuffleboard），和甲板網球（Deck Tennis）。後者用麻環代替真的網球，規則和網球差不多，是船上一種很好的運動。同學胡君精於此道，男子雙打和單打都到了決賽才被打敗，對手是英國海軍軍官。旅程後半部舉行一種『柱球』（Skitties）比賽。十根木頭柱子排成一個三角形（從上面看下去），球員把一粒木球從差不多十五公尺的地方向地上滾去。每隊六人，每人拋球三次。撞倒的柱子即刻拿走；全部柱子都倒了之後把牠們重新再排起來。兩隊輪流來，看那一隊先撞倒五十一根柱子。全部船客差不多都參加這個比賽，每六人合成一隊。有些隊名古怪得很，如『破產者』『嬰孩車』（Perambulator）『巾幗英雄』（Amazons），『克遜夫人的小貓』等。後三隊的隊員都是女的。男人多以所要到的地方為隊名。女人都從近一點的地方發球；每人可以拋球四次，男人只三次。結果『破產者』那一隊得到冠軍，大概因為『藝術則工』能。

過了加拿大，天氣不再冷了。沿途所經過的地方大部分是熱帶，所以船上預備兩個帆布桶，一大一小，裝上海水，給船客和船員在裏頭游水。大的給大人，小的給小孩子用。西洋人說海王 Neptune 的王宮在赤道的地方；所以船經過赤道的時候，船上舉行一個滑稽的海王審判。挑幾人化裝做海王，海后，審判官，陪審員，理髮師，醫生，侍從等；把四位海軍軍官一個一個地抓起來審，做得很逼真。審判官宣佈罪狀，頭一句總是：「你這傢伙，不承認海王陛下爲海上的統治者，而說甚麼 Britannia rules the waves（不列顛統治四海），真是大逆不道。」英人對於這種開玩笑，一點不在乎。兩個陪審員拿一塊木餅來決定犯人有罪無罪。餅的兩面都寫着G這個字母，G代表 Guilty（有罪）。丟餅之後，兩人同說：「有罪，有罪。」大家就強把罪犯推進游水桶裏去。罪犯當然也可以和法庭開玩笑，把水潑到各人身上。這一天剛好吹着很冷的風，不過演員還是把這一幕戲做完才走，顧不了冷風吹濕衣，精神真可欽佩。

船上有一只乒乓桌子，擱在甲板上，四周圍着網，船的邊緣也有網圍着。可是網不夠密，所以球常常打到海裏去。有時候在兩小時之內就打了三四個球到海裏去。船上先供給球。後來因爲球丟得太多，球都打完了之後就不能再供給了。船客想打的得由自己到岸上買球去。因此乒乓比賽也就舉行不起來了。

船上有一個小圖書館，藏書二百多冊，給船客借出去讀。我在國外求學的時候，因爲忙於科學的書，沒有多少剩下的時間讀文學和其他普通的書籍。在船上這是個很好的讀普通書籍的機會。這個月裏頭讀了文學，政治，近代史，和音樂的書籍十餘冊，覺得是很痛快的一件事。船上音樂室裏有一架鋼琴。幸虧作者帶些琴譜在身邊，尚可彈奏，並買了好些新的鋼琴曲（多半是蕭班的施律曲和夜曲）。其他幾位彈鋼琴的船客，因爲自己沒帶琴譜，常來借用作者的；所以有些琴譜用到皮都沒有，裏面也一張一張地掉下來。船客中有一位帶着留聲機和些唱片，有時候在音樂室裏頭或者甲板上面開唱起來，自娛娛人。我常聽的是貝多芬的「未完成的交響樂」和莫扎特的那支有名的「小夜曲」Eine Kleine Nachtmusik。

開船以後一個星期德蘇才開戰，這個消息很出乎大家意想之外。頭幾天常有許多船客擠在 Chief Steward（侍者的主管）的艙門口，聽無線電所傳出來的消息。船員有時候把從無線電聽到的消息用打字機打出來貼在佈告牌上，不過沒有天天這樣做。船客每到一個商埠，第一件事就是買當地的報紙讀。

船上有一架小型的影戲映射機和六齣影片，每星期放映一片，每片演兩次或三次，求使全部船客都可以看到。一位船客也把他個人所攝得的馬來和別地方的風俗民情和風景的影片放映給大家看，其中有一部分是彩色片。

同在一條船上三個月，天天都見面，所以二百左右的船客大家混得相當熟。最少走在路上碰到的時候，都可以認出是同船的人。即使在船上從未交談過，在岸上碰到的時候也都打打招呼。船主唯一的應酬方法就是請喝酒，或喝其他的飲料，如檸檬水，橘子水等。大家每天在同一間飯廳裏頭吃飯喝茶，所以不能如在岸上請客人到家裏喝茶或吃飯。

沽酒櫃 Bar 設在吸煙室裏頭，每天從上午十一點開到下午
兩點，又從五點開到晚上十一點。那時間內到吸煙室裏頭坐
下的人幾乎非買點酒或其他飲料不可。最熱鬧的時候是午飯
和晚飯之前半小時，集友人喝『雞尾酒』或他種酒，藉以增
進食慾，所謂 Cocktail Party 是也。聽說有幾位英國人上
船以前從來沒有喝過酒，到船上因為環境關係都喝起來了，
而且喝得很不少。

船客中有幾個小孩子，有的天真爛漫，真是好玩。一般
中國人都很喜歡小孩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小孩們也
常來找中國同學玩。一位同學很常和小孩們在一起，不曉得
是不是為了這個原因，竟得『雞瘟』的病，在床上躺了三四
個星期。小孩們早飯和午飯都比大人早一點鐘吃，早飯八點
午飯十二點；下午五點吃一頓『茶』（麵包點心）等之後，
七點左右就都上床睡覺了。

剛到昆明，人地生疏，沒有多少朋友可找；所以常一個
人在房間裏頭追憶着沿途的一切經過，像開倒車一樣地重溫
過去：想到仰光的佛塔，望加錫的腳踏洋車，雲枝的玳瑁商
店和土人 Mola Mola 的叫聲，檀香山海關鋪樓上的 Aloha
和未曾看到的草裙舞，好萊塢的露天劇場和音樂會，巴拿
馬運河的水閘和兩岸葱翠的草木，紐約的冲天高樓和百老匯
炫目的燈光，大西洋上的冷風和巨浪。又想起沿途認識的朋
友們和各處盛意的招待。倒車很快地就開到英國，由蘇格蘭
而英格蘭；在那邊的朋友們的影像即刻就映現在眼前。這時
候劍橋的『仲夏草地』上面大概滿是落葉罷；離開的時候杏
花剛剛開過。回憶比電流還要快，一轉念就用 Mindes eyes
（心目）看到巴黎的魯佛宮，馬賽小山上的教堂 Notre Da-
me De La Garde斯督霍姆的市政廳，波羅的海中的小島羣
，英國得夢州 Devonshire，的海灘，莎士比亞故鄉的紀念
劇院和愛芬河 River Avon，開羅的博物院和金字塔，亞丁
的古代蓄水池，馬爾他和吉布魯陀的海軍港，印度和南岸的
熱帶風光，和八一三時候的上海。地球在宇宙中不過是一粒
不算大的恆星（太陽）的一件小小的附屬物而已；對於人類，
牠卻是一個『世界』了。用一生的時間來遊歷全世界各地，
恐怕也只能經過一小部份而已。到過的地方，無論印象好壞
，都成為不容易忘記的朋友。向尚未會到這些朋友的讀者介
紹這些朋友，就是寫本文的目的。希望已經會過這些朋友的
讀者也能夠藉此機會重逢故人。對於同一個地方，各遊客看
法不同，結果所得到的印象常常差得很多。讀別人所寫那地
方的遊記好比是從一個不同的角度重遊故地一回。

China House

12 Russell Street

Calcutta

加爾各答中國招待所

—國人自辦國外高尚旅館—

●現代設備　歐美餐點●

預訂房間：請就近向中國旅行社接洽

三過贛州

萬千

我很僥幸，在短短的數十天內，竟有機會三次道經贛州——後方一個最整齊嚴肅的都市，六七年來始終未爲香港、或上海所捲入的浮囂奢靡的濁浪所淹沒。

我第一次經過贛州是本年三月十一日，祇逗留了兩天；第二次到贛州是四月二十二日，也祇就擱了四五天，第三次再在那裏經過，時間比較從容，故得自五月二日起，一直住到十四日才走。三次合併計算起來，我在贛州駐足的時間大概是整整的十九天。

贛州第一次給我的印象是一團朝氣，什麼都好，除了驚異和贊嘆之外，使我不能贊一辭；而它第二次給我的印象則是親切和可愛，我彷彿覺得已到了自己的故鄉，它有一種寧靜的氣氛可以給我休息和安慰；及至第三次較久的逗留之後，我把它看得更清楚了，雖然也發現了若干「豈能盡如人意」的缺點，但我還是非常的喜愛它，並且很固執地認爲就行政效率而論，在現階段的中國，贛州是有理由可被稱爲模範區的。

因爲還在兩三年以前，我已聽到不少人講起關於蔣經國先生經營新贛南的成績，——不過在淪陷區裏，他們是把他渲染成夏伯陽一類專長指揮遊擊戰底英雄的，這顯然是遠道的誤傳。——所以到了江西，便急於想見見所謂「新贛南」的眞面目。

三月十一日上午，汽車開進了新贛南的境界，沿途都可以看到許多新培植的林場，並陸續發現一座座木製的牌坊，頂上一律橫寫「發揚正氣」四字，兩邊木柱上的標語，則各不同，極盡刺激策勵之能事，所以不同情蔣經國先生的人往往認爲「口號建設標語政治」的譏刺。其實平心而論，在新贛南區域以內，口號或許確比別處喊得響一些，標語也或許確比別處貼得多一些，可是我們必須承認蔣先生所喊出的口號或貼出的標語都不是空洞無聊的高調，例如他所揭櫫的「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書讀，人人有工做」的四大綱領，經他努力推行以來，委實已做到了相當程度。在新贛南，大商家、大地主、大富翁或許眞比別處少，但陷於赤貧之境的老百姓却也罕見；並且就一般情形說，社會上遊惰的風氣也還不如其他各都市之甚，不要說南康大庾等那些小地方，就是在新贛南的中心——贛縣，也很少有人空着身子，「吊兒郎當」的在街上閒逛的。或者竟可以說民衆已被訓

五二—二五〇

總得走向勤儉樸素的路上去了，無論大街小巷，終年都被收拾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像曲江衡陽桂林各地那種亂七八糟，骯髒污穢的情形；在整個新贛南是永遠沒有的。這，無疑地是由於民衆的已被訓練成熟，能夠和地方政府合作的緣故，否則無論當局雇用多少清道夫，如果民衆依舊把雜物糞便等向街上亂丟亂拋，也是永遠無法收拾的。

又如蔣先生所喊的「澈底禁絕煙賭娼」的口號，也可以說已經完全做到了。理由很簡單，就是他在喊出這個口號以後，還能切實而又嚴格地執行；據友人譚君告訴我，一兩年前，贛縣有一位大富翁的兒子，因吸食鴉片被捕，依法就得鎗斃，那位富翁最初還不十分焦慮，以爲祇要挽幾位有地位的人上專員公署去講講情，拼着付出一筆罰款，兒子的生命總是不成問題的；那知奔走了兩三天，情形就不如他所理想的那樣順利，多數有地位的人都聲明無能爲力，拒絕替他說項，此外雖有很少的幾位願意替他試試，但也先後失望而回。這才使那富翁覺得嚴重起來，忙不惜代價的求到了鄰境一位封疆大員的親筆信，以「四房合一子」及願獻軍費「伍百萬元」爲理由，請把那個吸鴉片的青年的死刑免去，總以爲這一着是萬無一失了。不料信遞進去以後的第二天正午，却傳來了他兒子已被執行鎗決的消息。因爲蔣專員能夠這樣堅決地守定命令一經公布，任何人不准例外的原則，所以煙毒在新贛南眞可以說是掃蕩淨盡了。

我有一天在朋友的辦公室裏，碰到一位某校的某教官，他以前就是在專員公署當秘書而因他太太的一場雀戰被撤職的；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並且不乏爲某君叫屈，認蔣專員處分過當的。可是據某君自己表示，却以爲他們夫婦所受到的處分十分合理，甚至他始終覺得祇有在新贛南還可以眞正的做一些工作。事情的經過如下：

當某次他奉公出差的時候，他的太太約了三個女朋友在家裏打牌，不幸爲警察發覺，照例連賭具一併提了進去。依照蔣專員的命令，凡違犯賭禁的人不分官民，不論性別，都得受到三項處罰：第一是罰跪三天，跪的地點就在中正公園內的一座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下，正是遊人最稠密的所在；第二是遊街三日，犯人必須戴着上書「賭棍」兩字的高帽子，披上貼有同樣紅字的囚衣，在大街上繞行三天；第三是拘禁三月。任何人都不得寬免，這樣，某君的太太儘管有爲秘書夫人，自然也祇得爲了她自己的無知而在千萬人面前丟一次臉了。當時很有不少人在猜測，也許因爲某君是蔣專員自己的秘書的關係，那位太太或者可以在這三項處罰中免去一項甚至兩項，不料這個「反法治」精神的想法在新贛南是永遠錯誤的，蔣專員不但照着規定的辦法，處罰了某太太，而且還立刻發下手諭，把某君撤職，他的理由是某君本人雖未參加賭博，但他身爲專員公署秘書，對於禁賭的法令早應深悉，如何還在家裏私藏雀牌，所以也須處罰，僅僅因爲這件案子發生的時候，他自己因公出差，不在家裏，才能這樣「從寬」撤職，否則他一定也要被當作賭棍處罰的。

自此以後，大家對於蔣專員的執法嚴明，當然更多了一層認識，而賭博在贛南也就澈底禁絕了。

在另一方面，贛南的勞動服務也是一直極認眞地推行着的，當公務員參加勞動服務的日子，街上的民衆，往往可以

着見證諸結喫的蔣專員，穿着一件背心，很謙和地對着清大批公務員，在烈日下跑步前進。這使一般向來習慣於乘陰涼」「敷衍塞責」的生活下的人看了，暗暗給他起一個「蔣瘋子」的外號了。

然而，蔣經國難道真是「瘋子」嗎？大家請仔細想一想——不要專為自己想，同時也為國家民族想一想，就覺是他瘋還是說他瘋的人瘋！要說蔣先生是瘋子的話，那末我敢說，現在中國所缺的就是這樣瘋子！

贛縣縣長老先生告訴我，蔣先生並沒有什麼特別驚人之處，也沒有什麼神奇的施政秘訣，祇知道切實奉行政府一切法令而已，然而這樣已經夠了；我認為如果全國各地方的行政機構，都能切實奉行政府一切法令，中國必然早已有了辦法，絕對不會容許敵人再前進一步了！可惜的是大家都不把法令當一回事，甚至還以切實奉行為多餘，為發瘋。嗚呼！我欲無言！

在贛州作客的時節，祇有兩件事覺得不大順眼：第一件是街上野狗太多，第二件是人力車夫態度傲慢，要的車錢太大。前者的理由不明，後者似乎是車夫誤解「勞工神聖」這一名詞的涵義之故。

凡到贛州的人，有一處是不能不去參觀一下的，那就是距城約三十六華里的兒童新村。

兒童新村是由賑濟委員會，戰時兒童保育會和贛南行政專員公署聯合主辦的，但實際上，負最大責任的是蔣專員的那位蘇聯太太。聽說每個月所缺少的經費，都是由她設法籌集的。這個特殊的小村落建築在一片赭紅色的山坡上，（建築物也是赭紅色的居多）大約有二十多座很高大寬敞的西洋式的平房散佈在約四五百畝的地盤內。

兒童新村以正氣小學為主，輔以幼稚園及托兒所。我那天去的時候很匆促，中間還碰到一次空襲警報，所以看得並不十分仔細。大概的說：正氣小學約有學生五百以上，（似乎都是男性）分為十保，每保分三班上課，各有一位教師負責；睡覺的時候，則每保分為四寢室，每室十四人，也各有一位保姆負責監護。他們穿的都是學校所供給的制服，單的，夾的，棉的，每人大約有四套，襯衣襯褲一星期洗兩次，換衣服的日子也以班為單位，所以每班的兒童都穿同樣的衣服，而和其他各班則不同。

正氣小學的寢室的特點是內部寬敞，光線充足。兒童們的被褥也收拾得相當整齊，每一張床鋪上的被褥在白天都是捲起的，到晚上再攤開。一切灑掃工作，都由兒童自任，比較粗重的工作，如挑水之類，則有工友代勞。

兒童體格都很健康，但臉上和兩手並不像你理想那樣的乾淨。

我並沒有看到他們吃飯，據一位姓周的老師說，他們也是每天三餐，有時候吃米，有時候吃麵，菜蔬自己地上種得很多，番茄，洋山芋，青菜……什麼都有，差不多可以自給自足了。平時吃葷，每隔十天殺一口猪，大家打一次牙祭，所吃的猪也是村裏自己養的。

村裏有幾個制服穿得很齊整而赤着雙足的小警察，担任着維持秩序的工作（兒童幾乎全赤足）；他們好像是由年齡較長的兒童中選出來輪流當值的，對於來賓禮貌很周到。

距離小學部約白碼路遠近，有兩所相毗的圓屋子，那就是幼稚園；以一間爲宿舍，一間爲教室。教室裏的桌椅也全是圓形的，非常好玩。所容納的幼稚生大約在五十名左右。

在幼稚園的旁邊，另有一所很精緻的小屋子，作爲托兒所。這所的規模很小，祇能容納幼兒十名。設備非常周到，小澡盆，牙刷，小手巾，每人一份，安放得齊齊整整。不能走的孩子都睡在有欄杆的小床上，白天放在屋外，讓他們儘量吸收陽光和新鮮空氣。在裏面工作的保姆兼教師也有七八位，幾乎是一個大人服侍一個孩子，不過她們是分着日夜班輪流工作的。孩子們因爲時常可以看到參觀者的光臨，所以見了陌生人並不害羞，教師們往往還指出一兩個比較最老練的表演一些歌唱之類，給來賓帶走幾許愉快的印象。只是我個人以爲這個托兒所並沒有完全成功：它的設備似乎太精緻了，因此影響到經費，假如再辦得平民化一些，那末我想至少可以再容納一倍的兒童。

這一類的福利事業總是該儘量做到大家可以享受的地步的，否則就失掉了舉辦的本意。

但這樣的兒童新村，在中國的別的角落裏，就不曾再辦到有第二個，並且在這次敵機轟炸的時候，也要把它當作轟炸目標了。（結果並無死傷，只毀壞了一些房屋。）

遊烏尤寺記

陳同

三十二年二月，出嘉山城東門，從小舟渡江，晨煙徐歛，春水半篙，波鱗鱗蕩礫沙石。隔岸，越道子街，循磴道入凌雲山，旭日窺林，若少女含羞凝睇，山下江流淺淺，微風激之，如羯鼓齊鳴，如臨軒雅奏，如離騎披旗奔鼓噪以陣，蕭斷續可聽。初抵凌雲寺，樓閣亭榭，疏落殊有致。遊蹤往來，粉白俊秀，均怡然相悅。繞寺旁而徑，睨大佛巍然臨江，甚壯觀。前行，過東坡讀書樓，路旁開小白花，纍纍如圓珠，香氣勝桂花，而不辨其名，山麓有小港，冬旱水落，漁舟泊沙汀，約計三五，當暖日剛弱。渡港向烏尤山，林木蒼蒨，山徑幽深，遊興更濃。林中鳥聲清脆，忽遠忽近，與山間伐木聲，緩緩相答，而冷冷停絕，迴非人世間。再行達山頂，林間路衍，短徑斜通，極江津；綠竹一叢掩寺門，鐘聲隱隱，縈繞出殿內。香煙繚繞，院宇修潔。寶殿塑文殊如來，莊相莊嚴。中懸大白紙燈，繪花鳥其上，絕古雅可愛。寺有羅漢堂，塑像數百，莊諧不一，窮喜怒哀樂之態。步曠怡亭，登爾雅台，短閣軒敞雅甚。小桃數株，夭嬌出檻。檻外江流渺瀰，棹影橫空，飄飄然咫尺千里，忘其身之所戀。

兩山隔港相望，爲嘉州負郭二勝，人皆振凌雲之名，吾獨羨烏尤之靜。

永利化學工業公司

川廠戰時出品

製鹼部：

種類	成份
白超純鹼	98%
白特純鹼	96%
本色純鹼	93.5－95%
小蘇打	99.85%

用途

玻璃　製藥　染色　照相
造紙　肥皂　淨油　發酵
紡織　洗毛　冶金　藥劑

煤焦部：

焦炭、三層炭
獨層煤、合槽煤

工　廠：四川犍為縣五通橋新塘沽
辦事處：重慶保安路一一〇號
　　　　沙坪壩上中渡口六號
電　話：四一〇八四・六二三九號

中國唯一畜產商業
組織專營各種畜產
運銷國內外信譽久著

四川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設在重慶
總經理：古耕虞
電話：四二一四五三

贛南走馬

劉恩慕

沒有給卡車顛拋，吞風沙，已有大半年了。由曲江到南雄，雖然僅僅八九十公里的平原路，但是，路面壞，司機開得「慌」，顛簸得也夠受。爲着要在南雄換車，便在贛南酒家吃午飯兼休息：酒家的闊綽的廳房，磨沙玻璃的窗葉，紅梨木鑲雲石的椅桌，雖舊一點，但氣派總與戰時這一個小城市不大相稱。由南雄北駛，越過了小梅關，還不知道，但是，據同行的人說，有名的「嶺上梅」，本是在舊官道上的大梅關，那兒的梅林也凋零殆盡，小梅關更不消說了。到達大庾，已是日落時分，車只路停片時，那相當宏大的公路局，高聳的陣亡將士墓，都是十多年前余漢謀將軍在那兒坐鎮時的構築，使人想起大庾在內戰史上是怎樣一個軍事重鎮。

爲着當天要趕到贛州，日落後還是行車。在星光下，比較平坦的公路上，沒有篷的卡車，冒着深秋的晚風，掠過兩旁黑的樹影。沿着閃爍着水光的章江，飛也似的駛去。雖然有點寒，但在清新的夜氣中，倒另有一種風味，連灰塵也像是沒有揚起。青龍村，黃龍村，新城——王陽明先生逝世的所在——都在黑暗裏越過了。到了有電燈亮的地方，車停下來，那就是贛南第二個大城南康。然而時間不許我們停留，卡車還是向贛州駛去。

一 滿城燈火入贛州

差不多下午八點鐘時候，我們終于到達我們的主要目的地，新贛南的中心——贛州市了。

卡車闖進氣勢相當雄偉，用水泥新建的中正門，再穿過一兩條街，便是市中心。燦然亮晶晶的電燈——戰時在衡陽和曲江，在桂林和昆明都看不到那樣亮的電燈——照耀着還沒有收歇而在涼風中顯得冷清清的夜市。在水銀燈的光輝之下，寬闊的柏油馬路兩旁的新建的兩層樓舖戶和牠們塑成的洋雕式的大字招牌，又堂皇又雅靜，有點像從前北平王府大街的氣概，只少了一些霓紅燈。有騎樓蓋着的人行道可有點像廣州永漢路，但沒有那樣熱鬧。由于電燈的異樣光輝和市面的清新寧靜的氣氛，贛州給我第一個印象，就是不大像戰時的光景。然而，當戰時的黑暗面到處都可以感到的時候，新贛南是以代表光明面著稱的，「到光明去」，「光明之夜」是新贛南的口號，贛州市這樣的夜色也許就是光明的象徵吧！

下車後，我們被招待到中正公園內的勵志社去歇息，安頓後便到一家北方館子去吃飯，飲食節約的告示也貼在壁上，但不見得有桂林那樣嚴格，而且也沒有禁酒。在據說娼和賭都已絕跡的贛州，這也許使人感到意外。在「節約」告示的旁邊還有一個字條，叮囑客人們稱茶房們做「工友」，這是新贛南尊重勞動者的表現。幾杯酒和一頓豐盛的飯菜，把整天車行的勞頓恢復了大半，勵志社的「淋浴」和潔白而溫暖的被窩，又使疲乏的我沉醉地一覺睡到天亮，養好精神，準備進行密密排好的一天參觀日程。

二　文化的苗圃

贛州的市面雖然不小，但不像是一個商業或消費的都市，在白天，商場上，和普通的舖子都很少顧客。在防空時間過了以後，像昆明，曲江，桂林所見那樣的行人絡繹的熙攘情況，在贛州是看不到的。這固然因爲贛州不是地當交通要衝，城內人口不過六萬多，而且也因爲贛州城裏沒有甚麼有閒的消費者以及吸引有閒階級的東西——如烟，賭和妓女。連武裝同志在城裏也看不到。也曾有四十八家「高等談話室」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贛州雖然也是贛南以至江西的特產——南安的板鴨，信豐的瓜子，和景德鎮的瓷器等的聚散之所，但是，商業資本在這裏找不到甚麼用武之地。囤積和操縱雖然還沒有絕跡，但因爲檢舉和懲罰嚴厲的緣故，不是斂跡，便是溜到泰和吉安那些較「自由」的地方去。新人學校（囚犯的感化院）裏頭就有一個食鹽摻雜的鹽商，贛縣官營的日用品供應處就是靠沒收囤積商四筒煤油辦起來的。跟商人們談起話來，雖然除了說建設稅較重之外沒有甚麼怨言，但總說生意清淡。很明顯地，贛州不是黃金和人肉砌成的「商人的王國」，像昆明或衡陽那樣，桂林的「香港風」在這裏更找不到。

在他方面，在溫室似的人工培養之下，贛州文化的幼苗已蓬勃起來。矗立在十字馬路中心巍巍的「精神堡壘」，中正公園內新建的博物館，新贛南圖書館，大禮堂，播音台，是這種努力的表現。像博物館這類的構築，都是素朴而雄壯，裝飾也具有粗線條的美。博物館裏陳列着一些動植物的標本，簡單的物理儀器，和繪畫，最特色的却是關于蔣主席與蔣專員的文物。（如蔣主席寫給蔣專員的家書，學生時代的數學練習本，及其他[illegible]蔣家庭照片等）。圖書館，大禮堂和播音台相毗連着，圖書館的閱覽室相當寬敞，據說藏書十萬册，每天閱覽者平均三百人，然而新書並不多，讀者也頗疏落。一個幾萬市民的城市有這樣一個安靜的讀書所在，倒不容易。較吸引我們注意的，是樓上蔣主席的私人藏書室，那裏大半是日文書，而軍事書大佔了日文書的大部分。年破侖戰史，普法戰史，日俄戰史，歐洲大戰史，毛奇戰術那樣較專門的戰爭典籍中也雜有一些社會科學書，如資本論之類。大禮堂可容納一二千人，我們晚上曾被招待去看劇教隊演出的「新烈女傳」，演出雖然平凡，但觀衆却是免費招待來看的抗屬。這禮堂總是屬於贛南的人民的吧。在大禮堂的前門，右邊立着一個石牌坊似的流芳牌，牌上刻有兩個姓王的殉職的縣長的名字。左邊立着一個「除惡牌」，上頭還空着，預備將來刻上「遺臭」者的名字。在形式上這些也許使人

五二一一二五六

想起大時代的「貞節牌坊」和「黨人碑」來，但在內容上牠們是要以民之好惡爲標準的。

贛州也有相當宏大的出版社（中華正氣出版社）和印刷所，書店也有幾家，但跟其他舖子一樣冷落，比起桂林的文化風景」那兒可比是果實纍纍，秋天的園圃，而這兒還是初拓荒的處女地，也許單調寂寞一點，但正有待文化工作者的耕耘吧。

三　孩子們的樂園

「青年的贛州」，這話是與事實相符的，自高中學生模樣的專員以下，所遇到的贛州「公僕」，都是在三十五歲以下的青年人物。但是，更適當的，是稱贛州作「孩子的樂園」。當然，贛州的孩子們的教養，并不是已達于美滿之境，但比較上，在戰時他們有這樣的境遇已算很難得的了。

住昆明或衡陽過慣的人，到茶館或飯館去的時候，感到有一樁頗難應付的事，就是打發那些穿梭似的擦鞋和賣香烟的童子。但是，在贛州，街上除了拿着書包的小學生以外，差不多看不見孩子，而在茶飯館和娛樂場所裏，這些職業的小孩的影子却渺然不見。贛州的孩子們到那兒去呢？

站在新建而朴素的專員公署的大門前警衛的，并不是雄赳赳的武裝衛隊或警察，而是一個十三四歲童子軍裝束的男孩，童軍棍是他唯一的武器，這些小警衛隊是由貧苦的孩子中挑選強健的組成，每天站崗幾個小時。贛州有一個新中國兒童學校，共有三部，每部收容二百五十個由學齡到十五六歲的孩子，不是貧苦的抗屬就是戰區的難童或廣東米荒區的災童。這些學校我們都參觀過了，雖然設備還是簡陋，甚至用一所相當破舊的房子做校址。但是，每一部都有十多個教員管教，每個孩子都發有棉大衣，除了念書之外，還有簡單的手藝學習。更有福的，是廣慈博愛院辦的托兒所的小朋友。我們正要到城裏托兒所的時候，警報忽然響起來，雖然贛州最近遭敵機炸過一次，但市民們走避得頗有秩序，照着各路口的指導疏散的路標跑到郊外去。托兒所的第一部爲城裏住的女公教人員而設，設在城內。我們到所的時候，孩子們已給保姆或他們自己的媽媽領到郊外避空襲去了，但主要的職員還留在那兒。小木牀，小椅桌，雖稍微舊了一點，但還乾淨齊整，玩具和恩物也設備有一些。全所的孩子不過八十多個，第一部專收乳兒和一至三歲的嬰兒，乳兒還是由他們的媽媽按時到所來哺乳的；一因戰時的牛奶和奶粉都太貴，二因所裏的主持人認爲母乳最好，所以只有在附近做事的母親才能把乳兒寄在這兒，斷乳的孩子每天除了吃兩頓頗有營養的飯和一頓粥之外，還吃一頓豆漿和一頓點心。如果吃雞蛋一類的東西，父母就要另外多出錢。乳兒收費最廉，每月不過三十元，其餘的孩子的費用，視年齡的差別，自一百二十元至一百五十元不等，這數目誠然不算大，但寄托孩子到這兒的還是以女公務員爲最多（占百分之七十八），據所裏的職員告訴我們說，孩子們健康的百分率是九四%，自開辦以來，從沒有夭折過一個孩子。坐了一會，警報解除，孩子們被領回來了，多是小臉胖胖的，有結實的小手和腿。後來，我們還參觀牠設在城外的第二部，那是專收三歲以上的孩子的，那實在是一個幼稚園，與平常幼稚園不同的地方，就是孩

子們的食宿都在那兒。我們到達的時候，一班孩子正在作唱遊戲，另一羣孩子正給保姆領着在校外的小土岡上晒太陽，差不多三個孩子就有一個保姆，孩子們是夠活潑的，我們問他們的話，他們都會對答。校內還有一個設備有滑梯，浪橋，鞦韆等物的游戲場。孩子們唱完歌後便連蹦帶跳的跑到那兒去玩着鬧着。有一個胖胖的四歲孩子是跟領我們去參觀的一個朋友認識的，不見他的媽媽同來，像是思家似的，小臉龐露出一股的不高興，呆呆地在一旁，但給我的朋友哄了幾下，便又跟別的小朋友玩去了。郊外一個織毛巾的婦女工廠，裏頭附設有平民托兒所，比起托兒所來，設備是簡陋得多，但是白天寄托在那兒的嬰孩，一點費也不收，在保姆們的照料下，嬰孩們也是白胖可愛。這種設備對于女工們確是一種福音，值得普及。

在未到贛州以前，妻早向我提起中華兒童新村的名字，起程的時候，她還特別叮囑我千萬到兒童新村去參觀，和看看怎樣才能把孩子送到那兒去。對于正爲兒女的教養債所苦的父母們，「兒童新村」那樣的名字的確是有吸引力的。我們離贛州的前一天，我們終于有瞻禮「新村」的機會。

「新村」的村址是在郊外的虎崗，出城渡過章江，再走三幾里的窄公路，一個廣場和一系列的新建築物便在眼前了。踏入那塑着「發揚正氣」四個大字的牌坊，就是「新村」。我們首先被引到兒童賓館去。那是一座精巧玲瓏的建築物，在花木掩映之中，桌椅陳設都很精緻清潔，壁上掛有種種關于兒童新村生活的照片，這給人一種愉快的印象。稍坐一會之後，我們便先到幼稚園參觀去。那是由兩所圓形的建築物構成，一進去，恍惚置身五彩電影片裏頭的小人國裏，那嫩菜綠顏色的小桌椅，小木馬，洋囡囡，無數的新的玩具，那白瓷製的小杯盤，牆壁四週繪的彩色的童話人物也很和諧，那寢室裏的幾十張一樣顏色的小牀，輕輕的被褥給雪白的被單蓋着，像是不染一點塵埃。比起前說的托兒所來，這兒的設備又美滿得多了，甚至小馬桶的式樣也精巧一點。我們還到廚房去看過，那兒的廚師正把牛肉剁成肉糜，還有菠菜，豆腐一類的營養物在準備燒。

誰家有福的孩子能夠列入這裏八十多個人中的一個呢？我心裏在想。

「你的少爺小姐有這樣舒服嗎？」同行中有一個衡陽富商這樣被人笑問着。

「那裏比得上。」他答。

那一羣「天之驕子」正在外頭給保姆領着玩。我謹向他們祝福，我們更向全中國的孩子們祝福。

出幼稚園，我們到藝術館去，那兒的設備還沒有完全，只牆壁上掛着一些風景和帶着童話意味的水彩畫，筆觸有東洋風。「新村」計劃中的音樂館和體育館，也在着手之中。又有「天才學校」，因「天才生」不曾選拔好，還沒有開辦。

新村的「兒童體育場」是夠廣大的，地面很平滑。在中國中等城市裏有這樣好的公共運動場，實不多見。剛開過不久的新贛南全區運動大會，就是在這場上舉行。

越過體育場，我們到正氣小學去。小朋友們正在下課排隊去吃午飯。教室椅棹等雖沒有幼稚園那樣講究，但還齊整

五二一二五八

，學生們穿着所謂「羅斯福布」（羅斯福總統送給中國難童的加拿布）的棉大衣，聽說相當合適，引導者告訴我們說，小學生們是按着新縣制村自治制度組織的。兒童們在村務自治指導委員會指導之下，劃分為若干保和甲，設鄉公所，有鄉長，保長，甲長等，由鄉民代表大會以競選方法選舉鄉長和副鄉長，他還介紹鄉長給我們相見。新村這一個最高領袖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孩，跟我們談話，大方而有禮。

宿舍的設備也是這一點，木床草蓆，窗戶沒有玻璃。但還整潔。有些房門和窗戶破壞未修，據說大約一個月前，敵機飛贛州投彈。在兒童新村也投了好幾個炸彈，事前敵人廣播，要把新村炸為平地，消滅重慶培秀的「抗日種子」，但事實上這些彈只落在空地上，震壞了一些房子，員生們一個都沒有死傷。

據引導者告訴我們，新村是在三十年二日開始建築的，到三十二年暑假完工，全部建築費四百五十萬，是由公營事業的盈餘籌撥的。現有小學生和幼稚園生共一千人，教職員一百零三人，每月經費二十七萬元，員工都吃公糧，學生在今年內發過四套衣服，所需一切東西都由學校供給。學生大部分是難童和徵屬，公務員子弟佔小部分。

新村還有銀行，供應社，農場一類的經濟事業，因我們匆匆參觀，沒有看到甚麼特別的地方。出村的時候，在村的大道上我們還看到小朋友們辦的壁報，形式內容倒還不壞，更可注意的是他們繪貼的兩張彩色時事地圖，說明中國和蘇聯戰局的現勢，有箭頭指出攻守之方向。這可見小朋友們對時事的留心。

也要知道兒童新村的真正的優點和弱點，非要在那兒住一些時日不可，但像我們那樣的走馬看花，至少也感到一種新鮮和明朗的印象。

四　礦業的城

為着時間所限，在贛州僅有三天的逗留。到了第四天早晨，我們便離開這一個新政的中心，再向贛南其他的縣分巡禮一下。這回坐的是專員公署特備的客車，又是白天，沿途可以領略贛南地帶的景物。上午十時左右，南康城——江西的產糖中心，新贛南的新縣——遙在望了。新的建築物一座又一座的點綴在城外的山崗上。因為城小的緣故，城內倒顯得頗熱鬧。我們僅能在南康作幾個小時的逗留，自更談不上參觀，只被領導着在城外城內兜了一個圈，幼稚園，圖書館，縣立中學，企業公司，縣立銀行，日用供應處，都走過了，所得的印象是這裏的建設是贛州的具體而微。那邊山坡徵用三萬多工人弄平的公共體育場，和山頂上矗立着一座四丈八尺的「精神堡壘」，也可與贛州的物質的建設相頡頏。南康日報社也瞻望了一下，資料室整理得不錯，剪報的分類整整有條，這可說是難得，據社長——縣長的夫人，告訴我們說，報館同仁們大多數是大學畢業生，待遇也很高呢。

到了下午二時，我們再上車，趕到大庾去。到達縣城的時候，已經是傍晚時分，為着要到西華山去看鎢礦，只得在大庾招待所歇一宵。趁着天還亮，我們先到硫酸工廠和資源委員會的鎢業管理處去參觀，我們沿着東山腳走，東山是大庾一個名勝的所在，（所謂東山聳翠是大庾一景）下瞰着濛

洞的章江，山上有一些亭台樓閣隱現在青翠的樹林之中，倒是一個頗幽靜的地方，現已闢為公園。我們緩步走上山坡的馬路，山上相隔不遠的地方便矗立着一座堡壘，在叢鬱中顯得有點蒼涼之意，據說在十多年前，山上一帶也曾有過極劇烈的肉搏，染了不少頑強的山民們的血跡呢。

硫酸廠是江西省府和資源委員會于民國二十九年合辦的，資本一百四十萬。一進去，一股的硫磺味撲來。牠應用自製的機器，採用接觸法生產，所生的硫酸，濃度達六十六，只色素差一點，但因資金週轉不夠，及原料（自廣東來）的接濟有時中斷，牠的產量只及全部生產力的四分之一。

自硫酸廠出來，馬路上的電燈已放亮了，到了錫業管理處，由林處長陪同去參觀洗砂和鍊錫。在外行人的眼中，沒有深刻的印象，從林處長的口中我們知道，這裏的錫是出在洪水寨，每年可出×千多公担，值好幾百萬塊錢的錫砂，有幾千的礦工靠着牠過活，管理處的錫砂是向這些用土法開採自由礦工收買的，五成毛砂，二萬八千元一噸。這價錢是遠落時價之後的，比舊有的砂價也低。但管理處為礦工辦平價米，彌補他們的收入。管理處自己沒有雇工開礦，只在探測和為戰後大規模新法開採預立工程上的基礎。林處長還指一個木製的礦場全景的模型和鍊砂機器鐵模型給我們看，那是準備送往明春陪都工礦展覽會陳列的。

第二天我們清早起來，懷着滿胸的好奇心和興奮去參觀著名的產鎢所在的西華山。

如所週知，這一次戰爭不能缺的稀金屬的鎢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五是產在中國的，中國的鎢礦又有百分之八十是產在江西，在江西各礦中，西華山是最大的一個。

我們先坐了一段鎢業管理處派來接我們的卡車，然後下車步行了六七里的山路，便望見西華山了，山並不高，沒有甚麼樹，山頂露出一片嶙岩的白石。到了山上，到處可看見一個一個的礦洞，有水流的地方，裝置着木製的淘床，婦女和兒童在淘洗着礦砂，山水把較輕的石英和沙冲走，沉重的鎢就留在床裏。我們先到收購處去，礦工們扛着一袋一袋的礦砂，把烏黑發亮的金屬物倒出來，辦事人在秤着，驗着。據福利社的負主任告訴我們說：全山的礦工有×千×百人，大部份是自由礦工，管理處自僱的僅有一兩百人。砂工用鋼條開採，每天每人採得的，賣給管理處，每公斤四十元，這兒的礦砂成色不錯，自百分之五十至九十。驗收時憑着經驗來驗成色，只要夠百分之七十五便收下。礦工的米，油，鹽，礦礦和鋼條由處設的供銷社以平價供應，但礦工的生活還是夠苦的。

最引起我們的好奇心的，是進入礦坑前的一刻。我們先穿上油衣，戴上油帽，套上膠鞋，手執提燈，進入礦道去。洞寬四五尺，高約七八尺，水漸漸地自洞頂滴下來，初時還有點亮，後來便漆黑了，空氣越稀薄起來，呼吸感到有點困難。走了半里左右，只看見灰黑的礦石壁，和聽到礦工們丁丁的鑿石之聲。我們還想前進，但引導者說前去不方便，我們只得回頭出洞，雖然好奇心還得不到滿足。但一天八時在坑裏工作的礦工們生活的艱苦，我們至少體驗到一點了。

我們回到招待所便上車與這個礦業的山城作別，但中國戰時工礦業慘淡經營的景象，至今還留在腦子裏。

五二一一二六〇

北征漫寫

劉平格

偷進馬當

第三組的組長王超然，我們第一次見面使我疑惑他不是攪我們這買賣的。學者氣味很濃重，近視眼上架一副玳瑁細邊的托力克，臉團團的，用那英國紳士派的慢吞吞態度給我握着手，帶着顫動一下，舊的陰丹士林制服，乾淨，挺硬，膝蓋上的那條直線摺得筆直，就同毛料子西裝一樣，年紀約有三十開外。

派來的隊員陸陸續續都到了。我們幾個人擠在組長的住室裏，住室裏有一把籐靠椅，一張方桌，一張板舖。這裏有老戈，超然，同我。

「車子上裝備的是些什麼？有多少武力？請你很快的告訴我！」老戈躺在籐椅上，眼睛望着天，嘴裏在拼命的抽着煙。

「一車子冬季軍服，一車子彈藥。夾雜着許多慰勞品，據說還有很多罐頭吧？每輛車子有兩個押運兵，因為有一部車子上的零件壞了，那一部便也不好單獨開。聽說已經派人到九江去拿零件了，今天一回來修理好，明天大概駛過下游去。」王組長很謹慎的報告老戈。

「唔——」老戈倏的站起來，走到板舖邊，「我休息會兒，你們先吃飯！」

大家曉得晚上有事做，吃過飯也都休息去了。超然拿了一床毯子把我，他自己也就跑出去。

這些人真叫我佩服，他們把自己訓練得這樣好。身體就像機械一樣的受着理智的指揮，他們好像沒有情感，但他們的情感在愛祖國愛人類的偉大的思想。他們是實踐者，說吃飯，四五碗填下去，說不吃飯，一兩天不在乎，說睡覺，馬上就去睡，而且是那樣的甜適，不像我這樣膿包，要我睡覺偏偏想七想八的睡不着，等會兒要我做事我却想打瞌睡了。

我很想練習到他們那樣，於是我躺在那籐椅上拼命把眼睛閉攏來，摒去一切雜念，但耳邊他們鼾聲，心裏益發的煩躁。於是掀開那毛毯跑出來，門口站着一個提着盒子的衛兵。通常我們看到的衛兵都是把鎗插在盒子裏的，這兵却把鎗抽出來提在手裏，我由此想到這地方的嚴重，這說明了敵人隨時有襲擊我們的可能。

「這裏離馬當好遠？」

「八里！」這些人答話都像一娘所生的，那樣乾脆。你問他什麼，他簡單的答覆你，他不肯那樣說：「從這裏走大路有十多里，翻山走小路大概只有七八華里。」像這樣的嘛，不肯定的說法。同時他們根本不走那大路。

這裏是四山圍繞的一個森林茂密的所在，靠東邊的茅屋裏也住着三四家人家，第三組是設置在一個祠堂裏，門外是一個廣場，左邊同背後是山，左邊是一道潺潺的流着的泉水，泉水那邊也是叢山，四圍的喬木把這地方團團圍住。右邊山腳下像是我們的來路。

後山頂上那林子裏有哨位，一個士兵揹着鎗在那天與地的交界線上徘徊。他看去好像悠閑而那眸子却異常的緊張。

泉水涓涓的響聲，給我一種引誘，我於是信步的走前去，在一塊石頭上站立了一會，俯下身子看那水十分的清澈，一種冰冷的感覺立刻涼上了我的背脊，我把手試探了一下，的確是冰涼的。那交叉的水紋給我這手一劃，便亂了，但很快就恢復了原狀，那澄清的水底的圓潤的碎石又清楚可見，這假如是夏天我定要把它當冰凍汽水飽喝一頓。

當着晚霞促我回去時，老戈正同超然兩人伏着身在研究那桌上擺開的地圖，老戈的眉頭皺得很緊，好像有很大的困難樣的。

「你也有什麼困難麼？」我看他那樣兒很着急，在他背上猛的拍了一下。

「馬當的兩頭柵門都有機關鎗放哨，我們大隊人馬怎樣進到街中心去呢？」他把擺在面前的地圖一推，掉過臉來看我，一面伸手摸到桌上他的香烟盒子。

老戈抽香烟，我也抽香烟，超然不抽香烟也坐在一邊呆，隊員們都在堂屋裏說笑。

「前回那支流線型水筆給你搶去了，我至今還是用我那老的。」

「那醬油精真好吃，無論擺在什麼菜裏。」

「這一回要有人弄到一件黃呢大衣過冬就好。」

「純粹的個人主義者，就只想發洋財。」

「前回那新兵挑着兩個鬼子頭跌一交，鬼子的頭滾滾來剛好同這新兵親密的打了個『喫司』。」

「老李！別再像前回那樣抗許多，到半路上又走不動喊娘呢？」

「尖嘴猢猻，嘴巴而外你還有什麼用？」

「不要吵！老板在擬進攻計劃，你我的命都在他手裏呢？」

「怕死莫當兵呀！」但那聲音當真小下去了。

忽然一陣腳步奔出門外去，這聲音把我嚇了一跳。老戈躺在籐椅上並沒有動，超然伸着半截身子探望了一下。

「你怎麼來了？」許多人追問的聲音。

老戈彈去了左手的煙灰直起身子走出去，我也被這小屋的沉悶空氣逼着跟出來。

老丁一頭的大汗，許多隊員圍着他，像眾星拱月一般。

「由隊部來？」老戈嘴上仍然掛着那微笑，看不出一點失望的神色。

「是的，由隊部來，聽說有這好買賣，特意來看看你們的熱鬧。」老丁慢條斯理的一面拿手絹抹臉上的汗。

於是老丁很快的參加了我們那參謀處，——超然的寢室。

「且慢得意，我們現在正沒有辦法去那裏呢！」我說。

「怎樣？」

老戈於是把那街兩頭都有機關鎗守衛，又沒有第二條路可以達到那街中心，而這汽車正擺在街中心的，這話向老丁說了。

老丁也把眉頭一皺，忽然說「得了！」只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神不知鬼不覺一舉幾得不好嗎？

老戈同我都說很好；超然也微微的笑。好像有指他的莊嚴似的。

「你快點發佈命令；我去吃飯，同李鵬兩人上前去，我把可否的信丟在大槐樹下的土地廟裏，用一塊磚壓着。」老丁一面洗臉一面說；這思是告訴老戈。老丁吃過飯便同李鵬兩人像兔子樣的，跳着先走了。

勤務兵掌起燈來。「喊隊員們集合！」老戈命令那勤務兵。

哨子響了兩分鐘，隊員們都全副披掛的集合在門前那廣場上。

夜色已經慢慢的展開來籠罩着我們了，空氣像魔鬼的大手一樣，握着人們的心，逐漸抽緊。二十幾條壯健的老虎一樣的身軀像生鐵一樣的鑄在那兒。

「我們一起去，十八個隊員，」老戈那□是微笑的臉上瀰不出一絲微笑的痕跡。「王組長帶傳令班，都帶長槍替我們接應，掩護；王力徐亢武帶老百姓挑東西。其餘的分三路走，講明三組的同志做嚮導，一律到馬當背後三里地的大槐樹前集合，限八點以前到達。」老戈像總司令。

他說一句，那幾個便一舉手的走了，末了只賸下我同老戈另外一個勤務與副官向這廣場作最後的告別。

老戈走夜路特別快，我給他拖累得要了老命。到大槐樹下的土地廟時，大家都還沒有到。

老戈走到那土地公公面前，我心裏想老戈還像伙迷信，要土地保護他麼？忽然我像記起了什麼似的，老戈把那供桌上的一塊磚頭一提，底下壓了一個同心方結兒，就那土地廟的遮掩，用手電筒照着，我們看了那紙上所寫着的一些話。

隊員陸陸續續的到齊了，老戈把中指同食指拗過來，把大指架在上面一旋，中指打着屈在掌心的無名指和小指上，發出清脆的「略」的一聲。黑影裏的來人也照這樣「略」了一聲。

我們在廟背後找了一塊不錯的地方，或坐或躺的休息着。

老戈把計劃告訴了他們：我們向樓上點着紅燈的門裏進去，那裏有人接應。於是老戈又把工作詳細的分配好，各做各的，做完了到這裏小集合，第三組大集合。

仍然是三三兩兩的走着，輕悄悄的一點什麼聲響也沒有。剛要到馬當的時候，在一個山嶺旁看見一個黑影滾過來，大家都嚇了一跳。那黑影走近來一拍手，這裏走前的也一拍手，定睛一看，卻是李鵬。

李鵬沒有開聲，大家亦像啞了樣一樣，只有呼吸的份兒。夜風吹着衰草沙沙的在響，好像送着我們，夜是墨一樣的

黑。

李鵬當然走在前面，本來從前邊山嘴裏一過去就是進街口的大路，李鵬卻折轉身順着那小路走，那小路是披髮草堙沒的小徑。

跨過一條田塍可以望到對面樓上有一盞微微的紅燈。我們輕輕的加緊了步子走近那紅燈。李鵬領一個挨着門進去，以後的便跟着他走。

屋內轉了幾個灣，走了兩條狹仄的小巷，到了一個堂屋。

堂屋裏點着盞半明不滅的燈。老丁正在那兒打盹，一條烏黑的狗，叫了一聲，受了主人的叱責，躲到角落裏去搖尾巴。桌上擺了一把很大的錫茶壺，十來個粗茶碗，幾條板凳順在那兒。

老戈點點人數都到齊了，又掏出錶來看一看，快十二點鐘。

忽然一個淨素打扮的女人跑出來，「丁先生！」老丁像排長見了營長一樣的聽命令，爬起來就跟她去。

老丁很快的回來，手裏托了一大木盆現炒的芝蔴糖，那女人也托了一盆炒薯片來放在當中桌上，那薯片的面上都沾着芝蔴，又酥又甜。這些戰士們猴吞虎嚥得淨了，便都聽着老戈的說話去「動手」。

還是一個很深的店屋，前面通大街，後面直底到田塍，我們上大街是要走他的前店門出去的。

大家都很緊張，拳頭握得很緊，都默默的不做聲，一個挨一個的跟着老戈老丁李鵬走出去。

輕輕的開着一扇店門，老丁溜出去，老李跟着，大夥兒都到了屋簷下。老丁一眼看見那龐大的怪物，汽車停在街心，便用手在老李肩上楞了一下，便一人照顧一輛的奔過去。

老丁奔到車邊，一個鬼子正抱着槍在車上睡覺，老丁摘出「小七寸」給他抹了額子。老李在那車上也捷住了另外的一個守車兵，右手正扼住咽喉，也給結果了，都來不及呼喊。許多隊員都奔上車子來搬東西。

搬東西的原則是檢輕巧的，重的都不要，一次次的搬入那店裏去，裏面有人接着運來後門口，王力，徐亢武帶的十多個壯健的民伕，又走從後門口一批一批的運往那大樟樹下。

黑夜裏的動作比較起白天要遲緩許多，來來往往的你碰到我的鼻子，我踩到你的腳趾，起初是大家暗暗「喔，喔，喔，」末了有幾次來回，好像膽更大了些，發聲也就更響了些了。

老丁老李這兩個傢伙，摸倒兩個敵兵，每人匆忙的取過槍就走了。我同老戈都以為他回去了，因為他已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搬東西時沒有見到他們，大家也都不在意。

大家摸着那慰勞袋，便一邊摸那餅乾吃。是誰吃得多了，塞了一滿口，誰又在他那凸起的嘴上打了一掌，大家於是都笑了。笑聲的咯咯，有點像夜鶯的啼喚，老戈在人叢裏連忙輕聲的說：「不准笑！」

這禁止的命令根本沒有發生什麼效力，笑還繼續下去。

汽車停止的所在是街中心，東頭過去不遠便是敵人的哨棚，那裏是有着工事，架設着機關槍的。

大概我們許久的動作，已經有些驚醒了，再加上許多人

五二—二六四

的笑聲，當然驚醒了敵人。機關槍咯咯的響了，於是我們很快的拋了那汽車，逃進那店房去。老戈在勤務兵手上接過那早巳預備了的東西，跑到那兩架汽車上去，打開了那上汽油的門，把那一包塞在那兒。

這是一包硫磺烟硝等等的引火之物，包紮得很緊，每包上插了綠香。

老戈安排好了，也逃進店門來，把門關好了，大家都擠到後進來。人都到齊了，就只不見老丁和李鵬，老戈很着急，但他笑着說：「機關槍是朝外放的好，不然，要掉過來，我們便全都完了。」

於是我們很快的通過那店，依然走後門溜出來。

那些挑東西的老百姓，每人嘴裏都含有一根柴草。這是王力攪的鬼，怕他們喜歡說話，一動嘴，那根柴便要掉下來。誰知老百姓倒沒有說話，而我們自己幾幾乎笑出一場禍來。

當我們摸索到土地廟時，天黑得更厲害，回頭對馬鎮望了望，已經是大火了，機關槍像替我們奏凱歌一樣啪啪啪啪的叫着。

北雁南飛

我們左邊山頭上忽然一排步槍聲。敵人的機槍更緊了，馬鎮大街上忽的響起了幾個炸彈。老戈一面催大家快走，一面拔出槍來朝着天打了三響。

左邊山頭上的槍聲是超然帶的一班人不知道我們的情形，看見馬鎮大火，以為我們出了什麼亂子，老戈的朝天放三槍，是告訴他說我們已經得手，現在已經走到這兒，你們休要着急。

翻過山，大家都放縱起來，說說笑笑的到達了第三組，曙色已經從東方含羞似的親吻着人們。

「丁先生來了！」誰在叫着，接着又小聲的說：「真呆，真好吃，還抬着兩口豬來呢！」

老戈像故意沉重着步伐似的走過去。

老丁同老李果真的回來了，一人押着兩個老百姓抬着一個「鬼子」，怪不得人家說他「呆」，說他「好吃」。

「宰了多省事，怎麼你們一定要拿活的？」老戈歡喜的責備。

「活的才值錢哪，五百元一口，腦殼宰了下來，只值一百元，差得多呢！」老丁得意似的說：「咱倆可以穩分一千元了，發點小洋財！」他望了望老李。

「我同老李把汽車上那鬼子宰了以後。」他正要說下去。

「走吧！不是談天的時候了。王力！你先同徐亢武押東西回隊部去，快點兒走！」老戈變得好性急。

超然剛帶着隊伍回來，老戈向他說：「好好的把住了口子，第三組頂好挪一個地方，三四天後你自己到大隊部來一趟！」

老丁還是同我們一道走，叫他在第三組休息，他要一路談着他在昨晚的傑作。

據他說，他同老李兩個人宰了那汽車上的敵人以後，暗地裏扯了老李望西頭走。老李是知道西頭有哨硼的，脚步放得

很慢，一個哨兵在外面擺來擺去的擺架子，那雄赳赳的黑影，是叫人看了膽寒。老丁走上前，伏下身朝地爬，鑽隙哨兵發現了他正要喊口令時，老丁忽然直起腰一個箭步，一面伸出手去對面叉住了那賊的咽喉，老李又上前扯住了他的左右手，那兵於是動彈不得。老丁騰出手來在褲袋裏摸出一條手絹塞進那兵的嘴裏，再用一根繩子兜着嘴巴在腦後打了個落實的結兒，只留着鼻孔出氣做豬哼。又把手脚也反剪了丟在那兒。哨兵棚裏有一個敵兵說話，老丁聽不懂，只暗地裏好笑，猜那意思，大概是說：「一個人嚼這麼多，叫你分點給我都不肯，現在好過嗎？」

老丁又摑了老李一把，躲到黑地裏，半天，原來這些敵兵都是慢吞吞的並不像我們軍隊裏迅速，正等得老丁發急，他忽而出來了，拿一只手擦眼睛，一隻手扯褲子，剛要拉尿，老丁一腿打去丈多遠，跌做個發昏章第十一，看待爬起要叫喚吱呀時，老丁老李，一齊上前，兩個伏伺一個，照先前的老樣結實的反剪了。一家一個，抗包袱似的抗到街背小村裏，找了幾個老百姓抬了來。

背後的機關槍響的愈密了，馬當鎮的火焰直騰上半空。

「哨棚裏這些兵都睡死了嗎？」老戈笑着。

「也是我那手勁，名字叫做『鎖喉勁』這傢伙就連喊也來不及。街心又起火，燒了汽車，他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

「鬼！」那上嘴唇碰緊下嘴唇兩頭灣下來成弧形一字的故意做作出來的鄙夷的微笑，實在是有些暗暗佩服老丁的能耐，我也笑了。

「我還把我同老李的手溜彈留下，掀開蓋，丟進哨棚了，正是馬當起火的時候，你們通聽見麼？」

我把這一次的經過詳詳細細的報告總隊部，所有鹵獲的軍用品另外開了個單子，兩個敵兵則由隊部備公文直解到長官部去。此外我寫了這樣的一封信：

戰友：

離開你們匆匆的已經一個月了，由施道六市出發沿途無時不記掛着你們。關於一路的旅途狀況已經寫信告訴了你們，而行進間的日記也已逐日登載某報了，想你們必是早已看到，這裏恕不重複。

我現在所住的地方，距離敵人的據點，只有三十華里，登高一望幾個山頭的敵人的[illegible]歷歷在目。這在你們想起來或許要替我揑一把汗，然而，朋友，請放心，這裏的生活很舒適，很緊張，具有人的生活的真意義和趣味。也並不如我們在後方時所想像的那樣可怕。這裏的老百姓們更與我們非常之親愛，一切的社會機構都仍然的存在，秩序更是異常安定。

這裏的三四兩聯保已完全失陷，所以那裏的政治機構也遷到這邊來了，但對於那原地區的人民還是可以照以前一樣的切實掌握住。

敵人的舉動，我們都可以由老百姓口中很快的傳遞來，不管是重要的或是不重要的，而且我們還能經常的有人過去，刺探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

這次我們派人去到偽維持會裏，把敵人的關於軍事，宣傳，經濟，三個部門的案卷一字無遺的給全抄了來，我們獲

寫了三份，分呈送到各上級機關去，你們當然看到了，以後只要上級指示我們，我們還可以同樣的去做。

這一次夜襲，更使我們興奮起來，敵人給我們送了許多衣食來，全隊的隊員士兵，一律都穿上了黃呢子的冬裝了，不過我們把那樣式叫裁縫改過，帽花也都換了，但這一筆改製裝就很可觀，業經該隊報告，應請核發。

帶去醬油十瓶，罐頭十聽，香烟兩條，也都是敵人的，大家分嘗一下矮子們的味道，——好講究呢。本來這不花本錢的東西預備給你們各人多帶一點去，但運費太貴了，等將來我們設法弄到敵人的馱馬的時候，打算大批的給你們送去，等着瞧吧！決不會失信的。

隊部設在廟前的街背，四面是山，只有前面一條小道通過去，靠近敵人那面還有有洪秀全時代的柵堡呢。風景非常之好，松濤泉聲，小橋曲水，到處有使人迷醉的偉大的風光，我最喜東面那座山，高得不見頂，石筍蜿蜒的長滿了遍山，有的像走獸，有的像小鬼，有的像火輪，有的還像飛機呢，山頂上有一塊石頭長得竟像一尊廟裏的送子觀音像，眉目口鼻都可以指出來，懷抱裏還有個小石頭，大家說是小孩呢。

山背後還有一個洞叫做躲兵崖，裏面還有古時的大米倉，那米可以一塊一塊的拿出來，只是看起來具有米形，實在已經成了粉了，那東西有許多人拿了去做丹方，說是可以配一種什麽藥。

那是在許多石筍中間，有一條小小的路通上去，口頭看去不十分寬敞：舉目下望是一個泉水潭，潭當中有一塊八仙桌子那麽大的一個石頭突出水面，土人帶了一張梯子，計長有十七格，剛好落下去那石桌上天生成兩個凹進去的洞，梯子就擱在那洞上，所以不會怕苔滑，大家下到石桌上，再把梯子抽下來搭成一座橋，通過那邊旱地去；在這地方舉頭一望我們的來路，像站在普通的堂屋裏望着天井一樣，兩邊就像各有一間房似的，都是石壁，後面通飯廳有座門，怪得很，也同我們習慣一樣開在靠邊，都是天生的石頭的，那門外躺着一個女人，兩隻小小的脚和頭髮都可以清楚的看出來，但拿脚去試探，却平平的同土地一樣，早已成了化石了。

由那個石屏門進去，是條狹狹的石巷，大家都在這當兒各點燃了火把，奇怪得很，他們點的不是竹篾子，而是芝蔴桿，芝蔴都已經敲去了，在田地裏晒露了好久，都已枯乾，點燃來，特別光明，而這東西又不值錢隨地都是，只是短了點，所以須要兩個人挑了兩大担，把一担擱在半路上，預備回來出洞時好用。

這狹巷大概有十幾丈遠，路便慢慢的開闊來，右手邊忽然間那石壁特別的光滑，鄉人有的喊着：「到了米倉了，」過去幾步，也有一扇門可以進去，說「倉」是一點沒有錯，不同的只是比我們平常見的谷倉要大幾倍罷了。

「哪！這是米，」有誰彎腰便抓起了一塊，就火光一看，那塊像鑛石一樣的東西，的確是一顆顆的米所結合的，只是爛了，兩指一捻便成了粉，鄉下人你一塊我一塊，爭着裝進口袋去，他們說：小孩肚裏不舒服，把這東西煎水吃下去，比什麽救濟水，鷓鴣菜都好。

我們再走去，地下有些溯濕滑濺的，前面是一個泉水潭

，地方也闊大些，團團的，算是個不等邊的圓形，耳邊只聽得一陣陣的鐘磬聲，嚮導告訴我們說是腳底下的泉水響，有誰忽的頓了一腳，那聲音蛩然，像擊了一下龐然的大鼓，我說，這叫做：「空谷足音」。

嚮導走到這裏不走了，許多蝙蝠在紛飛，我舉起手中的火炬，看崖壁有條石級可以通上去，上邊有兩塊大石交搭成人字形，大概那裏還可以進去，但是大家的遊與都覺闌珊，於是掉轉身走上歸途。

雖然是我生長的區域，假如不是抗戰，假如不是你們，我無論如何不會到這裏看到這些奇蹟的，在都市裏享受的人，做夢都不會想到這些像神話一樣的世界，眞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了。

背後另還有個洞，很著名，叫做仙眞巖，嘉靖重修一統志的九江府志裏曾作如下的記載：

「仙眞巖，石門裂峙，高五丈許，中有清流，其旁爲玉壺洞，深十八里，有水繞洞而出，可引以灌田。」

它是游龍山的主脈，北有黃沙岑，下有老山陽村，巖內結室三楹，向來住道人。

巖頂左右，各有大石圓球一，一紅一白，當中倒懸一副石心肺，昂頭望去，很大很大，他們叫仙人蓮，道人用巨甕接住由那花瓣一滴滴滴下來的水，清涼澄澈，杭州虎跑泉也不過如此。

巖外山石上有一個巨大的腳印，比平常人的要大到四五倍，土人叫仙人腳，另有仙人橋，深澗上一石橫跨，恰如我們通常看到的半月橋，兩頭很寬闊，當中不過四五寸，下臨深澗，無人敢過，上面長滿了滕薜荔，那也只有仙人才能來往。

這地方是本縣的八景之一，玉壺洞也就在附近，還沒有機會去，這裏恕不贅寫。

另外告訴你們的是，有高山必有野獸，平常的山獐野兔，不足爲奇，懶得去說他，有幾個特色的東西，聽我慢慢的道來。

從這裏翻兩重山過去便是豬婆墟，山並不高，却是亂的很，一點秩序都沒有，地方又荒僻，沒有什麼村落，山上也有一個沒有名字的洞，相傳這洞裏住有一匹神馬，比普通的馬大一倍，白底黑紋，一條條的如虎斑，與人無犯，亦不侵害稼穡，夕陽紅滿半天的時候有人常看見牠疾馳在山崗上，奔回牠的住處，風馳電掣的駕着雲一般，老年人說從小就看到過，計算有頭兩百年了，有心要看偏偏看不到，樵夫探望牠的住處也只有亂草做成的一窠而已。莫是非洲跑過來的斑馬吧？

大山上又有神虎，據說通常我們看到馬戲團的老虎，不是老虎，是豹子！額上沒有王字。

神虎原本有兒孫，只是太不安分，小夫妻總愛侵略附近的村莊，有一回又吃了牧童的一條黃牛，牧童氣得要死，恰好有天在山頭玩，老虎忽而來了，牧童一時措手不及，只好盤到大栗樹巔上去，老虎走到栗樹下，兩隻綠電燈一樣的眼睛到處瞭了瞭，檢了樹陰下一塊平地把尾巴使勁掃，掃得異常干淨，然後咆哮一聲，又走回去。牧童在樹上嚇得打哆嗦，解下腰帶把身子緊縛在樹椏杈上，一會，那老虎又姍姍的

走了來，背後還跟隨着牠的太太，走到樹下，先繞了個圈子便同狗一樣的屈着後面的兩條腿守在一邊，牠太太便躺到適才牠掃干淨了的地上，一忽兒滿地亂滾，嘴裏哇哇怪叫了一陣，腸子逐漸的鬆了一地，慢慢地生下一個小老虎來，牧童在栗樹椏枝上想，這兩個東西已經弄得前村後屋不寧，再添小的那還了得，急切間又想不到什麼辦法，只撿栗樹上的小栗實摘下來滿把的投到母老虎的腸子堆上去，栗實很小，外邊有一個小帽子帶刺的帶売，母老虎收不還帶栗實的腸子，便直奔公老虎，先把公老虎咬個死，自己也就完了。看看都不會動，牧童才解脫腰帶，溜下栗樹把小老虎拴了下山。小老虎曾賣到邱家小珊的祖父的油搾裏養了些時，自後這一帶村莊便太平了。神虎始終不肯傷一個人，有小孩子在山上跌傷，牠還會啣送到村子上來」的確，我宿在大山下村子上時，半夜裏曾聽過這老虎的呻吟。

此外還有個紅毛狗送旅人的故事。

他們稱紅毛狗做義狗，那只有叭兒狗那麼大，一身紅毛，合羣性很大，晚上每保護夜行人，悄悄的隨在你身後，如果有豺狼虎豹時，牠便一聲長嘷，四山的紅毛狗立刻奔來，羣策羣力，對付凶惡的殘暴者。據說老虎最怕牠，幾個小紅毛狗圍住一隻老虎，老虎發威，牠分配兩個在前面引逗，有一個便很快的爬上老虎背，從背脊上打下洞去，把老虎的五臟六腑都拖出來。牠身軀小，老虎顧轉不過來，咬不着牠，所以老虎見了紅毛狗準定喪命。紅毛狗的義氣，深為一般獵人所欽敬，每年開山打獵的時候，頭一天就要辦具牲酒到山頭去禱告，祭狗一回。合羣性，正義感，不料在山僻的小野獸實踐了這句話，眞奇怪！

我們在這裏物質上沒有什麼欠缺，飽食煖衣，也許比你們大後方更享受，只是精神食糧太差了一點，有時雖也得到一點報紙和刊物，但那都隔了很久很久，甚或是半年以前出版的，自己雖然愛寫點報道一類的紀載，從寄發到看到，最快也要一個月，目前我們設法每天從縣府收音機錄取新聞，那張油印品簡直是寶貝，大家搶到看，不過那樣略而不詳的記載還不夠我們過癮，因想後方有許多闊人把收音機安在沙發邊，躺着聽新聞，眞眞舒服。

寫得太多，就此帶住，還有些更神奇的經歷，留着慢慢的告訴你們。

旅行雜誌叢刊之二

皖南旅行記

洪素野著

實售一二〇、〇〇元

作者是一新聞記者，在抗戰前一年，旅行皖南各縣，采風問俗，以深刻雋永的文筆，寫成通訊三十五篇。今詳加修訂，集印是書，此為國內介紹皖南第一部有系統的著作，是理解皖南這一角社會的眞實紀錄，一卷在手，不僅可供我人研究參攷，且可導我神遊。

申新第四紡織公司
福新第五麵粉公司

總廠始創漢口 | 抗戰奉令內遷

棉紗商標：四平蓮　藍人鐘　忠孝圖

麵粉商標：牡丹牌　順風牌

內地分廠：

廠名	工廠所在地	辦事處所在地
申新福新寶雞分廠	十里舖	中山街五福巷
申新福新重慶分廠	南岸貓背沱	民族路特五號
申新成都分廠	東外三瓦窰	桂王橋西街五四號
福新天水分廠	東五里舖棗園莊	西關三新巷五號

公益紡織麵粉機器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紡織麵粉機器

廠址：重慶江北黑石渚　辦事處：重慶民族路特五號

建成麵粉股份有限公司

精製　飛機牌　麵粉

工廠：成都東外大觀堰　辦事處：成都北新街五二號

宏文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機器製造　各種紙張　出品精美　定價低廉

廠址：寶雞十里舖　辦事處：寶雞中山街五福巷二號

浪跡續記（上）

盧士琳

前撰浪跡小記，已登本刊第十八卷第二期。茲復得三十三則，題曰浪跡續記。嗣後倘再有所錄，當以三記四記名之。

三十三、七、十六、識於重慶

曲江

曲江又名韶關，為粵北水陸交通要衝。湞水與武水會於曲江，南行稱北江，至英德會翁江，至連江口會洎水，直抵三水，會西江，復合東江而成珠江，入於南海。鐵路有粵漢，直達武昌，公路則四通八達矣。抗戰後，粵省政府移設於此，人口驟增。三十二年十一月，設韶關市，以大埔蕭馥魂冠英為市長。市之繁盛區在東岸，西岸曰西河壩，多防空壕。江中有所謂水上旅店者，乃游艇也，艙位寬敞，空氣清新，無蚊蚤臭蟲之患；遇空襲時，可移泊下游僻靜處，故旅客多趨之。唐玄宗時宰相張九齡，即曲江人，罷相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其風度和平，尤為人所欽仰。今市內道路，有以風度為名者，本此。

南華寺

南華寺在曲江東郊。其開山祖師為佛教六祖，而日本佛教，乃由六祖五派之一所輸入，故此寺在佛教中地位極高。前門懸一聯云『東粵第一寶剎，南宗不二法門』，蓋紀實也。今方丈虛雲亦有一聯云：『庾嶺繼東山法派；曹溪開洙泗禪門』。彌陀佛前，虛雲聯語頗幽默，云：『日日攜空布袋，少米無錢，却剩得大肚寬腸，不衆知檀越信心時，將何物供養？年年坐冷山門，接張待李，總見他歡天喜地，請問這頭陀得意處，有什麼由來？』虛雲年將滿百，而每飯輒盡三大碗，矍鑠幾如中年人。兩粵顯宦，向其拜跪稱弟子者，指不勝屈。中央大員，題匾捐款者，亦復不少。文人騷客過曲江，殆莫不至寺一瞻仰焉。

忠壩

忠壩一稱中心壩，明代屬廣東永安縣上鎮約，今隸廣東紫金縣。壩內有地名公館背者，為孫中山先生遠祖自閩遷粵時所居之處。考中山孫氏源出河南陳留，至晚唐孫誾，以避黃巢之亂，遷江西寧都。誾五傳有諱承事者，復遷福建長汀之河田。至明永樂間，有諱友松者，再遷忠壩，是為孫氏入粵之始祖。又十二傳有諱璉昌者，於清康熙間，自忠壩遷居增城，旋再遷中山縣涌口門村。又二傳有諱殿朝者，復自涌口門村遷居翠亨村。殿朝公為中山先生之高祖。自友松公至中山先生為十八世。羅香林國父家世源流考，言之甚詳。士琳按：江西之寧都，福建之長汀，廣東之紫金增城，其語言與興寧平遠及梅縣等處同，其先世均自中州遷來，惟時代稍有先後耳。

藍坊

藍坊爲鄉名，屬今廣東蕉嶺縣。蓋其鄉昔有藍奎者，能學修德，不求仕進，四方學子咸師事之，稱藍夫子而不名，後人遂名其鄉曰藍坊，以志景仰。清季，梅縣同族子欽仰之，名曰歷奎，釋褐後官至山西按察使。今梅縣城內有巨宅曰總憲第者，其故居也。其旁支君武先生著崇德廬詩集，有『我是太原舊公子』句，本此。先生長子伯侃先生（成幹）嘗爲博羅縣長，有政聲。順此及之。

礐石

礐石爲汕頭名勝之地，與市區隔海相望。山間多大石，如其名；林木茂盛，望之蔚然而深秀。海濱爲英國領事館，門內置巨礮，遊者率觸目驚心。後爲教堂，學校，醫院，多爲西人所設。西人球場，殆如星羅棋布。西岸有市街，甚狹窄。吾國顯宦富商，亦有築室其間者。學校之著名者曰　石中學，乃美國教會所立；校舍悉以巨石築成，極堅固。

韓山

韓山在韓江下游左岸；韓文公廟在焉，東坡嘗爲之記。山巔高而林木少，風景不如城北之金山。出潮州西門，經石橋，登山未半卽至廟。橋長數百尺，皆巨石築成者。傳爲韓湘所築，故前人詩有『叱石仙人何處去，橫江天塹至今雄』之句，實係附會。橋面極寬，兩旁商店羅列如市街。兩端舊有鐵牛，乃所以鎭壓水怪者；後失其一，愚者傳爲神話，殊可笑也。橋下爲韓江，通舟楫。民十幾年，橋爲洪水冲斷，商店亦半毀於火，其後不知修復否。廟址今爲省立韓山師範校舍。

三河壩

三河壩屬大埔縣。韓江至此，匯大埔之水而下，曲折成鼎足形，故名。西岸有小城，清代設武官守之。民十四以前，粵東戰爭，常以此地之得失而決定上下游勝負，誠要衝也。城外街衢猶有明代尚書翁萬達墓，翁仲石馬，猶有存者。城內產豆腐乾，色黃質靱，味香而不鹹，過客多樂購之。

基隆

基隆爲台灣北部要港。十二年夏，余由滬乘俄輪列寧號返汕頭，不知何故，繞道基隆泊焉。日本當局派員，操廈門語，登船查視。同行有潮州人，其語與廈門同，商得該員許可，入市一遊。攝影具不可帶；車站及半山不可至，其人謂無足觀，實則有所防範也。有欲沐浴者，其人導至浴室，則設備簡陋，男女祇隔一木板，望而却步。旋至飯館食「便當」，乃飯一碗，上加蘿白醬菜數事，味極惡。有女侍，衣和服，面敷粉白如紙，而貌甚陋，不敢逼視。計遊二小時許而別。

萬牲園

北平西直門外農林試驗場，通稱萬牲園，舊爲三貝子花園。佔地甚廣，多植物；動物之罕見者，有駝鳥，鱷魚等。新式樓一，名曰暢觀，內藏古物；其最引人注意者，爲慈禧后當年所臥銅牀，寬而長，錦褥猶在。園前設噴水池。前行數十武，有宋教仁紀念碑。[illegible]

圓明園

圓明園在北平西直門外，地名海淀，清世宗（雍正）在藩邸時之賜園也。咸豐十年（西曆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破北平，園被毀，遺址尚存。按園內原有正大光明殿及勤政殿。雍正間，每歲初春，即在此聽政，其後遂以為常。清季會議中式者（即貢士），常於正大光明殿覆試；殿試及翰詹大考，亦常在此殿舉行。殿試中式者（即進士）及翰詹大考後，則常於勤政殿引見。侍郎以上大員，例須八日一進園內候命。世人以為此園專供帝后宴遊者，殊不盡確。其鄰為燕京大學校舍。

碧雲寺

北平西山碧雲寺，內有石階數十級，中建寶塔甚高，氣象莊嚴。孫中山先生民十二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北平，停柩寺內；至民十七，始歸葬紫金山。胡漢民作輓聯云：『功高華盛頓，識邁馬克斯，行易知難，更有名言傳海內；骨瘞紫金山，靈棲碧雲寺，地維天柱，長留浩氣在人間』。

香山醫院（下）

北平西山之香山醫院，與其鄰之慈幼院，同為熊希齡任華北水災善後督辦時，以賑款餘數所創辦者。醫院址原為雙清別墅，占地雖不廣，而結構玲瓏，花木點綴有致，洵勝境也。余負笈北平時，假日每與同鄉騎驢遊西山，輒至院訪其醫務主任林滾存女士，烹茗清談，迨夕陽在山，始緩緩而歸。女士為余妻之姑母，留東京習醫，學識淵深。後以疾辭歸故里，旋卒。今其墓木拱矣，西山亦未克復，回想舊遊，曷勝悵惘！

長辛店

長辛店在北平之西南，為平漢鐵路之一站。有工廠，可裝修客貨車，民十一年春，奉直軍閥之戰，張景惠統奉軍數萬駐此，乃為直軍孫岳一旅所破，遁回北平。守城者為步軍統領（即前清之九門提督）王懷慶，閉門不納。余時肄業匯文大學預料（美國教會所辦，在東城船板衚衕），遙望東便門樓。戒備甚嚴；旋聞機關鎗聲，師生咸奔入地下室，逾時始出。戰後，余隨校友赴長辛店，弔其戰場，則已歸人馬，尚有未掩埋者。戰壕甚淺，遺香烟屑火柴枝甚多。余向鄉農購得銅質礮彈殼一，查係日本製，據云為奉軍所用者。

德州

德州今稱德縣，屬山東省，津浦鐵路通焉。舊有兵工廠，規模頗大，後移他處。地產西瓜，皮薄子少，水多而甜，碩大尤罕其匹。抗戰前，每元可市四五枚，達百餘斤。津浦當局，每夏必運數車南來，分饋親友，鐵道部當局所得尤多。東站昔多售熏雞者。余於民九冬由滬乘通車赴北平，經德州時，重斤許者，僅值一角餘。不意二十餘年後，渝市生雞每斤竟值百餘元，西瓜每斤值數十元，回思往事，恍如隔世矣！

泰山松

泰山松樹之多，殆僅次於柏。上山大道，東西橋以下，翠柏成行，俗稱柏洞。由柏洞上行，經迴馬嶺，至二虎廟，得坦途曰快活三里者，遙望南天門以下，溪之兩岸古松森列，繁茂幾如柏洞，故其山名曰對松山。中有一株，枝

葉婆娑，岸立山坡，頗有奇趣，攝影者多收入鏡頭。其下近雲母橋處，有石坊曰五大夫松，植松五株。按史記載，秦始皇登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爵位名也，秦所制，以賞有功者。漢官儀謂其樹為松，後世遂稱松為五大夫。秦時樹枯死久矣，後人乃補植五株松，以實五大夫之數，不亦陋乎？

孔林

孔林在曲阜北門外三里許，沿途古柏成行，極蒼老。途上有坊曰萬古長春。德納羅公司版中央銀行一元五元鈔票背面所印者是也。入林左行數十武為洙水橋，鈔票亦有印其影者。享殿在其北。殿後甬道之右，有枯枝，長丈許，傳為子貢當年手植者。北為宋真宗，及清康熙乾隆兩帝駐驆亭。再北為孔子墓，墓之東為伯魚墓，其南為子思墓，西南為子貢墓。孔子墓右側有小祠，祀子貢，即子貢廬墓六年處。林中丘阜起伏，蜿蜒有致，樹木成蔭，蒼翠欲滴，洵聖地也。林外十里許，有少昊陵，疊石為之，廣約九丈，高二丈，傳係宋時所建，人以為疑。又二十餘里有啓聖王林，孔子兄孟皮墓在焉。均以道遠未遊。

滋陽

遊泰山後，乘津浦車南行，宿滋陽，備翌日遊曲阜。滋陽為舊兗州府治，城區地廣人稀，狀殊荒涼。城內有高塔，勢將傾圮矣。城東南有山曰嶧山，地屬鄒縣，有秦始皇刻石。晉郗鑒嘗避寇山中。城外有鐵路支線通濟寧，係專運煤炭者，亦售客票。濟寧為古有仍國轄地，夏少康生於此，未及遊。

明皇陵

明皇陵為朱元璋父母墓，在安徽鳳陽城郊。周圍百里，作橢圓形，中為曠野，極平坦。東北隅有山，高十餘丈，形如紗帽；山下有水如帶。陵高二丈許，環顧眾山，若朝拱然，堪輿家莫不詫為異地。

成都坊巷古蹟考（一）

李致剛

春熙路：總府街：兩街相接，在城東南，為本市區還鬧市，考明史百官志「成都設指揮使司，一稱「闤市」俗曰「總府」。據華陽新志云：「今城東總府街，即昔日「闕司」治所爾」。按春熙路在清代為按察使司治所，民國十四年始闢為通衢；其地即宋代鈴轄廨之「東園」。〈據嘉慶華陽縣志〉當時括有春熙路；總府街也。

東西街：在城南，據蜀都遺臣更生漫談云：「蜀府宮門西南，「府正橋」〈今之三橋、畔後〉。之南，有街曰：「金河西街」，北岸即「西御直街」。長史王公；承奉正滕公，營橋精舍於此，作退食之所，夾岸遍植桃李梅杏垂楊，紅綠交映，帆檣相望……不圖逆獻，毒熾全蜀……河水淤塞，叢濤蔽天，……昔日帝子莊嚴皇麗之宅都，淪殘如此，曷勝痛息！……」按所言，即今之陝西街，在明代為「金河西街」，尚當時風景區也，清初陝西旅人建鄉館於此，始有今名。

貢院街：俗稱「皇城壩」。北為明洪武十四年建之蜀藩邸，是街即更生漫談之所稱：「宮門口」是也。清康熙中改藩邸為鄉試文闈，故有「貢院」之名。

東；西御街：即更生漫談所謂之「東；西御直街」。以近藩邸宮門也。

指揮街：在今城南，華陽新志云：「治城南，明初置：「成都衛指揮」。清廢，而街名乃舊也。

大戰中的直布羅陀

閻人俊
T. Woodroofee上尉原著

大約距今三百年前，西班牙有一個國王，因爲當時有與英國開戰的可能，特地到直布羅陀要塞去視察防務。那一次他是乘坐一輛四輪轎式大馬車去的。不料到了直布羅陀堡壘的前面，因爲入口太小，馬車不能長驅直入；迫得下車，把那輛馬車拆散作一片片拿進堡去。那位國王爲了這件事心中有點不樂，於是質問鎮守的總督，何以在建築該堡時未曾想到國王車駕進出這一層，而把堡的入口開得寬大一些。

總督回答說：建築堡壘的主要目的，並非預備給車輛自由進內，而是要抗拒想攻進來的敵人。總督所答復的理由相當充足，國王祇得認爲滿意。所以那位總督仍繼續作總督，並未因此打碎飯碗。

當然，西班牙人對於直布羅陀的防禦工事，在那些日子以後，已經改善了一些。後來摩爾人的塔里克曾長占據該地，用作對基督教國家作戰的基地，前後經過好幾個世紀之久，又繼續改善了不少。塔里克所以攫取直布羅陀，完全是爲了它的形勢險要，掌握地中海的門戶。我們現在需要直布羅陀亦是爲了同一原因。讀者諸君平常多數不大聽見人們說起直布羅陀要塞和直布羅陀的衛戍軍隊吧。但假使直布羅陀不屬於英國，而屬於任何一個軸心國，那末，我眞不敢想像：我們在這場戰爭中怎樣纔能夠依照作戰計劃，而收穫到今天已經獲得的彪炳戰果！

直布羅陀是英國海軍的一個根據地。歸蘇墨維爾上將 Admiral Somerville 統率而以勇敢善戰著名的H艦隊，無論在地中海裏面活動，或出而活動於大西洋洋面，全是用直布羅陀爲出發點。我們都知道H艦隊曾任護送接濟馬爾他島守軍的航運隊之役，轟擊熱那亞之役，追蹤德主力艦俾斯麥號之役中，先後建立了許多輝煌的功績。

去年盟軍開始進攻北非時，直布羅陀又立刻成爲那次作戰的主要根據地。每隔幾分鐘，必有飛機飛來要塞北部的機場上休息或補充燃料；遠望好像一羣蜜蜂回巢的情景。港灣裏，碼頭邊，有無數的船艦停泊着。直布羅陀的市場上，到處都是新設的店肆，好像雨後春筍似的。在我看來，直布羅陀在那時候已是夠繁榮了。萬想不到：在盟軍進攻西西里的前夕，再度經過直布羅陀時，目覩該地的繁榮情形，又遠駕乎北非戰役期間之上。

飛機、糧秣船、運送坦克車的船隻、步兵登陸用的特種船隻，坦克車登陸用的特製船隻等等，一隊又一隊，像大甲蟲似的，連接不斷經過直布羅陀，絡繹東去。你會看見這些艦艇全數在此稍稍停泊，採購食物，補充食水及其他必需物品，翌日清晨又互相銜接，列成長行，越過深藍色的海面，向東駛去；直到消失在北非洲的夏霧中。那些滿載着軍隊的運輸艦，在平常本是設備華麗的第一流載客郵船，而且十九曾在直布羅陀停泊過。現在則祇在此間停泊度夜，天明即匆匆啓碇離去。總之，英國所有的船隻全數似潮湧般向東行駛。但直布羅陀要塞的衞戍軍隊還是坐守直布羅陀，眼望着這些東駛的船隻，徒增羨慕而已。

他們覺察有一件大事已在發動了。但那是甚麼事，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相信，再過一些日子，會忽然在無線電裏聽見英國大勝的消息。屆時，英國新聞處將對於那場戰爭各戰場上所獲得的勝利。和將士們作戰的英勇。在作戰中的合作精神，和許多其他的事情，一一詳細報導。但對於他們這一羣等於被放逐於這地中海鎖鑰的孤島上的人們，則絕不會有一字提及。所以，他們祇照着通常習慣，向着面前的滄海，或是頂上的晴空，盱衡瞻望；又對那些離開直布羅陀而東飛東駛的飛機船艦，注視一會；然後又重新回身作那種繁重枯燥的工作——這就是鞏固要塞的防禦工事，令他一天比一天堅固。

當此次世界大戰剛爆發時，我們心中全有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直布羅陀要塞非常堅固，是無人能夠攻克的。所以很抱樂觀，並不急急於改善該地的防禦。但憑良心說，直布羅陀和英帝國其他地方，毫無二致，在和平期間已被忽略了整整二十個年頭，在這次戰爭剛開始時，僅有不多幾座高射砲，而且並不是最合用的了。探照燈亦嫌舊式一點。砲台週圍的防守隧道，還是十八世紀某次戰爭中所遺留下來的東西。戰爭剛爆發時，我們固然有幾座供海軍貯存汽油的油庫，同時在堡壘內部亦有一個貯水池；但此外，祇有不多幾個貯藏室而已。沒有醫院，沒有修理廠；所有指揮官的辦公室和士兵住的營房，亦沒有一間是在地底下的。以這樣的防禦工事，怎能應付一個長期被圍攻的局面呢？

以現代化要塞的標準而論，直布羅陀是太落伍了。我們到這時候纔發覺：直布羅陀的防禦工事本是一個絕對不應該省錢的地方；而我們偏偏乘着承平時候在這裏大大實行節約，忽略了改善防務的工作。太危險了！因此，立刻疾起直追，加強直布羅陀的駐軍，並趕築那些應當在許多年前早就完成了的工程。趕築既竣，立刻裝置高射砲多門，又拖了許多尊大砲到要塞的最高處，安放備用。經過這一番佈置後，現在，直布羅陀的衞戍隊伍隨時能放出密織的火網消滅企圖攻佔要塞的敵人了。你若從遠處望見這要塞各處砲位一齊發砲，那種搖撼天地的聲勢會令你疑惑是整個直布羅陀磐石已經爆裂了。

我自己便曾目擊駐軍在某天夜間，當邱吉爾首相道經直布羅陀前往北非洲亞爾吉爾時，舉行了一次實地發砲演習給邱吉爾看。確是壯觀！掌管要塞最高處各砲位的那班炮手們，幾乎是全時間住在山頂。因為山頂離開市廛相當遙遠，下來一趟已夠累了，回上去時，那就更為吃力。所以他們很難得下山一次。現在已築好一條蜿蜒曲折的汽車路，從山下直達炮台。你循着這條路走到直布羅陀最高處，便會看見礮手

五二一—二七六

們所洗的衣服正掛在一條繩子上曬着，在習習的海風中翻飛招展，作蝴蝶舞。礮手們在夏季裏，經常是裸露着上半身的。所以皮膚全被日光曬得和紅印第安人一樣顏色；看起來異常健康有力。

我的一個朋友是在那裏當礮手的；他領我參觀直布羅陀要塞上的某礮位。我覺得，那尊大礮的位置應當是全世界上欣賞風景的最理想的所在。我們走近該處時，有一個士兵正蹲在一塊岩石上漂洗他的內衣。當他洗完後站起身來，把那件濕衣服掛上曬繩時，他的目光向四週很快掃了一下。我亦就本能地學他的辦法，向四週眺望一番。我所見到的真够偉大！一面，在海峽的對岸，是非洲大陸。無數深藍色的山峯在遙遠處矗立着；峯巔則以時當夏季，煙雨迷濛。有一架擔任海岸巡邏工作的巨型解放式飛機正從外面巡邏回來，降落在機場上。南西班牙的綿亘的羣山，便作了這機場的背景。

停泊在山腳下船塢裏的戰艦，從山頂看去，好似孩子們放在浴盆裏面玩耍的玩具。船塢外面，則停泊着一排排的商船，還有拖網漁船和小汽船，在這些停泊的商船四周圍巡邏活動着。再向遠處看去，在海灣的另一邊，就是 Algeciras。那位士兵再向東方——西西里，意大利那個方向望去，只見海水與長天一色，一望無垠；並不看見甚麼陸地。當時剛巧有一艘驅逐艦高速度地向東開去，在經過的海面上留了一條銀白色浪花所織成的匹練。那艘驅逐艦到何處去呢？他不知道。那艘驅逐艦有甚麼任務呢？他亦不怎麼關心。所以他便回身洗他的襪子。

從下面到達這個礮位的那條迂曲路線，在這次戰爭中已開寬不少。我們亦曾派英國工程專家，加拿大工程專家到直布羅陀開鑿隧道。他們到了要塞所在地點，立刻像蟻群般在岩石各部開始鑿隧道。但所有笨重費力的工作，例如從隧道內運出鑿隧工程的土石渣滓，尤其是在用過炸藥後清除所炸地點附近周圍這種種的工作，全部由駐軍們——一羣英國籍的步兵，礮兵，士工兵，和担任其他職務的英國士兵——自己動手。

你無論何時到直布羅陀要塞內部參觀，在每一條隧道裏，在每一座礮位的礮座，全都看見岩壁上很整潔地鐫着，「此處工程係由……築成」的字樣。中間所鐫名稱，總是一個著名的蘇格蘭部隊的隊名；有時並且題明工程完成的年月。這些部隊在担任從事防禦工程期間，亦同時担任把守要塞巡哨站崗等日常工作；因為不論日夜，要塞的防務是不容須臾鬆懈的。

最近兩三年間，他們已在岩石的中心下層鑿成許多儲藏室，工程間——能夠修理和裝配任何軍用品和軍火的工作場所；空氣很通流的養病室，可供上萬個士兵，看護，醫生們住宿的宿舍。你見到這樣充分的設備，對於直布羅陀要塞駐軍的龐大數目，一定會覺得驚奇。

直布羅陀要塞和直布羅陀的駐軍，是這樣堅苦卓絕地參加盟軍進攻歐陸的工作；担任其中最不出風頭的一部工作。倘若不是他們這樣艱苦奮鬥着，戰局的演變一定不能像今日這樣於同盟國家有利。從有史以來，直布羅陀就是地中海的大門，在戰略上占有絕對重要的地位；現在還是這樣。而高掛在直布羅陀要塞上空的，乃是英國的國旗。

華元造紙廠

出品

印刷紙　書面紙　繪圖紙　包紮紙

牛皮紙　票據紙　彩色紙　白報紙

特點

出品精良　售價低廉

尺寸合適　剔選嚴格

廠址：萬縣三馬路讓渡橋　電報掛號七〇〇〇號

重慶代理處：陝西路一六二號　安華公司　電話四一三三七號

今日的莫斯科

進　仁

譯自Larry Lesueur著「改變了世界的十二個月」

蘇俄的社交生活中，有幾種習俗，爲外來旅客們所不大知道的。一種是：倘若一位婦女請你舉杯祝飲，所頌祝的是一個重要題目如「紅軍」或「史達林」；在這個當兒，你必須一氣飲乾你杯中的酒。否則，將被視爲沒有禮貌。

耳語亦被看作一件很沒有禮貌的舉動。祇有在劇場觀劇碰見很令觀衆失望的表演、而你要向同來者表示你的意思時，纔可低聲與鄰座互語，而同時又不被目爲粗鄙。

在大庭廣衆間，脫下外衣掛在臂上，而把你的緊身或吊帶露了出來——亦被目爲鄙陋無文。有一次，我故意令我的女書記感覺煩擾說：在以「勞工樂園」著稱的俄國，一個男子竟然失去卸下外衣的自由，可謂遺憾！她問我「難道這種習慣是美國社會所一致許可的麼？」我倒沒有想到她會這樣一問。於是祇好硬着頭皮，說，「是的」。

在公共汽車站排隊候車時，莫斯科的通常習慣，是要先問[illegible]位站在行列末端的人，他（或她）是否最後到的。倘若他回答「是」，他纔可以立刻站在他的緊背後。法國人的辦法：在街角上放一個號碼紙條的箱子，以便想搭車的人們各取一條在手，證明他到來的先後——蘇聯人民是不採用的。

行使交通警察職權的國民兵，溫文有禮，但執法綦嚴。當我初到莫斯科對於行人不遵行路規則，是絕對不容許的。當我初到該地的那幾個星期裏，各種規則的執行，好像都鬆了一些。但自戰局好轉，砲火西移後，莫斯科的交通警察亦隨着恢復了猶日鐵面無私的態度。不守規則而在指定越過馬路的界線以外橫越馬路的行人，立刻會聽見命令他們止步的警笛聲；隨着就有一個穿藍色制服的國民兵到來，當場叫他們付出不超過二十個羅布的罰款，並當場製給收據與付款人收執。

我起初不明白，爲甚麼莫斯科的國民兵身材全是那麼短小。現在纔知道政府是特地挑選身材短小的他們來担任這份工作的；或者以爲這樣就可以避免給與蘇俄人民們以前帝俄時代警察的同樣印象吧。此說確否姑不論。在今日的莫斯科，身材高大的交通警察，確如鳳毛麟角，很少見到。我所看見過的每一個交通警察，身材均在普通身材以下。

在這裏，亦和英國的情形彷彿，可以看見髮根黑而髮梢黃的青年女子們進出我所住的那家旅館。蘇俄無數的美容室

，脂粉及染髮顏料，早已用盡缺貨。我到旅館理髮室去，要理髮。等了不知多長時間，纔輪到我。我看見理髮室裏有一些男子，頭髮上塗滿肥皂沫；然後理髮師用鋒利的雄刀，把他們的頭髮截根鏟光。這是以前軍隊中減少蝨子的一種舊。方法昨天我又看見一位軍官在雄光頭。恰巧在他旁邊坐着一位滯着個很大的花領結的年幼女學生。理髮師正在用一種捲髮藥水，為她把直的頭髮變成捲曲形狀。我覺得這兩個坐在一塊眞是一幅很不相稱的圖畫，但或許我是唯一覺得這不相稱的人吧

「信託商品行」已成為今日莫斯科人民生活中不可少的一種事業。蘇俄全國，到處皆散佈着這種信託商品行。這是一種兼具當舖和儉約品商店性質的商店。在這些信託商品行裏，有很多用過的半新衣物待沽。大件的如蒙古運來的眞正絲綢睡衣，小件的，如雕刻細緻的海象牙小刀，你都可以買得到。在這裏，有東方的錦緞，絲網匪出產的花緞，沙馬根的象牙小盒，土耳其斯坦的絲製地毯，和巴哈拉的毛地毯。亦有戰前從巴黎和美國買來的印花布旗袍，俄國的古書印本，蘇俄的現代油畫，和各種各式的鈕扣。（在今日的俄國，沒有一個人肯拋去一顆式樣美麗的鈕扣的。這種鈕扣多數被移釘在新衣服上，然後賣給信託商品行。）還有帝俄時代大財主客廳中陳設的名貴人體雕像，紅雜星所屏置不再用的波斯產黑紫羔皮袍，[illegible]的照相機，名貴時錶，圖畫，半舊的襯衫，老式雞台廚用的帽子，和最摩登的蘇俄時代首飾。

有少數的信託商品行專門買賣某幾種貨物。有幾家的古玩和圖畫比別家出名些；另有幾家則以售賣俄國革命以前各名窯出品的碟子為主要業務。帝俄時代的首飾，亦是一樁可獲盈利的生意。但蘇俄人民的購買力雄厚驚人；這種首飾總是剛剛陳列出來，就被搶購一空。所以我們逛信託商品行時，已無能在這方面一飽眼福。

蘇德開戰後，俄國各地工廠全數停止原有工作，而從事製造作戰物資。當然，衣服的製造亦隨之而停工，所以，今日的俄國婦女要添置衣服時，信託商品行是她們唯一可以得到補充的所在。莫斯科的信託商品行便這樣滿足了蘇俄婦女永久不變的購買美麗東西之嗜好。

時常到這些信託商品行裏來的人們，可以說就是整個俄國社會的橫剖面。其中有剛從鄉間到莫斯科來，準備享受一兩天城市生活的集團農場農夫，亦有身材瘦削、面容不怎麼紅潤的工廠工人；衣著楚楚的著作家、藝術家，還有些陪着情人來買約指的紅軍軍官，和回到莫斯科來休假的紅軍士兵。這些士兵們裏面，很有許多是生平第一次到莫斯科的，他們肩上還揹着作戰的來福槍，腰間掛着在前線上燒湯用的、已被煙火燻黑的鐵罐。

委託信託商品行代賣衣物的手續，是相當簡單的。你倘若有點甚麼東西想出賣，可以把它交給信託商品行，並且定明價錢；信託商品行就會替你把那件東西陳列出來。倘若那件東西被人買去了，他們會馬上通知你去見他們。他們先從該物價格中扣除應得的佣金，然後把餘數用現金交付給你。這些信託商品行所陳列的貨物，另外還有一個來源。就是設在各僻街小巷的那些收買店（Shupchik）。在這些收買店裏，你可以把你想出賣的東西拿給他們估價。若是合意的話

，你可以把東西留下，立刻拿着現錢回家。然後他們就把這樣收到的東西分派給各信託商品行，另定價格陳列出售。這些信託商品行和收買店，完全由政府統制，所以一切物品價格的漲落，均由政府命令規定。

這些信託商品行和收買店每日的平均交易數額，是相當可觀的。我有時放一兩件東西在它們櫥窗裏，看看賣出的快慢如何。第二天去看時，則已經不在那裏，早被人買去了。有許多次都是這樣。別人寄售的東西亦都這樣。似乎在這相當長的時期中，祇有一個例外。這就是那個名貴的真金紙煙盒。說起那個真金紙煙盒來，在莫斯科，誰人不知，那人不曉？它是擺在批特陸伏加街一家門面很小的信託商品行櫥窗裏。放在一些時錶的中間。所標的定價，非常之高——高到不是任何蘇俄公民所能付出的程度。這個真金煙盒已成了一件象徵的東西——象徵一般肯辛勤工作、節儉儲蓄的蘇聯公民可以購買一件貴重的物品，它的標價是四〇，四五〇羅布，按照普通兌換率五個羅布值一美元計算：一個美國人須付出八千多美元，纔能購得此物。我每一次到那家信託商品行去，總看見一大羣人圍着觀看那個煙盒。但它真有價值連城之勢，始終沒有一個人買得起它。

某天，我見到三個紅軍士兵，正拿着這個金煙盒在手中反覆觀看。他們是從前方回到莫斯科來休假的，所以雖仍穿着泥濘不堪的軍服，而並無靦覥之色。他們三個人全有點酒氣醺醺，喝了幾杯酒的。因此，當煙盒在他們被掘搶掘壕工作磨粗糙了的手中時，櫃台裏的那位女店員，眼睛不敢須臾離開它，她看見金煙盒發亮的表面上增加了許多油膩的指印，不免有點焦急。最後，三個士兵中的一位，把那個金煙盒與自己所吸的紙煙比了一比，就交還給女店員，不經意地說道：「沒有用，裝不下我的紙烟」。我離開莫斯科時，那個金烟盒還沒有賣出去。或者竟是永遠賣不出去吧。

成都坊巷古蹟考（二）

李毅剛

東打銅街：道生漫談「正德初，秦[illegible]合蜀藩城西北，藩司署東南里許，因多蒔桂花，遂以『桂花』二字名街」。按明代藩署，在今武擔山南麓、又考近人冬六生蒔尾錄：紀成都街坊有「桂花園」一條云：「桂花園本蜀藩闈業也，說時開人叟言：是地為明太監私宅，今為東打銅街，乾隆初年開基建屋，掘出天啓元年桂花園碑界，遂以名其街衢，總稱『桂花園街』云。今詢之都人士，多不知矣！

前衙街：在城東南，復興門西，清一統志云：「明洪武中，於府衙前六里置『提督前衙』，按今前衙街，為舊衙署故址。

狀元街：華陽舊志（卽嘉慶志、以下仿此。）：「府城南狀元街，以明狀元楊慎第故名也」。今狀元街（一名鑼鍋街），護國庵西端，卽楊之故宅。

方正街：道生漫談：「國初（明初）蜀獻王之國，延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世子傅，賜第城東北，遂以『方正』名街。

瑞士祖格湖

馮朱棣

登瑞士琉森麗奇峯巔，俯視碧水環繞，南爲四州湖，北卽祖格湖Zuger See也。

祖格湖在瑞士之祖格州，由阿爾卑山山水，聚匯成湖。長十五公里，最闊處約四公里，全湖面積三十八平方公里。高峯圍繞，湖水澄碧，湖面不若四州湖Vier Waldstaetter See（卽琉森湖請參閱本誌第十一卷第三期拙著瑞士琉森湖篇）之曲折，又非似蘇黎世湖Zuericher See之爲弧式，故在任何湖岸，可縱覽全湖。平湖如鏡，水碧於染，青山繚繞，如翠玉屛至，麗奇Rigi之峯，巍然突出，上下雲霄，沿湖村舍，於萬綠叢中，隱紅瓦數點，色澤濃艷，與鏡湖山，烟雨空濛，若隱若現，有疏淡之風致者，景況適不相同。

蘇黎世Zuerich至琉森Luzern道中，鐵路沿祖格湖西岸，於左側車窗，可眺祖格湖光，麗奇山色。

沿湖大市，在湖之北端爲祖格Zug，係祖格州之首邑，瑞士諸州中，面積最小者，卽爲此州。幅員僅二百四平方公里，人口僅三萬餘，不及我國之一小縣，然此州介四州湖及祖格湖間，爲肥沃之高原。祖格市內，有人口萬餘，市之周圍，尙有城垣及瞭望塔，街市房屋，尙爲中古時代式樣。小巷中以碎石舖路，絕無泥濘，雖極狹隘，但淸潔殊甚。上巷Obergasse及魚市Fisch-Markt之街景，尤堪入畫。市內大建築，如市政廳及奧斯伐爾特教堂Kirch Oswald，均十五世紀之遺物也。出市廳，赴湖濱，斜坡臨湖，草地如茵，仰臥其上，望雲影浮動，遠山含翠，令人神往。憶曾在西湖亦白埠頭，仰臥湖濱綠草中，斜睨雞籠山色，看浮雲飛渡五雲山巔，此景彷彿似之。登市旁之祖格山Zugerberg，見鏡湖一泓，青山環峙，森林深處，將尖高塔，紅屋隱約，靜謐天成。遠望南天，碧空中雪峯巍巍者，瑞士著名之少婦峯Jungfrau也。北望近峯插天，倒映湖心者，麗奇峯也。麗奇峯後之大山，旁薄天際，白雲繚繞者，四州湖上之披拉士斯山Pilatus也。

自祖格泛舟湖心，正對麗奇峯南航，峯巒包絡，樹林掩映。先抵小村奧培爾維爾Oberwil，果樹成林，深蔚靜穆，爲避暑勝地也。過綠登溪Lothenbach，高峯攢聚，溪澗奔出流，利用瀑布，發爲動力，鋸錶等廠，於焉興起。

至邃門湖Immen See，位祖格湖西岸，據祖格至琉森

之中心，前臨祖格湖，背通四州湖，介於兩湖間之陸地，在此闊二公里，扼兩湖之通路。此處山重水複，妙景天成。隔湖正對綠絲山Rossberg，背倚紅山Roterberg，右扼姬奇，湖光入戶，嵐影迎門，風景之秀，氣候之爽，在瑞士各村落中，所特出者。村後有著名史蹟，即一三〇八年瑞士民族英雄威廉退爾 Wilhlm Tell 射死奧國守臣格斯來爾 Gessler處，後即於其地立祠，以紀念之，地名退爾祠Tells Kapelle。

威廉退爾之史蹟如次：十四世紀中，瑞士貞爲奧屬，守臣之自維也納往者，必立威以制其反側。時葛斯來爾任烏利州（烏利州在琉森湖南，一二九一年與希末次Schwyz 州及下法州Unterwalden 同爲瑞士最初之自由州，後加入琉森一州，共爲四州，琉森湖之名爲四州湖即此四州也）。州長Landvagt von Uri，在其首邑「老村」Altdorf 中（在四州湖之南端，勿里倫 Fluehlen 附近），掛冠於通衢，令瑞士人過冠下者必拜。威廉退爾過此，傲不爲禮，守臣怒，將殺之。嗣聞其善射，令以蘋果置其少子之頂上使射之。退爾取二矢，引弩一發，蘋果墜地。葛斯來爾問其取二矢何意？退爾謂：設第一矢傷其子者，即以第二矢射汝。葛斯來爾怒，拘退爾，自勿里倫登舟，將載囚他所，時烏爾耐湖 Urner See（四州湖之支湖，參閱本誌第十一卷第三期描寫瑞士琉森湖篇）忽起大風雨，波濤洶湧，舟將傾覆。舟人知退爾善操舟，釋其縛，使駕舟脫險。於是退爾駛向東岸，縱岸逸去。（今烏爾耐湖東岸阿克遜大道 Axen Strasse 旁西西康 Tisikon附近之退爾祠Tells Kapelle，傳係昔日登岸逃逸處）。嗣後每隱身伺隙，圖射葛斯來爾，卒於祖格湖上之意門湖村後射死之。後人就其射死葛斯來爾處，爲之　祠。

退爾事蹟，至十五世紀中，始編爲瑞士民間歌謠。至十六世紀中，在烏利州演爲戲劇，至一八〇四年，更由德國文豪薛來Schiller，譜爲歌曲。於是其事蹟乃大著。但考蘋果事，遠在西歷一二〇〇年以前，已由丹麥史家薩克沙洛拉麥底珂斯Saxo Grammaticus，在Toko 一書中，有其記載。（文莎士比亞之哈姆雷特Hamlet 一劇，亦係根據薩克沙格拉麥底珂斯之記載所編成）。

又余嘗遊烏爾耐湖，過退爾祠，見高峯夾峙，自勃魯倫Brunen 及薛來石Schiller Stein 間，南迄勿里倫，湖面如甕，似無巨浪覆舟之可能。根據以上丹麥記載，以及烏爾耐湖情形，則退爾事蹟，是否爲信史，似屬疑問？但瑞士人民，酷愛自由，編爲英雄史蹟，並在各處立祠以崇拜之者，所以垂示後人，使之振懦起衰，並使奴顏僕膝，靦顏事仇者，有所懷愓也。

「離昔」湖，船向東駛，以赴對岸之伐爾希維爾 Walchwil，爲湖中產魚區域。由此南航，乃赴阿爾脫 Arth，位祖格湖之最南端，據麗奇山北麓，由山北登麗奇峯頂，取道於此。（由山南登麗奇峯，則由琉森湖畔之費次勞Vitzrau 乘齒輪車）。先至哥爾道 Goldau 乘齒輪車上山，沿途草地青翠，乳牛成羣。車行一小時餘，達山頂Kulm，拔海一八〇〇公尺，不生樹木，有旅館，供遊客之休止。俯瞰祖格如盌，小艇如蟻。南眺琉森湖，碧水一泓，停瀦叢山中，湖中之上鼻Obere Nase 下鼻Untere Nase，相對如門。拔拉士斯

山[illegible]歐[illegible]濱，山頂[illegible]封。大小獨登山Mythen，[illegible]向，[illegible]從此[illegible]。勒里斯登山Bristenstock，積雪[illegible]，似金字塔。[illegible]西向俯[illegible]，琉森市[illegible]約勞河河Reuss口，[illegible]數塔[illegible]Hof-Kirche之塔尖，高[illegible]如[illegible]。極目遠望，萬峯撐天，雪色[illegible]目，其突出之白峯，為氣象角wetterhorn[illegible]角Schneckhorn也。南天銀光，[illegible]少婦峯[illegible]角Fischorhorn[illegible]。北望[illegible]格鏡[illegible]，野[illegible]Willisau（綠[illegible]山之主峯）[illegible]高峙，[illegible]世[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北[illegible]，德國境內之黑林山Schwarzwald也。湖光山色，白雪晴雲，景物之奇，千變百轉。

下山，自哥爾道東北行，入綠[illegible]山及瑞[illegible]舍爾斯篤克Neuselstock山間，衡行湖岸，約十公里，達安格里湖Aegerisee，畔之莫爾加爾登Morgarten。[illegible]峯峭立，狹路沿湖，瑞士有名之古戰場也。一三一五年瑞士農民二千餘人，於旁山沿湖之狹道中，憑險埋伏，殲滅奧國騎兵二萬餘人於此。經此戰役，於是烏利，希維[illegible]及下林三州，脫離奧地利亞之羈絆，終得自由，瑞士農民之勇敢，可以風矣。

回視國內吾浙錢塘江上游，有排門山者，狹路崎嶇，倚山沿江，屈折近十五里，南宋紹興[illegible]，有錢鶯[illegible]者，率民衆二千人，因險設伏，大敗金虜於此。此役與瑞士莫爾加爾登之戰，年代相近，（南宋紹興時為十二世紀初葉）地形相似，事蹟相同，此種民族精神，本可東西並美，垂示後世。乃瑞士之莫爾加爾登迄今尚年有盛會，以紀念此勇敢戰蹟，而我國浙中之錢[illegible]兄弟，默默無聞於世，其[illegible]致[illegible]意者，我國文人，素以嘲風月為能事，對於女性之[illegible]尤力，[illegible]女之宣揚，更不遺餘力，於國家[illegible]，民生[illegible]濟之倡效，[illegible]歌之詠之，嗟之歎之，復[illegible]其遺物以[illegible]吊之，紀念之，以為佳話，以為韻事，是以蘇小小有墳，關盼盼有樓，莫[illegible]有湖，[illegible]娘有井，而對於愛國平民，[illegible]烈之抗敵偉績，足以影響民族精神之豐功，反惜墨如金，無人為之流傳，遂使湮沒不彰，國民素性柔靡，[illegible]未始非中國歷代無聊文人之罪也。是以欲改革萎頹之民氣，應自文學始，吾遊瑞士之莫爾加爾登時，有感如此。馮朱棣記於瑞士琉森。

上海服莊

聘請滬漢技師
精製新穎服裝
推銷國產呢絨
出租結婚禮服

地址
重慶民族路157號

貴州的短裙黑苗

陳國鈞

我曾受政府委託，作貴州的苗夷族社會調查。因爲苗夷族的種類龐雜，名稱不一，他們散佈的地域廣袤；我於是採用擇樣調查法，按照族類的通稱，擇定幾個集中縣份分別調查，自然是深入的，住進他們寨子裡，日與他們男女老幼爲伍。我首先到貴州東路的爐山縣，它是雷公山傍有名的苗區，該縣人口九萬餘，苗族佔百分之九十強，以通稱爲「黑苗」者獨多，復有長裙與短裙的分別，互有特異之點。我先就住到幾個短裙黑苗的寨內，調查他們生活中的一切社會狀態，後又到幾個長裙黑苗寨內繼續調查。等這次調查完畢時，曾整理爲一報告，最近我偶然在書箱中，檢出一篇記述短裙黑苗的舊稿，現在特地重加整理，姑且把短裙黑苗的生活狀態，略爲介紹，以饗本誌讀者。

一、習性

住到短裙黑苗的寨內後，不久就發現他們許多瑰異的習性，很令人驚奇！

男女們的體質，一般地說來，每一個都堅強康健的，此一則因爲終年都是勞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赤足單衣，櫛風沐雨，飽嘗大自然的風味；一則因爲思想較單純，沒一個染上惡劣嗜好，貴州未禁雅片烟前他們都已厭惡雅片煙，絕有吸之者，所以他們處處表現比漢人要強多，有着結實的體魄，更有耐苦的習慣，和有堅忍的態度。

其次論他們的個性都是質直而誠厚。無論對于何人何事，如能取得同意或信仰，便無微不至，始終不變，即使叫他們赴湯蹈火不推辭。此由于他們奉公守法，自治精神等美德中，尤可以概見。

還有一點不可不申述的，我們到他們處無論從事什麼工作，祇要赤誠相待，他們不獨助一切，而且常受他們盛筵款待。古人所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等作，在他們家中，戚族間，或與外族人往來，十足表現此濃厚的友愛。

但是，他們因爲智識的較缺乏，欠有判別的能力，所以性質古拗，遇事遲疑，進取向上的精神，稍感缺乏。他們事事都照着老祖宗傳統的成法做，有時確是難與商議到無以復加。

二 語言

他們沒有正式文字，此與他種苗族一般。現在所用的文字，自然是漢文。但他們讀書識字的人較少，要寫什麼時，多請族內或族外識字的人代書。他們的語言，自成為一體。因為常和漢族來往接近之故，都用心學漢語，通漢語者已不少。據我們調查他們自己特有的一種苗話發音很覺粗濁，且多喉音與齒音，缺乏唇音與舌音，在結構上，更發現三點：一、參用漢語的地方很多，二、單音詞很不少，三、形容詞在名詞後。這兒限於篇幅，不能盡將調查所得的語言列出，況且苗語的發音很難鑑別，現在尚找不出最切當的音標，有留待專家的研究了。

三 服飾

現在識別苗族的種類，以「服飾」是最普遍的標準。短裙黑苗是一通稱，即以他們女子的服飾而得名。

短裙黑苗的男子，服裝上與漢族農人並無二致。衣服的顏色有藍、白、青、黑諸色，普通用黑色，這與漢族亦無多大差別。所用的衣料，都出自家中婦女染織，衣係右衽，褲脚大至一尺四五寸，與各地的漢農亦無異。

唯有他們女子的衣服，就樣式別緻了。由種棉花起，紡紗、織布、洗染、至縫紉止，都是自己一手作成。所織的布，有斜紋的，有[illegible]的，雖是棉織品，異常細緻堅韌，尤其是染的功夫最大，多染成黑色，係用自裁的靛，經過次數很多。她們普通穿着的衣服是對襟的，圓領的，寬的袖，窄的腰身，有排扣，衣短僅及臍，臍以下則為短裙，長只一尺，內不着褲。短裙的式樣似西洋女子穿的，不過縐摺極多，最少在五百以上，多至千數，做一條裙子，至少要二丈四尺的布料。每逢喜慶或做客時，都外加一條新裙，短裙的外面前後復置兩塊繡邊緣的黑布。脚上纏上很厚的裹腿布，每條長至二丈五尺，從脚踵直打至大腿上，行走時倒不覺不便。

女子平時穿的衣服，是不考究的。但在出嫁與舞會時，就有一套嶄新的繡花衣裙，全用光綫製成，呼為「花衣」，式如上述外，更縫上精緻的花邊與銀圈，她一生祇有一套，要化四五年功夫方成，年老死時還要穿去，足見此套「花衣」的名貴。

女子的頭髮非常光潔，常常到河溝洗浣的，平常都是頭上盤髻，宛如螺狀，髻後插一小木梳，很是美觀。她們最考究衣服上繡的花紋，同時也愛戴各種銀首飾，以重大且多誇美。

他們不拘男女都赤足不着鞋襪，天冷時僅年幼者或年齡老邁者有時穿着而已。

四 飲食

他們雖居住地帶，大都是稻米，糯稻出產最多處。但是終年吃米的倒不多，家有存米就賣脫換錢買別物，每年自四月至八月，每家照例改食包谷（玉蜀黍），蕎子（蕎麥），或蕨菜根，做成粑粑來吃。

他們每天吃早、中、晚三餐，平時沒有酒肉油葷，佐膳的菜蔬多用野菜，如灰菜、酸湯、鹽菜、酸菜、酸菜、辣椒拌豆腐等，此數種菜蔬都是酸味，幾乎每家常食。調製的方法，都

五二一—二八六

很特別的：

（一）灰菜——先是採集山上的樹枝，燒成灰後，以之拿帕子包了灰用水沖濾，將灰水與蕨菜合蒸，即成灰菜。

（二）酸湯——每次煮飯時，將米湯倒入罈內，經久變為酸味，煮青菜時將酸水合煮，即成酸湯。

（三）醃菜——將田園中自產的菜苔洗晒乾淨，切成小節，拌以粗鹽，辣子，與甜酒裝入罈內，經久取食，即為醃菜。

（四）酸菜——將田園中自產的青菜洗晒乾淨，切成細塊，另將小米煮熟，與之合拌，放入罈內，罈蓋嚴封，四周有水，經久即為酸菜。

（五）油菜——此菜分素，油兩種製法。素製為用山上採來蕨菜在鍋內煮熟後撈出，各切成二寸長一節，拌以煮好的小米，放入罈內，久後即為素酸菜。油製為將每次吃剩下來的油肉菜，倒放在罈內，久後成酸味，取出與青菜合煮，即為油酸菜。

（六）辣椒拌豆腐——將已研為細末的紅色辣椒，與豆腐相拌即成，食時復加生鹽，成為又鹹又辣的菜。

普通的家常菜，就如上述數種。若不是有上賓來臨，或婚喪慶弔時，是不容易聞到雞，鴨，豬，牛等肉的香味。他們飲水多半是飲的生水，不尚熟飲。他們好喝酒，酒是自釀的，以包谷為原料，其味苦澀，外族人不容易入口。他們在每頓飯時，飯桌上必有一碗辣碗，用湯水調和，像漢人用醬油碟一樣，每吃一口粘上一回，而且覺得津津有味。

五 住屋

他們的村寨，多在高坡之上，同族幾十家結寨而居。寨一帶的門前，總是樹木濃蔭，風景幽美的居多。他們所住房屋的構造雖不很講究，但是普遍都住着用木豎瓦蓋的房子，住草房的很少，最貧窮的人家，才住用杉木皮蓋造的木房。因為他們生活上衣食可以自給，住屋當然也差不多，所用的材料，都由自己準備起來，蓋造的時候，才請人來，也都是換工幫忙。

普通人住的瓦房，都有一層樓，約有三間，中間是堂屋，右間為客室，左間為廚房，樓上住的人。用杉木皮造蓋的木房，大抵祇有一間，炊爨飲食，日作夜息，都是在這一間。各種屋房中，雖無精緻的設備，然亦秀潔可居。廁所不建在屋內，而建在屋背後，係用四根柱子，豎成一間小屋，形似較大的土地廟。豬圈和牛欄，則設在屋側，距住屋尚遠。這較諸他處苗族中，所見人畜同居，實遠勝一籌了。

六 婚姻

他們男女的婚姻大事，簡單言之，最初也是自由戀愛，次則憑媒妁訂婚，然後定期結婚，由父母主持的很少，在子女十歲左右時，就為之訂婚。分析地來說，在戀愛時期，有所謂「跳六笙」與「搖馬郎」，純為婚姻媒介而有的集會，「跳六笙」，是一年一度的，「搖馬郎」是無時間的限制，比「跳六笙」重要。我們在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看到「搖馬郎」的情形，那就是一對年輕男女見面時，以唱歌方式來問答，若對方表示願意，亦以歌答之，唱歌說笑，非常活潑自由。直到夕陽西下，各自歸家，如是者經若干月後，男女感

情日增，互相愛悅，就請媒人說合。

訂婚的手續不必配命合庚，和選擇黃道吉日。祇要由媒人說合，經過雙方家長願意後，就由女家送一根「花腰帶」——為議定的「財禮」，請媒人帶往男家，再由男家帶回一把「花布傘」交存女家便成。結婚時，女子即用此傘由家撐至男家的。此時女家請客，男家派三四個年輕男子抬酒，糯米飯，與雞鴨并「外甥錢」（規定為三元六角），等來女家。那當時要請媒人并延近處的親友作陪，款待酒肉，這就是訂婚了。

訂婚過的男女，到了成年時，男家家長即欲為兒子完婚，往往在秋收過後，男家請三四個男子抬肉和糯米飯，并將從前說定過的「財禮」（普通由十元至四十元）如數送往女家，當面預告女家接親的日期（約在二旬後），此時女家回送糯米飯一包與鴨子一個，同時著手準備一切完善。等接親的一天到來，女家請早便着人送死豬一個與糯米飯二大籮，送到男家預報「新人將到」的喜訊，隨後新娘果然撐一把「花傘」，穿上「花衣衫」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偕同親友男女十一人步走到夫家。送親中有六個人折回家，在半路已有男家派人守候，拿以酒飯在路畔坐食。待新娘到男家後，男家就擺酒席宴客，澈夜飲酒唱歌，衆客都不去就寢，當晚上新娘與小姑同睡，新夫婦並不就同房。翌晨新娘即與送親戚友回娘家。在家住滿三天後，新娘再由叔伯兄弟陪至夫家，住過數日後又歸，於是這一場結婚大事到此告一段落。此後新娘雖常往夫家，仍常歸娘家，直到有了生孕才到夫家和丈夫開始入於一種新人的共同生活，她也正式執行主婦的事務。

由。離婚的事情也是間或有的，如遇夫婦不睦，離婚的動機發動者，便由誰賠錢給對方。男子若不願養妻，可以立刻下一休書，并給以相當的生活費，俗叫「粘花掛紅錢」；若女子不欲與夫同居，男子可追索「財禮」與婚時的「耗費」，并寫一紙「斷婚詩」與岳家為證，此詩大率通用，句為：「無事綿無事，如比水流東，自從今以後，任可桃花紅」。

七　喪葬

他們中，有人死後，都是裝入棺木殮，富人家為「外槨內棺」，普通人家祇用「外槨」，窮家祇用薄板做成的「內棺」而已。棺木是請木匠來家做成。當人斷氣，並不馬上放入棺內，在堂左側用樹木架起一塊高約五尺的木板，上面蓋有兜單，把死屍移放板上。家人頭上披麻，圍哭其傍，此呼為「號喪」。同時喪家請人到遠處的親戚家去報喪，在門口放鳥槍（男死用），或鞭爆（女死用），用意在報告鄰近的親友。同時，喪家設起香位，請一位巫師，在家中舉行開路，大鼓六笙，通夜吹奏不息。次日，遠近親友戚聞報趕來祭弔，都預備送禮，通常為一籮糯米飯，一[illegible]米酒，一二串鞭爆與香燭紙錢等。若死者有已嫁的女兒，另須加送布兜單一條。喪家此時宰水牛一只（男死用）或馬一只（女死用）以謝弔客。客此為「開堂」，即漢族所謂的開弔。第三日，他們便把死屍裝入棺材，請寨辦理既竣，即抬出上山土葬。抬材的人，大棺十六人，小棺是八人。上山時，前有吹六笙者和打鼓手，與放鳥槍或鞭爆等人，死者的女婿提了一根杉木皮點上火，作為火把在前引路，又有死者的媳婦，背了一籮谷子緊跟

在後，巫師左手執一把寶劍，右手拿一個空水桶，走出寨門時，即將水桶擲地，舞動寶劍，喃喃唸咒不息，棺後又跟着家人與親友，若死者爲寨中很孚聲望的人，送殯的會多至二三百人。他們的葬法都是掘土爲井，將棺材放在井內，掩上許多泥土，形如葫蘆，死者的脚在葫蘆頭，頭在葫蘆尾，此呼顚葬。坟前也用一長方青石碑，此與漢俗相彷。

從山裏埋畢囘來，喪家要預備好酒肉款待衆親友。此時巫師也在喪家忙了三天，送他一籮糯米飯，一個猪心，與一酒離去。再過三天，喪家須上山祭掃，此叫「復山」。以後每逢春社（又名「掛社」，即立春後二十五日）與淸明（又名「掛靑」）兩日才上墳祭掃。

他們間偶有舉行火葬的，這大都限于痲瘋病死者（與兩廣所傳的痲瘋病，病狀相同。）或橫夭凶死者，乃將屍體抬置空地，聚薪焚之了事。

八 信仰

據我們的調查，在短裙黑苗中間是找不出某一種宗教的信徒，不過曉得崇拜祖先與各種善神惡鬼而已。每逢於節期要祭祖，沿用的節期是按舊歷而言，有正月十五日，二月春社日，三月淸明日，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五日，七月十五日，十二月三十日等節，除了春社與淸明兩日外，都在家中用酒肉燒鏹紙祭祖。

從社會進化上說，短裙黑苗猶未脫出多神教的階段。對於各種善神惡鬼都視爲有無上的生命與威權，談到時很敬畏。他們的心目中，善神是保護者，是不敢怠慢的，若不恭敬，就會變爲惡鬼，使家人發生疾病與其他不幸的事情。善神之外是惡鬼，是專和人作對的，使人得毛病。所信仰一切的善神惡鬼，都是無偶像或其他的象徵物。所謂善神是指的雷神，保家菩薩，與土地，其他如大樹怪石也莫不以神目之。據他們告訴惡鬼有馬郎鬼、老虎鬼、阿虜鬼、發勇鬼、發愛鬼、發近鬼、傷鬼、保蛋鬼、阿哭郎鬼、掃家鬼等，若是有人晦氣，撞着鬼立刻會生病，而各種鬼會起各種不同的病狀：如頭痛，嘔吐，冷熱不定全身發腫等。

他們以爲冲撞神鬼而生病，是不必服藥醫治，只消去請鬼師問卦來解，因之鬼師在他們社會中是據有特殊地位的人物，猶具有原始社會中的鬼神道權威。我們經過的各苗寨幾乎每一寨中至少有一鬼師（另有一鬼師的助手，呼爲通師）。大家以爲鬼師能與神鬼溝通，并能驅除能力較低的惡鬼。病家請鬼師到家後，不注重看病象，而是用兩片小木片來「問卦」木片分陰陽二面，摔出去時分陰陽順三卦配合，在這三卦的配合中，鬼師當場說出病人受了那種鬼的作祟，和怎樣爲病人解厄？此時病家信以爲眞，依順鬼師的話辦，立即設起作法香壇，并去辦各種牲畜，如鷄、鴨、猪、牛狗以及許多不易辦到的禽鳥與猛獸。鬼師專唸咒祈禱，爲病家「捉鬼」卸病。當然這種做法病人是什九致死的。但他們縱見病人不治而死，還說是酬愿未足所致！

九 娛樂

他們所處的生活環境極苦寂，終日勞動不息。平日間只有以唱歌曲爲最普遍的一種娛樂，藉此略描胸中的苦悶。據

我們的調查，他們所唱歌曲的名目繁多，有情歌，喜歌，酒歌，孝歌等，都是用土語編成的，不論男女，從小時就隨人學唱。我們遇到不少漢語講得極流利的猓姑娘，個個擅長唱歌，所唱的都是情意纏綿的戀愛之歌曲，歌曲內容和音調字句的艷麗悱惻，彷彿我們古時毛詩中的綵蘭贈芍。現選錄四首於后，以見一斑：

1 愛你人，愛你穿衣四角春，
愛你一口漢才樹，愛你講話帶斯文。

2 大風渺渺翻坳坳，金花銀花十二攀，
金花還要銀花配，妹是草花配不來。

3 想你多，想你吃飯想吃藥，
白天吃飯吃不下，想到哥時睡不着。

4 楷子欄，楷子高上寫書文，
寫個常字常來走，寫個不字不去郎。

他們除高唱歌曲之外，最大的娛樂尚有下列三種：（一）跳六笙——最普通的樂器是六笙規定每年舊曆正月初四日起至二十日止，各寨輪流吹奏六笙數日，此名為「跳六笙」」。舉行之時，各寨集合于一定廣場上，名為「六笙塘」，此日（早晨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附近的各寨男女老少，都穿着新衣趕來。幾個能吹六笙的年輕男子，正是向愛人一顯身手，一表示漂亮的好機會，更打扮得雄糾糾，氣昂昂，眉飛色舞地顯見十分活躍。許多「跳六笙」的姑娘，也是大出風頭，穿上她那套唯一的「花衣」，帶上所有的銀飾，衣上裙邊佈着許多銀製響鈴，叮叮噹噹很是好聽。六笙吹時亦有音節，跳六笙的姑娘聞聲起跳，腰扭足動，如跳舞狀，雖甚簡單，但他們自有他們的賞鑒。（二）鬥牛——這也是每年有定期的一種重要的公共娛樂。他們逢舊曆正月中旬與七月中旬時，各寨都舉行鬥牛大會。他們鬥牛的目的，為的是娛樂觀眾。期寨外的廣場上，排列着一對對雄壯的水牛，約有十多頭。門時放一對牛入場中，以孔武有力的健男子數人牽牛，由兩旁拌住牛頭，免其亂播出事。等到兩牛距近時，衆人在牛後喔喔吶助威，撐牛頭者兩手一放，兩牛即開始相撞，全場喧鬧跳躍的聲音，震動山谷，鬥久敗牛逃逸，就定輸贏，並時牛主牽牛退出，繼續另選一對水牛相鬥不息。此日到場的觀衆，男男女女，紅紅綠綠，也極一時之盛。（三）賽馬——此與鬥牛同時舉行，賽者各騎快馬比賽先後，同時有二三十四馬，距離約一百咪，每次同時五匹一次，排成一行列，聞槍聲即起跑，其盛況與鬥牛同。

十　教育

他們中讀過漢書的人，百中無十。他們以為讀書人同當兵一樣，都要離鄉背井，所以寧可不讀書，而安於他們樸陋的生活。他們的生活自足，祇向外面買食鹽，沒有和外界接觸的必要。偶有訴訟的事件，也是由寨中公正的「首人」處理，若遇犯罪不明的事件，便可行「燒湯撈油」的習俗，走同神明前判斷是非。如遇銀錢借貸與田地的買賣，也不立借據，亦沒有契約，而是用木刻合同在一根木板上刻了銀錢劃數，一劈為兩，雙方各執其一，到償還錢時兩相對合，然後打碎棄之。不過在寨中為「首人」的大概粗通，有事可請他代辦，也不覺有什麼困難。

再就他們的現實環境說，也是有一定的秩序，所以風尚醇厚，自衛力量堅強，無錢人與有錢人，都是一般勤苦，且財富程度，不甚像漢族間懸殊，大概百分之九十，都是自耕農，一般人的慾望很低，只要年年農作豐收別無什麼野心，故讀書不是他們所需要。

印度的種族．宗教．服裝

周　尚

除了蘇聯以外，世界上種族的複雜衆多，要推印度了。由於早期的阿拉伯種族自西北來到印度，以至於回教遊牧人民，流寇，散兵都紛紛的侵佔了印度平原，自十一世紀至十六世紀的一個長時間，如波浪式的繼續不斷被外族蠶食，遂影響了土人。印度人民攙雜着許多種族血統。有——德拉維荼人（Dravidian）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蒙古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有些學者認爲希臘人也混合在內。

印度的地方同化力最老是很強，這同化力幫助牠創造了一個民族的型態。試舉幾個例子說：信德人居住信德省，其名取自信德伍，（Sindhu）原爲印度河的古名稱：孟加拉人和制查布人的名字取自孟加拉和制查布；古者拉特人來自古者拉特，（Gujerat）這是孟買的一區。其他集團都以他們自己歷史上的共同利害而結合；每個結合均含蓄着各種特殊的人種特性：馬德拉斯省南部和東部的坦密耳人（Tamillian）馬德拉斯省北部的阿特拉人（Andhras）或稱坦爾葛斯（Telugus），馬拉巴沿岸的馬來雅里人（Malayalees），馬德拉斯中部西北部和馬德斯至孟買的卡那坦克（Karnatak）的卡拿大人（Kannadas）。復有幾種出名的武士民族如：西北邊疆的帕坦族（Pathans），制查布的塞克族（Sikhs），孟買的馬剌塔族（Marathas），北印的賈次族（Jats），雷傑柏脫那（Rajutana）的剎帝利族（Rajputs），以及希馬拉雅山麓的杜格萊族（Dogroas），廓爾喀族（Gurkhas）是屬於尼泊爾王國，在印度東北邊陲；他們勇敢善戰，都是印度軍隊的細胞。

許多人以爲印度人是一個宗教的民族。他們爲印度教徒（Hindus）塞克教徒（Sikhs）回教徒（Mushins）佛教徒（Buddhist）陰陽教徒（即拜火教徒）（Paraees），和耶穌教徒（Christians），但與其說是宗教的，毋寧說是種族的，更正確的說，印度人民是披着各種種族的色彩的。譬如孟加拉人的回教和印度教。孟加拉的回教徒普通講孟加拉語，這語言根本爲聖斯克力脫（Sanskrit）所引用，以相傳的職業、服裝、外貌和習慣使不容易與他的鄰居印度教徒分別。在種族上孟加拉回教徒與鄰居印度教徒肖似，而與北方制查布的回教徒反不很相像，他們的語言孟加拉回教徒不會講，他們的風俗習慣在許多方面都與孟加拉的完全異殊。信奉印度教的也是這樣。要追求任何種族的血統十分困難，如馬德拉斯高級族籍和喀什米爾高級族籍的血統就不易找尋。

賂甘米爾的婆羅門回民是吃肉的，但南印度信奉正教的婆羅門人若吃了肉便將革出教門，他們的外表、服裝、語言、禮貌和風俗各代表着特殊的風格。

縱然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以及其他宗教集團，廣大的分佈於全印，可是多數的回教徒却居住於西北和東北，多數的印度教徒則在中部和南方。西北邊疆省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為回教徒；另一面，馬德拉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為印度教徒。一九四一年詳細的戶口調查尚未公佈，但估計全印度人口已超過三八八、〇〇〇、〇〇〇。溯自一九三一年最後一次的調查全國人口已增加了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根據一九四一年人口計算，印度教徒現共有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回教徒則為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印度教徒與回教徒聯合了結成印度人口的巨大軀體。第三位最大的集團是印度耶穌教徒，人數僅七、〇〇〇、〇〇〇，他們為塞克教徒所追從，勇猛的塞克教徒大半住於判查布，共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佛教徒最少，僅有一二、〇〇〇人。教徒人數雖少，而有相當勢力的，則推陰陽教教團，教徒不到一〇〇、〇〇〇人，多數聚居於孟買一帶，因為他們在商業場中和經濟舞台上的長袖善舞，故在國家公衆生活上頗佔重要地位；又因為他們最早接受西洋教育，他們乃成為政治和實業兩界的先驅者；航空運輸事業，最好的旅館，都是他們所舉辦。今日尊為陰陽教徒奈洛傑(Dadabhai neoroji)為『印度的偉大老人』。這老人是政治上長輩，生於英皇喬治第四時代，一九一七年喬治第五時溘然長逝，享年九十二歲。他很親密的參加國民大會的初期活動，曾為國家努力推進政治。有許多事情當時許多人以為是不可能的，而他竟辦到了。他是個流利的演說家，一枝筆非常雄健，在國內外為國家奮鬥，印度之有組織的公共生活，此老功勳最偉。奈洛傑是英國議會第一個印度議員。講到實業界，另有一個陰陽教徒坦塔(J.n.tata.)建築了一個坦塔公司(House of Tata)，為印樹立了鋼鐵工業，他復為商業和慈善事業立了不少功績，他是有頭腦有能幹的實業家，生於一八三九年，死於一九〇四年。

陰陽教的老家在波斯，八世紀時波斯人改奉回教，他們遂相率來臨印度。陰陽教倡自波斯瑣羅亞斯德(Zoroaster)，約在紀元前一〇〇〇年，信奉一個神——阿胡馬茲德(Ahurmazd)，崇拜神聖的火。不像個宗教團體，他們死亡後的屍體並不火燒或埋葬，而陳露在『寂塔』(Tower of Silena)給兀鷹和其他猛鳥掠食。

(一)宗教往往左右着社會。它影響印度甚深的利害，而造成了人民顯著的特性。在他們的社會哲學裏，印度教和回教各有它的特別教義，有許多地方彼此的訓誡是正相反對的。但我們不能忘掉，多數的印度回教徒是由印度教一支所傳下來的，所以他們是印度教徒的變形。照一九二一年戶口調查報告，六分之一的回教徒，即使住在判查布，但與印度教徒同種族不同；我們可以追溯他們的祖先到印度土著中與這種征服者為數極少。

階級是印度教所創設的著名制度之一，(二)把印度社會分成幾個社會階級層，遂令全國起了分離的情感，階級制度的起源本有幾種學說，但大多數的因子為種族，宗教，和職業

五二一—二九二

所決定。據印度國勢調查報告稱：『每一個印度人，自呱呱墮地之日，即歸於一個階級，而他的階級，從生至死，決定了他的宗教，社會，經濟和家庭的生活』。這是載入古代『曼紐法』（Low of manu）上。印度社會廣闊的分爲四層階級：（一）爲婆羅門（Brahmins）凡僧侶、官吏、學者屬之，形成最高層的社會階級。（二）爲剎帝利（Kshatriyas）是武士階級，（三）是吠舍（Vaisya），他們是商人工匠階級；（四）是最一種爲首陀（Sudra），他們是奴僕和農奴，是服役以上三個階級的。在印度階級制度四種階級的牆壁以外復有幾種派別統名所謂『不可觸』（Untoucheebles）的賤民，要佔到印度全人口五分之一，共五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希正教的印度人不屑與這些賤民一同飲酒或一起祈禱；他們看賤民是渾身穢褻，在有些地方，賤民不能使用普通村井的水，孩子不准入學，平常不能進寺廟，路上行走時必須老遠的避開他曾見的婆羅門人。但時代的輪正在轉着，這種不平等的黑影，會得慢慢地移開。

甘地做了不少工作以改善被虐待人們的命運，甘地命名他們爲上帝所選，當受特恩的人民。階級勢力太普遍了，即是賤民自己也存在着異樣的觀念，對待自己也分等級。印度的社會被諸級或半階級的色彩所籠罩着。

回教爲力倡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人類平等，與印度教分出層層階級不同。回教樸素簡單，只分二大派：一、爲遜納斯（Sunnis），二、爲瑟斯（Shias），他們因繼承回教首領的權能管轄在方法上所起爭執而分開爲二大派，當時（在六二三年代神發言的預言謨罕默德死亡而後。聖納斯在印度佔相大的優勢。這兩派雖有顯然慣起而爭鬥，但印度的回教比較印度教一般地還是彼此依成相關，一致團結的。回教徒可追蹤於早期中亞細亞的征服者；他們是西北邊疆的帕坦族，現住於印度北部德利和合省，代表着古時回教徒（Saracenic）的一支，其中有少數馬古附和波斯族。判查布有少數移居來的帕塔族，他們小量的陸續跨過邊緣而進入，但大多數的判查布回教徒是印度阿拉人和剎帝利人系統而變換成的，判查布的總理大臣凱姆爵士（Sir Sikander Hyat Khan）便是剎帝利一支的回教徒。

塞克教徒大部分是農業和武士的集團，起源於南克（Guru Nanak），他死於一五三八年，正在馬古爾政權行成之後。塞克教是反對印度某階級的教義而起來的，南克的說教就想在印度教和回教的隙縫間搭一橋樑，藉此大家得以溝通，結果塞克教表現出印度教和回教的特質。像印度教一樣，死後採取火葬制，亦不吃牛肉，與印度教徒通婚。又若回教，他們祇奉一個神，對於偶像並不崇拜，像羅馬教徒似的，可以自由皈依信仰而成爲教徒，他們從出生到死亡不剪頭髮，把鬍鬚也很奇怪地合纏在一起，塞入頭巾裏。塞克教徒宗教的大本營爲『黃金禮拜堂』，在判查布中部阿木里昔爾（Amritsar）城。

耶穌教徒中應注意的就是他們廣大的人民屬於羅馬天主教，○他們最初的轉變得力於葡萄牙和早期的耶穌會的傳道師如葉維危（Trancis Xavier），他是『印度的基督聖徒』屍體倘存在馬拉巴沿岸老果阿（Old Goa）彭救世主教堂中大的石棺內。相傳希臘人用『肉食石』造棺，納屍於棺中，

經數星期則屍被棺食盡，故當時以存棺為名貴。有一件歷史上有趣的事，印度耶教一派中有所謂「聖湯姆斯基督徒」（Chnis Ilans of St. Thomas）大多居於馬拉巴．脫拉凡科（Travancore）和交趾。他們表示已變為托馬斯的基督聖徒，推算年代，托馬斯到印度還在第一世紀，那時英國或西歐簡直還沒有耶穌教這回事呢。

根據戶口調查，印度共有二二五種不同的方言。其中八種或十種俱有最重的政治重要性。一個印度錢的盧比鈔票，「一盧比」這兩個字，在背面要用八種不同的文字寫明，各用自己的字母和音體，英語在大學裏作為教學的普通媒介，故教育界份子多少懂得英語。最普通的語言是印度斯坦（Hincustani 即 urdu）由北印度土語所湊合，這是印度土語中最主要的語言，幾為全印度通行的一種雜語。能講的人遂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多數住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北印度土語以聖斯克力脫作基礎，寫時用奈格萊（Nagari）字母，自左至右。印度斯坦語與北印度土語很有接近的關係，混雜波斯和阿拉伯字，書寫的字用波斯體自右至左，大家宣稱印度斯坦語是回教徒的語言，印度教的語則為北印度土語。這種論調却並不對。印度斯坦語是許多印度教徒的家鄉話，尼赫爵（Pandit Jawahavla nehru）也在裏邊。印度斯坦語存其重要的印度基礎，尼赫爵承認這是十足印度本地話，而無法推出印度以外的。從另一面看，在北印度土語文學中像回教徒哈夏（Aga Hashr）是有名人物。應用印度斯坦語一詞，使得外來的賓朋視為特殊的語言。事實上這名詞用以描寫北印度土語或印度斯坦語，原是通俗的慣用語，沒有什麼分別的。

其他用途廣泛的南方各地，如坦密耳，坦耳葛，卡拿大和馬來亞等語言，他們語言相同，會講的近五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尚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以上講孟加拉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講馬剌搭語（Marathi）一一、〇〇〇、〇〇〇人說古吉拉特語。

這是值得提起的，語言不統一為印度各種族間的大害，可是對宗教間的界限却並無阻礙，一個古吉拉特地方的印度教徒不很懂得馬德拉斯的印度教徒所說的話，倒不如聯合省的回教徒能知孟加拉的回教徒語言。

恐怕印度各種族中最沒有特異顯著的事，如同各種不同的服裝，頭飾和鞋襪了。北方男人普通的衣服，尤其是判查布，不論回教徒或印度教徒，穿的是一種寬大的襯褲兒（Salvar）和下垂一種襯衫名叫佩搭。（Kurta）喀什米爾的印度教教徒喜歡在巧立大（Churidar）衣服變換點小花樣，這不像佐德浦耳（Jodhpur 或稱 Narwar 瑪瓦）土邦人自腰至膝的短袴，牠是緊閉在膝下的。回教的俾路芝斯脫和帕坦族常常穿絲絨短衣，宛若一件佩搭加上了背心；有時復添飾了厚重的金線。遇到慶賀喜事，北方回教徒和印度教徒都穿長衣服，其名曰孝威納（Sherwani）是一件生動絕佳的衣裳，製自最好的絲料或綾緞，並裝着金銀或翡翠白玉的鈕扣，每與巧立大衣一同穿。

全印人民所穿的普通衣服為腰衣（Dhoti）成自一片白布，質料可以是麻紗，棉紗或絲料。從腰下開始披到下面，輒飾以布帛或金銀線的衣邊；腰衣的長度約自四碼至五碼。北

方和講馬剌諸語區域的馬剌夏脫拉（Maharashtra）一帶斯式穿的腰衣用兩腿褶分成兩塊，摺攏於腰帶後面。孟加拉人只摺一邊，另一邊放鬆在前面，由腰衣而變成的一種郎傑（Lungi）正常長二碼，纏在腰間，像爪哇和馬來羣島土人所著之裙。孟加拉回教徒，和南北方的農民廣泛的採用這衣服。

帽子也大大的不同。回教徒所戴的土耳其帽非常別緻，係無緣有黑纓平頂赤色圓錐形的氈帽。回教徒有時也用波斯的安果拉（Angora）帽，形長而狹，普通飾以人造的黑色，灰色或棲色的羊毛。優閒階級的回教徒有時飾以眞的羊毛。頭巾（Turbon）爲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常用的，不過他們的樣子略有不同，帕坦人纏捲他的頭巾成爲小帽，旁査布的回教徒每加以修飾，提高伸出來的邊緣而成雞冠之冠；印度教徒的頭巾各方均齊而漸漸向[illegible]側示，南方人戴的頭巾亦[illegible]形而色白。錫克人所用的頭巾又特別了，他們緊纏於髮結之上，正統派的錫克是不剪髮辮，纏在耳朵上邊。另外一種例外的頭帽是馬拉克脫拉的頭巾，像是這似的樣子。正統的陰陽教徒，有時戴漏斗式的傾斜帽子，要自強韌的綠色羊駝毛，繞飾着幾個點子，形像牛蹄。

鞋子的情形可分三大類，一係帕坦的草履或皮帶履，二爲北方回教徒和許多印度人暨歐洲人所穿的革製鞋子和拖鞋，第三類爲裝飾輝煌尖趾的鞋子，北方的印人穿得很多。這有一種盛行的鞋子爲卓潑爾（Chappal）這是開放式的皮帶履，平跟，用薄的皮帶縛住，有各式的花樣。在雷樑拍脫那的老式印度人常穿木頭鞋，名曰喀雷姆（Karaun）。

這不是不應該的推論，印度女人的賽麗（Sari）可算是世界上女人最美麗的衣服。這衣服要怎樣穿法，每引起外國人的興趣。印度女人覆以賽麗，除肩上以一只針別住外，用不到再加大頭針夾針之類了。穿賽麗要有精明圓熟的技巧。腰間常加上一件裙子，一端先摺入裙帶內，然後周圍繞着麗摺成綢襞，以增美觀而利於行動。另一端通過肩上，有時遮蓋頭部。在馬剌夏脫拉，穿着賽麗有點像腰衣，一端放入兩腿間，摺入腰後，不再有裙子了。至印的貧窮婦女都不着裙，而把賽麗在腰間纏結得很緊牢。賽麗長短不同，長者九碼，短者五碼。旁査布和聯合省女人通常穿賽麗[illegible]纏頭部，孟加拉和馬剌夏脫拉以及南方女子，尤其是[illegible]的一種女子，纔覓賽麗僅通肩膀。

不是全體女人復飾賽麗的。一種飄纓[illegible]的裝束爲下垂的裙子，雷樑拍脫那的馬瓦王邦女人頂喜歡穿。這裙子往往有三十至四十碼寬麗顏色的料作。在北方，特別是旁査布和喀什米爾。女人都穿薄而寬大的褲子，再加一條絲的或羊毛的下垂裙。

一九四三、九、九於[illegible]州

旅黔雜綴（一）

柴陸

貴州風土

前清道光間，貴州糧道郎葆宸，江蘇人，善畫蟹，每尖團一雙，取潤筆費四兩，人呼為「郎螃蟹」；有黔中雜詠十首，記述彼時貴州情形頗詳，錄之如次：

其一云：「黔陽南望路漫漫，相見坡高上下難；（相見坡在施秉縣境內，兩坡相對，中隔小溪，對立如咫尺），所到無非成瘠土，此間不合有貪官；層崖馬去愁泥滑，荒店人來話夜寒；五色雲中春似海，幾番回首憶長安」。

其二云：「九里迴環百雉墉，（省垣九里三分）。滿城亂石積重重；人家就地忽高下，山色撐天各淡濃；十丈鐵雲春黯黯，一川疏雨水溶溶；公餘退食渾無事，管領煙霞付短笻」。

其三云：「四圍村落翠微間，民計曾無片刻閒；放蠶客尋新長樹，（黔民多植橡樹，皆於山上育蠶）。種蕎人上未開山，（山中民皆以蕎麥度日）。沿巖小草花偏艷，遍地危坡石總頑；荒寨夜深聞犬吠，有人踏月趁墟還。」

其四云：「野老黃冠笑語親，相逢多是太平民；政如虎猛終非福，官亦雞廉不礙貧；火耨刀耕風自古，蠻花獠草物皆春；居人作息由來慣，誰向桃源更問津。」

其五云：「信步清遊任所之，偶尋古跡便題詩；白[illegible]寄草陽明洞（洞在脩文縣境）。流水桃花丞相祠；（武侯祠在南明河上，額曰丞相祠堂）。連日雨風茅補屋，幾家門戶竹編籬；歸來天氣初晴候，帶濕煙痕正晚炊」。

其六云：「奉檄千山萬壑中，聞來比戶驗民風；留賓呷酒篙筒碧，（黔民宴客，以酒瓶置席上，中貯細竹筒，互相呷飲，謂之呷酒）。喚婦舂粳稗子紅；（苗居山中，皆以稗子作飯，有終年不米食者）。有屋石皮沿路蓋，無衣柴火合家烘；誰非覆載生成內，邊徼還疑造化窮」。

其七云：「南明河上住年年，風景依稀在目前；盈澗皆因無本水，炎涼不是有情天；（雨大便漲，不日即涸，無論冬夏，冷熱無常）。層巖上越盤盤蹬，碎石中開薄薄田；十二郡城三十縣，女牆多傍亂山邊」。

其八云：「石田收取幾多糧，即遇豐年也類荒；難保孤村無盜賊，須防破屋有牛羊；（竊牛羊賊眾多）。老農盼得秋風熟，稚女擎來野菜香；最是棉花聲價貴，只尋山繭製衣裳。（黔中不產棉花，其價頗貴）」。

其九云：「勸念民依敢自安，山城水漫救荒難；建瓴直下三千丈，移粟爭來十八灘；人已無家成雁戶，屋空有架類牛欄；我儕轉瞬誰能脫，古城老徐州一例看。（道光年辛酉歲端五月大雨，省城內外皆被水，撫軍嵩[illegible]士先生，率屬冒雨勸災，遍查被淹戶口，廣為賑濟。）」

其十云：「有苗遍繞夜郎城，八十餘家舊有名；花布裙裁雲五色，（苗女皆服五色花布短裙）。蘆笙人唱月三更；（苗俗於元宵吹蘆笙以結婚姻，謂之跳月）。禮文跪拜曾能會，訟獄言辭半未明；寄語宰官勤撫字，堯階干羽八風平」

鐵泉之醫學的研究

陳炎冰

一、鐵泉之定義與分類

鑛泉水一公升中，含鐵鹽類〇・〇一公分以上者，稱鐵泉（Iron Springs）。

鐵泉，可分為碳酸鐵泉（Iron carbonate springs）與硫酸鐵泉（Iron sulphate springs）。二者雖同屬鐵泉，惟其本質之構成略異，茲分別述如次：

甲、碳酸鐵泉

泉水一公升中，含低鐵游子（Fe^{++}）〇・〇一公分以下，而陰游子則以酸性碳酸游子（HCO_3^-）為主成分，結合時，在鹽類表為構成酸性碳酸亞鐵（$Fe(HCO_3)_2$）者，稱碳酸鐵泉。

本泉如含有遊離碳酸（CO2）千分之一以上時，稱為「含碳酸的碳酸鐵泉」（Iron carbndioxated springs）。

本泉又依其所含之他種成分，而可作一分類表如下：

	陰游子	陽游子
(1)單純碳酸鐵泉	HCO_3^-	Fe^{++}
(2)土類碳酸鐵泉		
純土類碳酸鐵泉	HCO_3^-	Fe^{++} $Ca^{++}Mg^{++}$
土類食鹽性碳酸鐵泉	$Cl^-HCO_3^-$	$Fe^{++}Na^++Ca^{++}Mg^{++}$
土類硫酸鈉性碳酸鐵泉	$HCO_3^-SO_4^{--}$	$Fe^{++}Na^++Ca^{++}Mg^{++}$
(3)鹼性碳酸鐵泉		
純鹼性碳酸鐵泉	HCO_3^-	Fe^{++} Na^+
食鹽鹼性碳酸鐵泉	$Cl^-HCO_3^-$	$Fe^{++}Na^+$
硫酸鈉鹼性碳酸鐵泉	$HCO_3^-SO_4^{--}$	$Fe^{++}Na^+$
硫酸鈉食鹽鹼性碳酸鐵泉	$Cl^-HCO_3^-SO_4^{--}$	$Fe^{++}Na^+$
土類鹼性碳酸鐵泉	HCO_3^-	$Fe^{++}Na^++Ca^{++}Mg^{++}$
(4)食鹽碳酸鐵泉	$Cl^-HCO_3^-$	$Fe^{++}Na^+$
(5)苦味性碳酸鐵泉	$HCO_3^-SO_4^{--}$	Fe^{++} $Ca^{++}Mg^{++}$

乙、硫酸鐵泉

泉水一公升中，含低鐵游子（Fe^{++}）或高鐵游子（Fe^{+++}）〇・〇一公分以上，而陰游子則以硫酸游子（SO_4^{--}）為主成分，結合時，在鹽類表構成硫酸低鐵（Fe4sO）或硫酸鐵（$Fe_2(SO_4)_3$）者，稱硫酸鐵泉，又名綠礬泉（Vitriol springs）。如有微量之遊離鑛酸存在時，亦屬此泉。

本泉如含硫酸低鐵不滿千分之一者，稱弱硫酸鐵泉（weak vitriol springs）。

本泉每含其他成分，故可細別如次：

（a）酸性硫酸鐵泉（Acipol vitriol springs）含奮

量之遊離氫游子（H^{+}）（遊離鑛酸）。

（b）酸性明礬硫酸鐵泉　含多量之鋁游子（Al^{+++}）及遊離鑛酸。

（c）明礬硫酸鐵泉　含著量之鋁遊子，而保鹽類表構成硫酸低鐵與硫酸鋁。

（d）砷硫酸鐵泉（Arsenic vitriol springs）含有酸性砷酸游子（$HAsO_4$）。

（e）硫化氫硫酸鐵泉　含有硫化氫（H_2S）。

（f）石膏性硫酸鐵泉（Sulphated vitriol springs）含多量之鈣游子（Ca^{++}）。

二、鐵泉之特性

甲、碳酸鐵泉之成因與其特性

碳酸鐵泉，是由於結晶岩水成岩被碳酸、鹽酸、硫酸等溶解其中之鐵質所生成者。

碳酸鐵泉，一般為低溫度，其屬高溫者甚少，泉水無色無臭，略帶墨水樣收斂性味；惟碳酸味常較強，故飲時無不快之感；倘該泉中含有「土類」「鹼」「食鹽」「苦味鹽」等之副成分時，其味自各不同。

碳酸鐵泉所含之鐵，為二價型之酸性碳酸低鐵（$Fe(HCO_3)_2$），泉水湧出後，遇空氣中之氧，則被氧化而放散碳酸，變為三價型之酸性碳酸鐵（$Fe(HCO_3)_3$），結成不溶解性之黃褐色沉澱，飲之不能吸收，故已消失其藥物的作用；倘泉水加入少量的鹽酸時，則碳酸鐵的氧化作用與沉澱，均可減少。

乙、硫酸鐵泉之特性

硫酸鐵泉，多湧出於火山地方，故其發生自與火山作用有密切的關係，日本方面特多，歐洲則少見。

查碳酸鐵泉之陰游子，是以酸性碳酸游子為主成分；而硫酸鐵泉，則以硫酸游子為主成分，其含鐵量比碳酸鐵泉為多，常有達至千分一以上者；且鐵之沉澱甚少，因其每含有遊離鑛酸，而有阻止氧化之作用，此亦即二者不同之特點。

三、飲鐵泉之效能與適應症

甲、鐵泉之作用

鐵泉係因其含有種種之副成分，故對於人體之作用，不能盡同，茲將碳酸鐵泉與硫酸鐵泉二者之一般的效能，略述如次：

（1）造血作用　鐵劑，為貧血症常用的處方，不獨可為血色素形成之材料，且能刺戟造血臟器以促赤血球之新生；惟吾人日常食物中之有機體所含之鐵分，已足供血液材料之必需量。鐵泉療法之意義，是在其吸入體內作為促進氧化之一種觸媒體的作用，而有改善物質代謝與助長血液生成之效能；是故對於貧血症，萎黃症之應用，不獨可增加其血色素與赤血球，且能亢進食慾，增加體重，而獲治療之效果。

查高山之空氣，較平地為稀薄，且含氧亦較少，已由醫學者證明其有促進赤血球增生之作用；如鐵泉位於高山，則其造血的功能，自益顯著。

據 Heubner 氏報告：普遍飲鐵泉之一日量（六〇〇——一〇〇〇公撮），所含之鐵，甚不過〇．〇二——〇．〇三公分，以此微量之鐵，吸入體內，其藥效果何在乎？實因鐵泉含有極微量之銅與錳在其中，而有助鐵之造血作用與觸媒

五二一—二九八

作用之偉效云。

（2）對於胃腸之影響　純粹之碳酸鐵泉，略有妨礙胃腸消化及鎮靜腸蠕動之作用，故對於有消化不良之傾向者，易惹起胃壓迫感、腹痛、便秘等症狀，尤以飲冷泉時為甚，然加溫飲之則能減少此不快感。

碳酸鐵泉如含有食鹽、鹼鹽、苦味鹽、遊離碳酸等副成分，則無妨礙於消化的機能，且能亢進食慾，增加腸蠕動，以匡正鐵泉便秘之傾向，是故對於貧血併發症之食慾不振、機能性消化不良、便秘等，殊宜飲用之。

在飲泉期間，排出黑色糞，即因鐵在腸下段變成硫化鐵之故；神經質之患者每驚為腸出血之症狀，故宜預為解釋之。

（3）在飲泉期間，每見尿素排量增加，體溫略昇（○・五——一・○度），脈搏較速等現象；但對人體無妨，不必過慮！

乙、飲泉之注意

（1）飲泉場所　親臨泉源處，汲飲新湧出之泉水，其效果最佳，若經時過久，則碳酸鐵泉所含之酸性碳酸低鐵，因氧化而沉澱，變為水不溶解之酸性碳酸鐵，飲之不能吸收，全失其效能；惟硫酸鐵泉則甚少沉澱，故裝運遠處飲用可保存數週而不變質，蓋因其每含有遊離鑛酸，有阻止鐵之氧化作用故也。

（2）飲泉法　汲取泉水盛於杯內，可用玻璃管或麥草桿（S[illegible]）吸飲之；惟勿由杯直接喝飲，因恐鐵質與口腔粘膜之蛋白質結成黑色沉澱，染黑牙齒，殊不雅觀。

（3）飲泉時刻　在進餐中或進餐之後飲泉，最為適宜，因此時胃液分泌正旺盛，鐵質不能沉澱，易於吸收；而且可避免其刺戟胃粘膜與妨礙胃腸機能之缺點。

（4）飲泉溫度　飲泉後如覺胃壓迫感或腹痛時，則勿飲冷泉，應加溫飲之！

（5）飲泉分量　一般碳酸鐵泉之鐵量較少，故可飲用較大量；通常在午餐飲三百至四百公撮，晚餐飲二百至三百公撮。

硫酸鐵泉之含鐵量較多於碳酸鐵泉，又除含二價型或三價型之鐵外，每每含砷、明礬、硫化氫、及遊離鑛酸等，有治療價值之副成分，故飲量宜較少，通常一次量為二十至五十公撮，一日之全量為一百至二百公撮。

（6）飲泉次數　一日分數次飲之。

（7）治療期　通常以飲泉四週至十二週為一治療期；或先飲三週，停飲一至二週，其後再飲三週，又停一至二週；如此反覆飲之，最為適宜。

丙、飲泉之適應症與禁忌症

（1）適應症　各種貧血、萎黃病、病後衰弱症、婦科疾患等。

（2）禁忌症　各種熱性疾患，胃卡他兒、胃腸潰瘍、肺結核病、小循環障礙之心臟病等。

四、鐵泉浴之效能與適應症

甲、鐵泉浴之作用

（1）碳酸鐵泉，從來以用作飲泉療法為主，其應用於浴治療法者少；然一般溫泉之含有碳酸、硫黃、碘、砷等成分者，浴用均能通過皮膚，吸入體內，以發揮其功能；鐵，

五二一—二九九

自不能例外。據 Jungmann 氏研究報告：碳酸鐵泉浴法，是否飲法同具有碳酸與鐵之兩種作用；至於入浴法，則與碳酸泉浴法相同云。：

（2）硫酸鐵泉浴法，盛行於日本，其功能與碳泉同云更如兼含砷者，則其同透入皮膚，活動於造血臟器，使血液之再生益為顯著。又含明礬者，兼有收斂之作用。含鐵酸者，兼有消毒及腐蝕之作用。

乙、適應症

（1）碳酸鐵泉　貧血、萎黃病、官能性神經疾患、神經性心臟病、慢性婦人及男子生殖器諸病（月經困難、慢性子宮肌炎、流產之傾向、不姙症、遺精、精液漏、陰萎等）。

（2）硫酸鐵泉　貧血、萎黃病、慢性僂痲質斯（慢性婦人生殖器病、神經痛、腺病質等。

（3）鹽硫鐵泉　貧血、營養不足、各病恢復期、神經痛、官能性神經疾患、僂痲質斯等。

（4）含砷硫酸鐵泉　貧血、萎黃病、神經痛、慢性僂痲質斯。

（5）性明礬硫酸鐵泉　下腿潰瘍、手足多汗症、慢性泌尿器及生殖器病、慢性僂痲質斯、皮膚病等。

（6）硫化錳硫酸鐵泉慢性皮膚病（寄生性皮膚病最有效），梅毒、慢性僂痲質斯、腺病質、神經痛、慢性婦人生殖器病、各病緩解性恢復期等。

（完）

重慶興業印書館

承印各種印件

出品精良　·　納期不悞

廠址：南關下浩覺寧街五號

通訊處：望龍門芭蕉園二十五號

編者與讀者

亭子山在什麼地方？恐怕沒有人可以立刻答復。然而這山並不遠，就在成渝公路上距金剛坡不到五華里的地方。如果自重慶前往一游，則乘公路局客車到金剛坡，不過二小時的光景。有兩個整天的功夫，便可以暢游各處，至次日上午就可以歸來了。我們讀了程俊波先生的『遊亭子山記』一文，最同意下面幾句話，他的友人張文長君說：『這大後方的四川，隨地都是風景，只要有遊興，就是一邱一壑，也有它的自然美麗。……』我們期望此文登出後，能夠吸引若干人士的游蹤。

我們讀了戴文賽先生的『歸途』，大家準會有同樣的感覺，這眞是一回不平凡的旅行。他親眼看見護航隊後頭的一條船中了魚雷，當即立沉沒。晚上不敢脫衣睡覺，時刻留心，等着命令。這樣經過了六天，才到加拿大，脫離危險區域。從加到紐約，再往前行進，過巴拿馬運河口，抵加利福尼亞的聖柏特羅，游洛杉磯，好萊塢，又開始橫渡太平洋。訪問了檀香山和珍珠港，到南太平洋中的一翠小島——斐枝。復經過紐加錫，檳榔，仰光，一直到臘戍，才坐飛機到昆明。舟中三個月的生活，寫來十分有趣，很不平凡。戴先生回國時，尚在敵人偷襲珍珠港以前，當然，此後由中國去美去英，要格外困難了。又此文於今年春天寄來，因爲桂林疏散，本誌遷渝出版的關係，到這一期才發表，我們應向作者和讀者一併道歉的。

劉平格先生所寫的『北征後寫』，是一種在行伍裏的報導文字，既活潑，又有趣味，看了令人感奮。現在中央正在推動知識份子從軍，這些可以說是軍中生活素描，青年們看了當格外興奮。在『北雁南飛』一節中，他寫了一封給友人的信：『……我現在駐在的地方，距離敵人的據點，只有二十華里，登高一望，幾個山頭的敵人的蓬帳，歷歷在目。這在你們想起來，或許要替我捏一把汗，然而，朋友，請放心，這裏的生活很舒適，很緊張，具有人的生活的眞意義和趣味。也並不如我們在後方時所想像的那樣可怕。……』眞的，從軍卻『具有人的生活的眞意義和趣味』，一切是不平凡的。劉先生來稿約摸有二十篇，我們已經登過好幾篇，好在他所寫的都自成段落，不相銜接，所以閱讀起來並無前後不相聯貫的地方。

戰時的首都，倫敦改觀了，重慶是怎樣？華盛頓又是怎樣？大家都很關心着。我們從報章雜誌中可以看到一切。惟有久居在這個城市中的人或許一點都看不出！因爲所見所聞的，太不覺得新奇了。『今日的莫斯科』一文，是告訴你蘇聯戰時首都的情狀，等公共汽車排班，到拍賣行買賣物品，不是和重慶一樣嗎？最可笑的，是值價八千餘美金的金紙烟盒，始終沒有人問津，重慶拍賣行中，不是也有無人過問的高價陳列品嗎？我們希望初到重慶的本誌讀者，作一篇『今日的重慶』，以陌生眼光來窺視一切，寫出極有趣味的作品來。

印度問題，素爲世人矚目。由於中印航線的開闢，使我們和印度的距離大大的縮短，兩國官民的交往愈繁，彼此關切的程度也愈深刻。周倚先生的「印度的種族、宗教、服裝」，可以幫助我們對於印度的認識，知道爲甚麼印度內在的矛盾，至今還沒法消除！

百齡牌

毛刷　絲綿

出品

新華製刷公司
懋成絲綿廠

門市部：重慶民族路棉花街一號
廠址：重慶南岸覺林寺街

五二一一三〇二